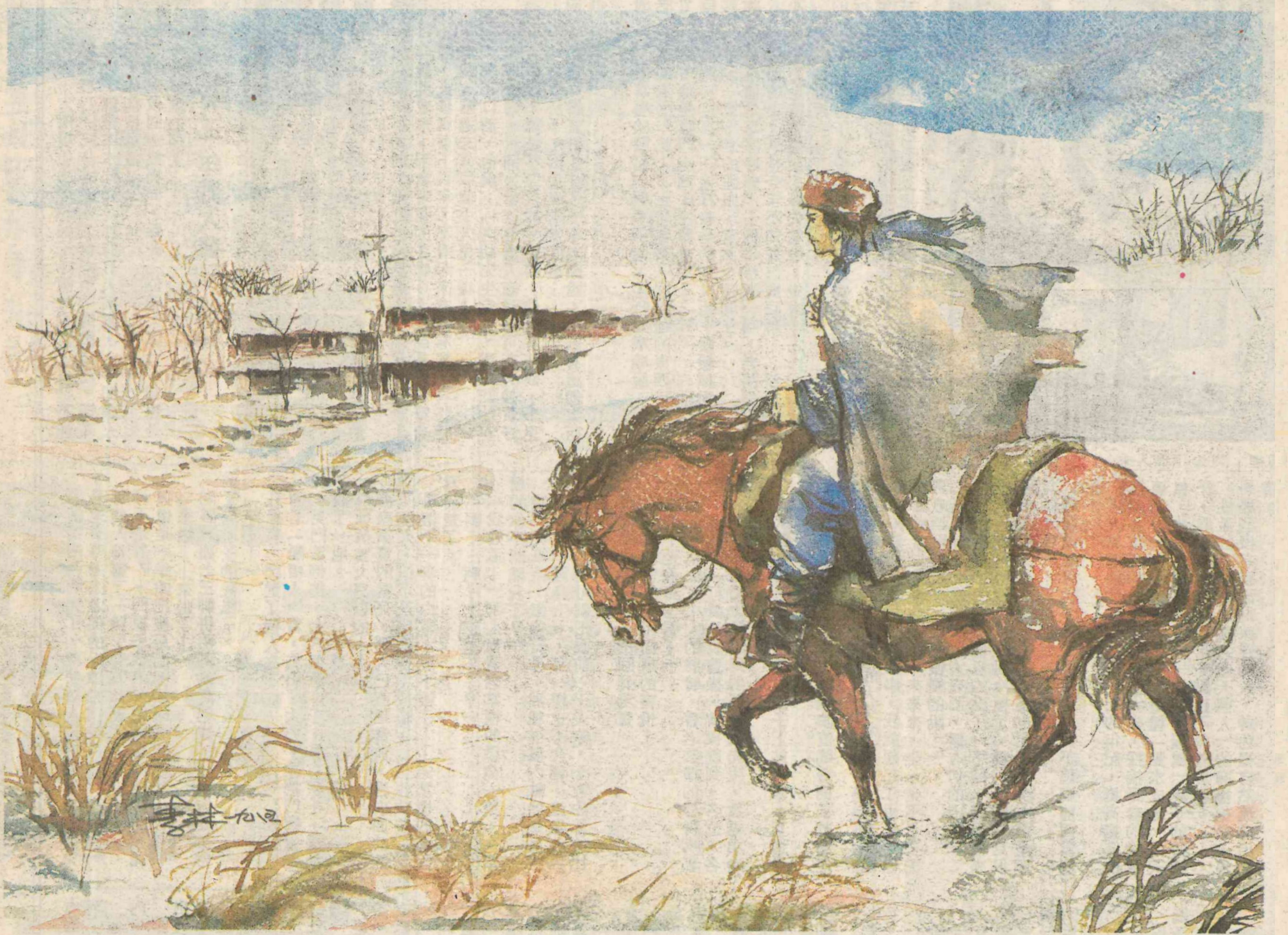
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謹以此文深深悼念
論交二十六年的 古龍兄，
願他九泉之下豪氣依舊。
～作者敬悼

● 文／蕭逸
● 圖／李林
● 題字／陳搏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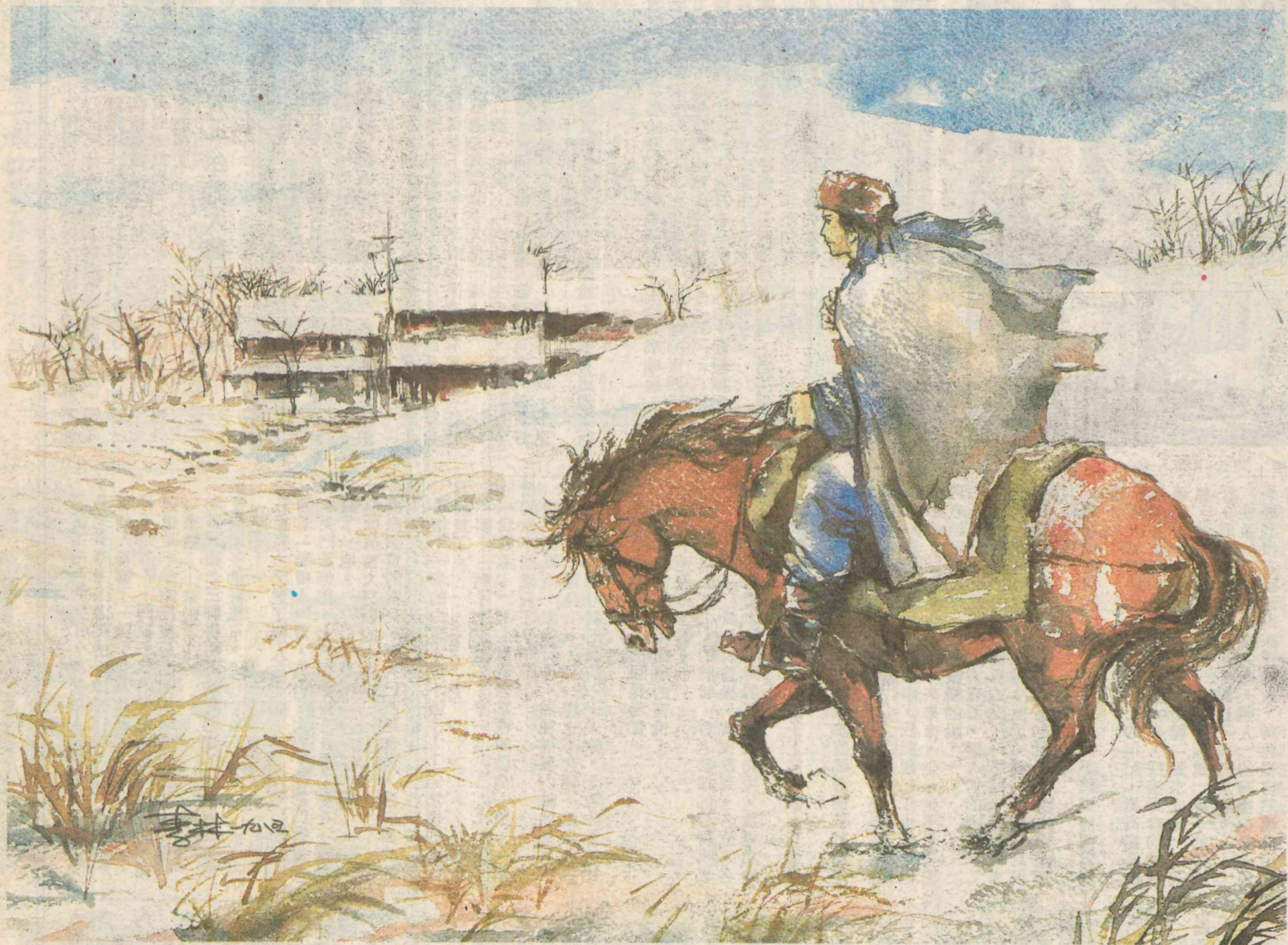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蕭逸最新武俠力作
・本期起連載

天岸馬

1

謹以此文深深悼念
論交二十六年的 古龍兄，
願他九泉之下豪氣依舊。
～作者敬悼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話說寧州▽

都說這個地方「荒」的厲害。一面是巍巍高山，一面是千里雪原。交多數九的穹天，大江大河都叫冰封死了，眼睛看得見的地方，全是白的，漫天無際的皚皚白雲，針扎眼珠子那種刺眼的「白」……那有什麼人家哪？老天！

〇　〇　〇

想當年安祿山起兵造反、唐肅宗即位稱帝，都離不開這個地方。就說是成吉斯汗起兵滅西夏吧，大軍也曾在此盤桓……。人的嘴要多刁有多刁，明明是個窮地方，幾乎是「不毛之地」了，還硬要說是什麼「塞上天府」，眞是——

當然，話又說回來，那可也得看怎麼的比法兒？跟中原大陸自然不能比了，要是跟西藏沙漠比，却又勝似多多。

「塞上天府」就「塞上天府」吧。

〇　〇　〇

爐火正旺，紅通通的……映照着的每一張臉，都像是喝醉了酒那麼的「酡紅」。

四面門窗懸掛着厚的棉花簾子，惟恐著把屋裏的這股子暖和勁兒放走了。

掌上了一罩燈，曹老掌櫃的出著長氣兒，就著火邊上坐下來，今兒個他可眞累的「夠嗆」！

灶台上貼着玉米餅子，鍋裏燉着粥、燉着肉，一時香氣四溢……這會子嗅着這個味兒，眞讓人垂涎三尺，可是要多饞人有多饞人……

前道雪崩，道路不通，十幾個客商行旅一下子都困在了老掌櫃這個「金沙客棧」裏，看樣子一時半時還不能走動。

「陰天打孩子」——閒着也是閒着。

東扯葫蘆西扯瓢，這就胡扯起來——

「那還是老老年的事」，老掌櫃的思索着說：「是壬午年吧——前面雪崩過一回……」

七八個大小夥子，扇面兒般的圍爐坐着。

老掌櫃的往火爐加上一把柴，火勢更旺，竄起來的火苗子總有丈把高，差一點就燎着他的眉毛。

「那一次雪崩，可厲害啦——」老掌櫃的說：「要不是打賀蘭目山來的那幫駱駝客人合力動手，眞不知要磨到什麼時候……就那樣，也忙了二十來天，才把路打通了。」

一聽說二十來天，大家夥可都傻了臉。

「要……這麼久？」

李老七伸長了頸子，直翻着白眼兒：「要是這樣，我他媽的乾脆死在這裏算啦——」

「我老婆還等我回去過年吃團圓飯呢！」劉小個子睜開了眼嚷着：「他姐的——這下子全都完啦！」

附近有個地方叫「花吊池子」，產鹽，大夥兒都是幹鹽生意的，不過碰着了眼前這種天氣，也叫「沒轍」。

大家夥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亂糟糟的吵成了一團。

——可就吵了人家的清靜了。

正在一旁打盹兒的那個老文生，懶洋洋的睜開了惺忪睡眼……「他」有氣喘的病，每年都要發上幾回，像是眼前這種天，發起來可就更厲害。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交多以來，他就賴在了老掌櫃店裏，看樣子暫時還不想走。

黃蠟蠟的一張瘦臉子，去皮寡肉，人是滿溜溜的「瘦」，倒是身上那件袍子，火紅的面子玄狐狸兒，看上去還值幾文。人是衣裳、佛是金裝。就衝着這身衣裳，誰也不能小瞧了他老人家。

這般年歲，身上還帶着病，像是什麼也提不起勁頭兒，正是百無聊賴。既不想走，雪不雪崩，與他無干——這就翻過身子來，背向着火，繼續打着他的盹兒。

溯風呼呼，飈起來的雪珠子打在桑皮紙窗戶上，唰啦啦洒豆子那般的響着。

天色越黯，雲層益低。

遠處傳過來餓狼的長嗥——，幾隻兀鷹，團團打轉，祇是在眼前這種雪窪子裏低飛盤旋，嘴裏發着「嗤—嗤—」的嘎叫聲音，無限淒厲——

又何止淒厲而已！

○　○　○

風雪不止，鶩鷹怒盤。

五十里內外，罕有人迹。

却有貴客在此盤桓「打尖」——

那一桿插落在雪斗正裏的杏黃色三角長旗，滾龍纏金，中嵌「欽差」二字，不正啻說明了來客「高高在上」，不同凡俗的身份。

「欽差大臣」「總制三邊」外加「威寧伯」的天子賜爵，任何一樣抖出來，都够瞧的，都能把小老百姓活活壓死，更何況三位一體，集大權於一身?!

官大人王越，總制三邊，開府固原，這一趟奉旨採辦，路過寧州，歸途偏偏遇上了暴風雪，前道雪崩，固不足畏，自有地方州府儘快打通。却是如此就誤了行期，令人可惱。

雖說是輕衣簡從，王大人一行車駕，却也人數不少。

上上下下幾十個人，一古腦都湧到了老掌櫃的「金沙客棧」，包下了所有後院的五間上屋。隨行的小隊子親兵，由個姓方的「鎮撫」帶領，就在雪地裏搭了個羊皮大帳，露雪而居，負責內外的警戒任務。

五十人所居住的後面院子，關防重地，自是不能掉以輕心。三步一崗、五步一哨，進出來往，通名報姓，就是茶水飲食，亦有專人接應，一干閒雜人等，休能擅越雷池。

官兒做到這般場面，雖非「位極人臣」，却也是十分够瞧的了……

△千年野人參▽

雙手捧着「老二白」的大花酒碗，曹老掌櫃的一「咕咚！」嚥了一口，許是多喝了點兒，連眼珠子都紅了。

「我說……」歪着個腦袋，老掌櫃的思索着：「說到那兒啦！」

「說到高山野人參！」劉小個子伸著脖子：「說是有千年成形、成精的！」

「成精不成精，誰可也沒見過！」老掌櫃的說：「說到成形，那我可見的多啦……別說是千年野參啦，人參祇要上百年，都看起來有模有樣，有胳膊有腿，瞧過去眞跟個小人兒一樣！」

喝了口酒，他說：「老胡先生走啦，這一回他空來了一趟，說到人參，他老人家是寧可花大錢買好人參的，越是年份久的，好的，他越肯花錢，千兒八百兩銀子，對他滿不當回事……」

「可誰賣給他吶？」李老頭說：「誰有這個東西？」

「有……有人！」

老掌櫃的豎起一個手指頭，沙啞着喉嚨說：「有個姓孟的年輕人，每年都來一回，他的東西可大啦……他是專門上高山採野參的……」

聽到這裏，一邊打瞌睡的老文生，緩緩掉過了身子，一雙打睡的睡眼，竟然也睜開了。

「他是專採好參——每年都來一回，老胡先生專買他的參，祇是今年不知是怎麼回事……沒來，老胡先生撲了個空，可失望啦，走啦——」

外面風大極了。

整個房子都像似在搖動，轟轟聲不絕於耳，聽起來怪嚇人的。

這般風雪不知還要持續幾時？

天色約莫着說是黑了，風勢裏奔雜着野狼的長嗥，給人的感覺，正合適於眼前的「圍爐夜話」……。



狂風裡，閃進了個人來。

老掌櫃的酒喝光了，支使著人去給他拿酒的當兒，驀地裏傳過來急促的一陣拍門聲。

每個人都嚇了一跳，豎耳傾聽——

可不是?!——門板子被搗得通通響，那種手勁兒，眞像是一拳頭把整扇門都給砸破開來。

「來啦——來啦——」

老夥計謝七三脚併兩脚的趕過去，房門方啓，帶進了滿屋子的狂風。

「呼——」

狂風裏，閃進了個人來。

謝七「嗳唷！」着，施出了大力，才把門關上，却祇見門簾倒捲，七八個燈斗子，亂打秋千，燈油子洒了一地。

眞像個雪人兒似的——

滿座震驚的當兒，那人已直趨當前，迎向面前的熊熊爐火，迫不及待的伸手取暖！

甩落下一身的白雪，脫下帽子——老掌櫃的這才看清楚了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這是……？」

「我姓孟！」那人衝着老掌櫃的微微一笑：「掌櫃的你不認識我了？」

腰幹兒筆直，氣宇軒昂，那種湛湛內斂的眼神，身子骨架，週身上下，那一樣也不含糊，直覺的「鶴立雞羣」，可就把眼前一干人等，全數的都給比了下去。

彷彿由夢境裏一下子回到現實。

老掌櫃的眞有說不出來的喜悅——

「那不是孟兄弟嗎！」

一下子抱住了來人的膀臂，曹老掌櫃的喜得嘴都閉不攏來：「可眞是說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各位、各位——這就是剛才我說到的那位孟先生，孟老弟台——」

大家夥哄然而樂，各個由位子上站起來，互道景仰。

姓孟的却是一聲不響，拿眼睛直瞄着面前的曹老掌櫃，模樣兒透着希罕。

「呵呵……」曹老掌櫃的大笑着說：「是這麼回事，大家夥剛才提到人參的事，我就想起了孟兄弟你跟那位老胡先生來啦——來來來，坐、坐下……先弄壺酒暖和暖和，咱們慢慢的說！」

老夥計謝七送過來一大壺酒，還有切的肉。

孟先生這才明白，會意的點了一下頭，接過酒來喝了一口，他說：「外面冷極了，我一路來看見很多家畜被凍死，連天上的飛鳥也死了不少，眞是罕見的大風雪！可憐那些沒有家的人……」

老掌櫃接着說：「那可不是，要不怎麼前面雪崩呢！」

各人見這姓孟的，二十六、七的年紀，挺高挺高的個頭，也許是多年攀越高山大嶺，採摘野參的緣故練就了一身好身子骨架兒，這種「點水成冰」的天氣，他身上却僅僅穿着一件「猩猩絨」裏子的衿袍子，看起來輕爽俐落，一點也不覺着臃腫。

姓孟的更似有那種「悲天憫人」的胸襟抱負，提到那些沒有家淪爲凍殍的人，神色裡自然流露出同情。

各人才知道，他這一路賙濟了不少窮人，身上僅有的百十兩銀子都散光了，僅僅隨身的，祇有背上囊子裏採自雪山的高山野參，數目却是不清楚！

他的口風很緊，很少說話，似乎包括老掌櫃的在內，對他所知道的也不够多。

誰都知道採摘人參這行職業，危險性極大，平日出沒深山大嶺，日與虎豹毒蛇爲伍，弄不好便是命不保，却又常常徒勞往返，難有所獲。這行業全憑精幹長者的帶領，結隊入山，更要有幾分運氣，庶幾乃可避免空手而回。像眼前姓孟的這樣單身獨往，設非其中有超乎常人的能耐眼光，簡直諱莫如深……令人不可思議。

吃下了兩大張餅，又喝了兩碗粥，姓孟的越見沉着，便自恢復了他的奕奕神采。

老掌櫃特意走到他身邊坐下來：「你這一趟撲空了，老胡先生等不及，他走啦！」

姓孟的微微一呆——

「什麼時候……？」

「走了半個多月啦！這一趟你來晚了！」

孟先生聆聽之下，微微現出失落的表情。

「臨走的時候老胡先生要我帶話給你——」曹老掌櫃的眼巴巴的看着他：「叫你到關裏『老松客棧』找他去，在那裡，他還能等你半個月，過了時間，他可又要走啦！」

算了時間，已經過去了。

「來不及了！」孟先生微似失望的笑了笑：「這一趟遇見了些別的事，又碰上了暴風雪，耽誤了。」

「那可也是！」老掌櫃的說：「前面又雪崩了，急也急不來，孟兄弟你先住着，一兩天路通了，再託人問問，看看還能找着他不能……倒是你手裏的貨……？」

「有！」一面說，孟先生隨即解下了背上的囊子

大家夥眼睛都睜大了，直直的盯着姓孟的手上囊子？眼睛裏流露出貪婪的覬覦。

幾次買賣，都是老掌櫃的居間轉手，孟先生對他自無見外多疑，即自囊子裏拿出了個小小綢子包兒。

老掌櫃的接過來，笑說：「大家夥這就開開眼吧！」

○　○　○

却祇是孤單一支。

活像個小人兒模樣，頭首四肢全具，看看有八、九寸長短，雞蛋那般粗細，通體上下遍體金黃，却生滿了長長鬚毛。

老掌櫃的「啊！」了一聲，托着參的一雙手微微顫抖着：「好……東西，總有千年以上吧……」

孟先生微微一笑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就手接了過來，正待收起，却由斜揹裏傳過來一個聲音——

「慢着！」

敢情是那個年老的文生。

惺忪的一雙睡眼，早已睜大了，再無絲毫睡意，祇是喘息不止，像是較之先前喘得更厲害了。

「老胡先生既然已走……就賣給我吧！」

曹老掌櫃的吃了一驚：「你老人家……？」

轉過身來向孟先生介紹說：「這是秦老先生！」

「老朽秦風……」秦老先生抱起了一雙瘦手：「孟先生大名……」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「孟寒沙。」

「貨不用再看了……」秦老先生喘了一口說：「孟兄弟，你就報個價吧！」

「你老人家是個參客？」

「不……我自己用……」

秦老頭兒喘了一會，吶吶接道：「這個行市我也不清楚，這麼吧，我此行……身邊有兩百多兩銀子，你看……這個數目？」

一旁的曹老掌櫃聽到這裏，忍不住呵呵大笑起來，「誰都知道，這是價值千金的東西，他的『三百兩銀子』簡直是在開玩笑。」

舉座轟然大笑聲中，年輕的賣參人孟寒沙却是一聲不響。

接着他站起來，來回走了幾步，頗似在認眞考慮這個問題——「賣」或是「不賣」！

漸漸的笑聲消失！

每個人都用着無比驚異的眼神，向他注視着。

孟寒沙忽然定住了身子。

「賣給你了！」

△小毛驢▽

服參之後的秦老人，顯然有了奇妙的改變……

爐火明滅，閃爍照耀着他那張去皮寡肉的瘦臉，眞像是神蹟一般，他竟自不再喘哮。那雙深深陷在眶子裏的眸子，較諸先時也似有了光彩。

孟寒沙不覺臉上興起了微微笑容……。

曹老掌櫃拍着巴掌說：「行了，還是眞靈！不喘了——?!」

微微點了一下頭，秦老人慢吞吞的說：「是見了點效，不過……」目光抬起來向着孟寒沙看了一眼：「這還得謝謝孟老弟台……」

孟寒沙輕輕哼了一聲：「你用參很謹愼吃的很少……」

「這種病，不能多用……」老人家：「這支參足能服用一個多天……看看明年春上再犯不犯，才能知道是不是眞的就見好了……」



孟寒沙銳利的目光，直逼老人：「所謂的『九更秋露』……?!」

「這麼說，你老人家這個病，不單純是氣喘了，怕是還別有原因吧？」

秦老人沒有吭聲，平和的眼神，向對方靜靜望着：「孟先生還懂得醫術……倒是難能，依你看呢？」

「怕是招了寒露！」孟寒沙銳利的目光，直直逼向老人：「所謂的『九更秋露』……?!」

秦老人呆了一呆，淸癯的臉上泛起了一絲苦笑，雖然沒說什麼，眼神兒裏却不自禁的流露出幾分讚許。

爐火閃爍，晃動着每個人的臉，光晦分明，各有輪廓，風勢已停，大地欲眠。

除了狼的長嗥之外，再沒有一些兒聲音。

端詳着孟寒沙的臉盤兒，秦老人剛要說些什麼，却似意外的聽見了些什麼……。

各人隨後也都聽見了。

像是拴在駱駝頸子上的串鈴兒，祇是聲音却更爲柔和。

「叮——叮——」，聲音清脆、悠遠，倒像是頭小毛驢兒。

耳聽着由遠而近，看看已來到了門前。

△銀髮鬼母

來客竟是「坤」道二人。

新鮮的是連人帶驢一併都進來了。

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婆，一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。

瞧瞧那一身的雪！

大家夥的眼睛全都看直了。

老人家敢情是「凍」著了，整個身子都倒在驢背上，一頭白髮，打驢脖子垂下來，總有尺把長，還是一雙小脚，這種天，可是難爲了她……。

大姑娘可是挺有精神。

高眺的個頭兒，單眉杏眼，細腰豐臀，尤其是那雙眼睛，水汪汪的好像會說話似的，滴溜溜那麼一轉，滿屋裡全照顧了。

曹老掌櫃的邋遢著走過去：「這是……？」

「我娘凍着了……前面雪崩，路不通，祇有住在這裡了，掌櫃的，麻煩你給預備一間上房吧！」

一口京片子，聽來極是悅耳。

大家夥的眼睛，情不自禁的全都「釘」在了她的身上，聽她這麼一說，更是不待招呼，立刻跟過去兩個人，攙扶着老婆婆下了驢背。

客棧幾間上房，都包給了後院的貴客，曹掌櫃的已無意再留住客人，祇是眼前情形，他却無能拒絕，一面吩咐老夥計謝二準備房子，自已親自動手，爲老婆婆沏了一碗紅糖薑水。

「這種天，妳們母女倆往外跑，身邊又沒個男人跟着，可眞是太危險了，姑娘貴姓？」

「葉！」

說時，大姑娘又落落大方的，自對方手上接過了薑汁，道了聲謝。

伸手接碗的當兒，露出了細膩白皙的一截手腕，——一只碧森森的翠玉鐲子，不小心打袖子裡滑了出來，突然落在各人眼裡，却是刺眼得緊。

大姑娘把鐲子往袖裡塞了塞，輕輕搖晃着老婆婆說：「娘，您醒醒！喝點薑湯吧！」

劉小個子好心的又撐過一盞燈來。

婆娑的燈光影裡，那個老婆婆方自緩緩抬起了頭來，——白卡卡的一張瘦臉，却於左前額上，生有一塊暗紅色的胎記，襯着一頭披著的白髮，乍瞧之下，那樣子眞像個鬼……。

怎麼也想不到，這鬼樣醜陋的老婆婆，竟然會生出眼前如此標致的女兒！

看到這裡，秦老人一聲不吭的站起來，悄悄轉身而去。

夜深了！

下期待續

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- 文／蕭逸
- 圖／李林
- 題字／陳搏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2

《前情提要》

時正天寒，雪崩封道，來往旅客及欽差大人王越一行都在「金沙客棧」落脚。賣參人孟寒沙以奇廉的價格將千年野參賣給老頭兒秦風，大家正兀自驚訝，客棧裏却又突然來了一對長身少女和白髮老嫗……

△俏羅剎△

夜色更深……

風雪早已停息，一彎下弦月復出雲表，自此而撒下的一脈月華，直如淡淡銀紗，將此雪原百十里方圓內外，點綴成一片琉璃世界。

月光照射在白雪上，反映出的那般神態，皎如匹練，直似有千百萬道細細銀芒，四處散發，即使看上一眼，也有無比寒意。

打雪地裡走了個來回，「九尾鞭」桑平一腳跨進了羊皮帳篷，慌不迭探出兩隻手，烤火取暖。

「看樣子這一兩天還走不了！他娘的，冷的眞吃不住——再待兩天，非凍死個舅子不可！」

一面說着，他乾脆把一雙穿着老棉鞋的脚也翹到了火盆下。濃眉大眼，滿臉的鬍碴子，像是多天沒有刮了。

火勢熊熊，三個人圍爐而坐。

祇爲著欽差王大人的一行安全，哥兒幾個總不得要多辛苦些了。

論身手，可都是有樣兒的。

那還是王大人新放「兵部侍郎」的早年，哥兒三個爲謀一個正經出身，捨棄了黑道生涯，共往投奔，由於功夫好，更能施展高來高去的輕功，旋即爲大人所器重，收爲近身侍衛，說起來這可已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。

三年前，王大人點了欽差；「總制三邊」開府固原，哥兒三個水漲船高，相繼補了個「百戶」的功名，各人手下都統領著上百兄弟，且都屬王大人身邊的「親軍」，祇要好好幹，日後更有高昇「千戶」的可能，也稱是不負當年一番投奔的苦心。

火盆裡炭火正旺，桌子上擺着酒菜。

「病尉遲」徐元猛喝了手裡的酒，披上了熊皮坎肩兒，由桌子上拿起了他的「魚鱗雙刀」。

這叫官差不由人，當這個「差」就得幹這個「活兒」，老大人那邊祇要稍有風吹草動，哥兒三個這邊可就「吃不了兜著走！」

「把『暗青子』帶上，小心着狼！」

老大「冷面神」謝剛特意的關照他一聲，昨兒晚上他就差一點讓狼給「啃」了。

說時，他特意的站起來，撩開了窗戶向著後院看看，樓上客房裡，居然還亮著燈。

「嘿！可小心著點兒，大人還沒睡呢！」蹙著一雙黃焦焦的眉毛，謝剛說：「這都幾更啦？大人還沒歇著？」

「九尾鞭」桑平打了個哈欠：「誰說不是，剛才我聽說大人在喚李老爺來著，不定有什麼要緊的事要商量合計吧！」

他可是眞睏了，一句話沒說完，連打了好幾個哈欠。

這當口兒，徐元猛已邁身帳外——

不知是他喝多了酒，還是眼睛花了？

一條纖細的人影，就在他目光方及的一霎間，鬼影子也似的．打前院圍牆那邊升起來。

「病尉遲」徐元猛一驚之下，祇當是看花了眼，用力的擠了一下眼睛，定神再看，可又什麼都沒有了。

話雖如此，他可不敢大意。

「還眞有狼！」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嘴裡說著，緊了一下手裡的魚鱗刀，腳下用勁，「嗖！」縱出丈許開外。

白花花的雪光，刺得眼睛生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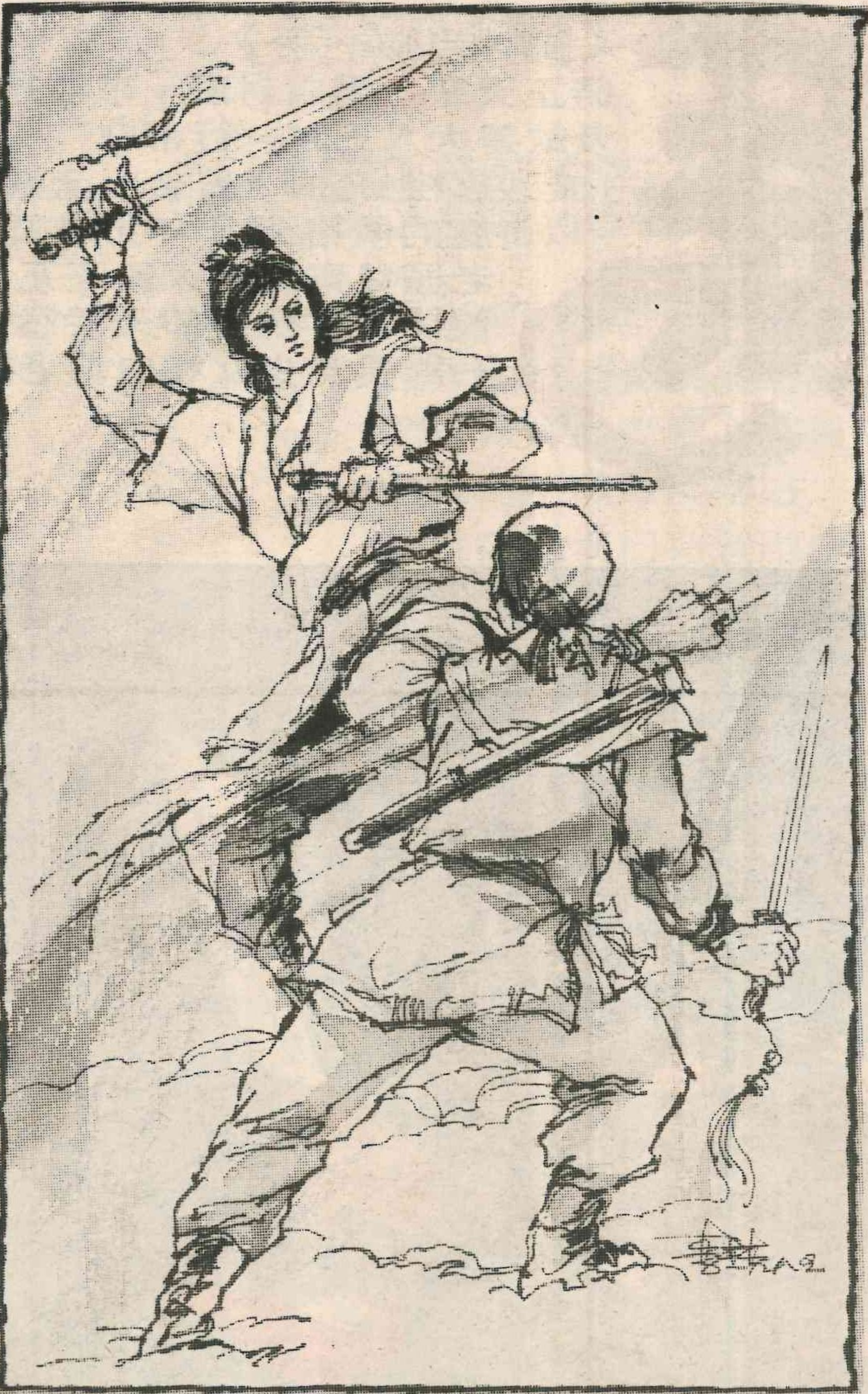
寒風颼颼，像是千萬飛針，一古腦的都扎到了他身上，徐元猛一上來還眞有點挺不住，趕忙施展身法，雙肩搖動，以「八步凌波」輕功，直向院落欺進。

身動血活，正可藉此暖身驅寒。

却不意因此驚動了暗中之人。

一條人影，正於其時的閃身而出，其勢絕快，差一點與徐元猛撞了個滿懷。

彷彿是個婦道人家，高眺的個頭，水冷冷的那麼



一雙大眼睛……。

也祇是這麼一點點的輪廓。

「啊——」

驚呼一聲的徐元猛，還不知怎麼回事的當兒，對方的一雙纖纖手指已臨面門。

這雙手指上，似乎凝聚着極大的力道，指尖未至，先有兩股透骨尖風，破空直刺而至。

徐元猛祇覺得身上一陣子發冷，簡直來不及作出任何反應，已被對方纖纖玉指點中雙眸，緊接著一陣子刺心也似的奇痛，一雙眼珠已爲對方硬生生挖了出來。

這一招，防不勝防，快到了極點。

對方少女手中長劍有似倚天長虹般當頭直落而下。

徐元猛痛呼一聲，整個身子旋風也似的轉了出去：「噗——」一雙腳深深地沒入雪地裡。

誰知眼前少女，却是偏偏放他不過。

像是一陣風般地輕巧，「呼！」一聲，已來到了徐元猛身前，後者誠然已不辨東西，一口魚鱗刀擺出瘋狂的「夜戰八方」之勢，「唰！唰！唰！」一連揮出三刀，却是刀刀落空。

第四刀揮出來的一瞬間，對方少女已是輕巧襲到面前，左臂輕舒，已拿住他的雪亮刀鋒。

徐元猛眼前情況，無異是遇見了「鬼」，按說他武功縱非像眼前這般不濟，誰知一上來着了對方少女的道兒，糊里糊塗的失去了雙眼，便待有通天徹地之功也是無能施展，更何况來人少女身手如此之高，簡直不容招架，便已敗下陣來。

徐元猛還想把手中魚鱗刀奪回，誰知那口刀在對方纖纖手指拿捏之下，力逾千斤，待將二次着力奪回，驀地喉頭一陣奇痛，已爲對方少女右手尖尖五指掃過。

來人少女這一式「手揮五絃」，顯然有斬金切玉之功，纖纖手指上一經凝聚眞力，不啻是一把殺人鋼刀。

可憐徐元猛，竟然連對方是個什麼長相都不知道，便是一命嗚呼。

隨着少女手揮之處，一時鮮血怒濺，洒了一地，徐元猛踋蹦着一連在雪地打了兩個轉兒，便自直挺挺的倒了下去，空氣裡一時充斥着濃重的血腥氣息……。

却在這一刹那，一條人影，驀地撲向眼前。

隨着他奇快的「弧形劍」唰地劃出了一道寒光，直向着少女背後襲來。

來人「冷面神」謝剛，恍惚裡像是聽見了拜弟徐元猛的一聲呼叫，忍不住出來瞧瞧，便瞧見了眼前的一幕，直把他嚇得魂飛九天，來不及去招呼「九尾鞭」桑平便自向對方少女出手。

來人少女何曾把眼前這干人等看在眼裡。

長身少女掌刃徐元猛的同時，已自警覺到「冷面神」謝剛的來到。這一霎，隨着謝剛的弧形劍下路之勢，驀地一個轉身，左手疾出，直向對方劍鋒上拿去。

「冷面神」謝剛遠較他拜弟徐元猛機警得多，既知對方非易與之輩，一上來早已深具戒心，見狀慌不迭一個快閃，向側面縱出。

對方長身少女，偏偏放他不過，冷哼一聲，身軀搖處，如影附形的欺身而近。

雷霆萬鈞電光一現——

雙方勢子都快到了極點。

「冷面神」謝剛先時早已將暗器「喪門釘」扣在掌心，隨着他倒地的一個滾身之勢，右手揚處，「嘶——」一股尖風，直取少女當心。

却仍是慢了一步。

隨着長身少女右手揄處，火光電閃，已經撒出了身後長劍，「叮」的一聲，黑夜裡爆出星光一點，已經把直奔前心的喪門釘打落當地——

却是其勢不變，緊跟著她的一個進身之勢，掌中長劍有似倚天長虹般當頭直落而下。

「冷面神」謝剛驚慌中，兀自看到來人是一個長身玉秀的妙齡少女，對方劍身上溢出的冷冷寒焰，有如萬蓬飛針，一股腦的當頭罩落下來。

劍勢裏更像是有一種奇異力道，一下子筆直落下，竟使得謝剛萬難移動。

陡然間，謝剛打了個寒噤，隨着長身少女劍勢落處，一顆頭顱，正中而分，而且裂爲兩半。

長身少女出手連殺二人，身勢更不少緩須臾，寒月下，猝然拔身直起，一縷輕煙般，已自飄出三丈以外，緊接着一連幾個快速閃動，直襲眼前羊皮帳幕而來。

羊皮幔子霍地撩開來——

引進來一陣子透骨寒風。

「九尾鞭」桑平彷彿被人重重的搥了一拳，驀地自夢中驚醒，伸手握住了他的「九尾鋼鞭」，自榻上一個「鯉魚打挺」躍身而起。

——這番下意識的舉動，全憑直覺，竟然與現實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頗相脗合，並非無稽。

搖曳閃爍的昏黯燈光裏，一個高挑身材，面目姣好的窈窕少女，正自當門而立，手上的一口長劍，燦若秋水，在與她凜然的目光接觸時，眞有懾人心魄之感。

此時此刻，這樣一個持劍少女的突然出現，毋庸置疑，當然是不懷好意而來。

「九尾鞭」桑平陡然一驚之下，已是睡意全消。

「妳——？」

話聲出口，身形已倏地縱起，起落之間，已撲身而前，掌中鞭「呼！」地迎頭而落。

「嗆啷！」一聲脆響。

九尾鞭迎着了三尺青霜。

好俐落的身子，滴溜溜的有如旋風一陣，對方長身少女，已自轉到了桑平右側。

劍光乍閃，掌中青鋒，夾着一股凌厲尖風，逕往桑平右胸刺來。

「九尾鞭」桑平儘管滿腹疑雲，却是不容開口，對方長身少女，身手之高，簡直前所未見，一驚之下，祇嚇得他魂飛魄散，那裏還敢戀戰？

隨着長身少女側面的出劍之勢，「九尾鞭」桑平陡的擰身飛縱，直向幕外飛身縱出，無如，却是慢了一步！

耳聽着對方少女的一聲喝叱，起落之間，有如狂風一陣，已然襲到桑平身後。

隨着她的進身之勢，一雙纖纖細手，已向着桑平身後拍來，掌聲未至，先有一股凌厲勁風，桑平雖已發覺，却已回身不及。

那一股傳自少女纖纖細手的勁道，無異力逾千斤，一經發出，其勢絕猛，「九尾鞭」桑平祇覺着背後彷彿着了一記悶拳，力道之猛，只覺碎心裂肺，登時眼前一黑，直挺挺的倒了下去，嘴張處，噴出了大口鮮血，就此一命歸天。

△天亮前後▽

約莫四更左右，天可是略略的有些亮了。

「九尾鞭」桑平只覺碎心裂肺，登時眼前一黑，噴出一口鮮血。

儘管是屋裏燃着炭火，却不能完全驅散凌晨前的這股刺骨寒風。絲絲冷風，打門縫裏鑽進來，小蚊也似的鑽到人的脖子裏，冷得直打哆嗦。

老大人披着貂皮斗篷，才把一碗「三絲翅羹」吃下肚裏，日間睡足了，這會兒談興正濃，倒是不思就寢，下手的文案先生李老爺，可就有些支持不住了。

一來他上了些年歲，再者身子不好，天一冷胃就疼，說是「胃氣疼」吧！吃什麼藥都不管用，大人見愛，剛才賞了他一碗「三絲翅羹」，吃下去顯然是見了效，胃是不疼了，瞌睡却又來嘔他，這會子眼皮足有千斤重，硬是睜它不開。身上的狐皮袍子又不頂寒，越坐是越冷得慌！李老爺這個活罪可是大啦！誰都知道，王大人他是有名的「夜貓子」，白天不思工作，一到夜晚，他老人家的勁頭兒就來了，幾杯濃茶一喝，唉！可「磨菇」啦！經常是不到天亮不散。他老人家福大造化大，白天可以睡着不起，可底下人就要了命囉，李老爺心裏有數，他這個胃病就是這麼給「熬」出來的。

可有什麼法子，誰叫端人家的飯碗，幹上了這個天殺的「文案」師爺工作。

李老爺强打着精神，硬支着幾欲低下來的身子，腦子裏想的祇是燒得暖烘烘的熱炕……偏偏老大人那邊一個勁的談個沒完。

王大人說：「這回到京交了差，論功行賞，應該少不了你的一份……你看『寧州』這個地方怎樣？」

「唔……好地方……好……」

「那就給你議個府丞的缺吧！」

「好……謝……大人……」李師爺舌頭怪不利落的說。

「晚、晚生對不住……我……」

像是「囈語」那般模樣，李師爺再也挺受不住，頭一歪竟自睡着了。

白天一整天王大人睡覺，他可沒有閒着，光應付來此請安問好的地方大小官兒，就有六、七撥兒，這會子魚翅下肚，胃裏一暖，說什麼也熬不住，可就見了周公。

在官場禮節上來，李師爺這是「犯上」的罪，憑着這一樣，就能革職論罪。

總是相處日久，王大人也就莫爲已甚。

「文生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

李師爺非但沒醒，乾脆打起了「呼」來。

王大人皺了皺眉，剛要喝叱，想了想不禁付之一笑，隨即叱了聲：「來人哪——」

門外靜悄悄，竟是沒有回音。照規矩，大人不睡，身邊總得有人伺候着，眼前可是透着希罕。

王大人這裏剛站起身——

門簾子隨地無風自啓——「唰！」地反而撩開。

一個人「鬼」也似飄了進來。

不祇是王大人嚇了一跳，即使熟睡中的李師爺，也似突然吃了一驚，霍地在夢中醒轉。

可不是什麼面相凌惡的殺人强盜，却是個形容姣好，長身而至的少女。

手裏拿着口銀光四顫的寶劍，長身少女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，一照面的當兒，已自盯在了王大人身上，緊跟着身勢輕閃，已自驅身面前。

王大人慌不迭縱身而開，怒叱了一聲：「大膽！」

他手上正端着一碗香茗，猝驚之下，抖手直向著對方少女身上摔了過去。

似乎連對方少女身子一點也沒有沾着：「叭噠！」的一聲，砸在櫃上，一時碎片紛飛，茶汁四濺。

王大人一碗熱茶沒有砸着對方，躍出的身子更不曾站穩，把一張太師椅推倒在地上，自己也倒了下來。

來人少女偏偏放他不過。

像是一陣風也似的飄飄，長身少女已隨即欺身而近，王大人驚叱一聲，方才自地上爬起，眼前劍光乍閃，已被對方一口冷森森的長劍比在眼前。

「啊——」

王大人站起一半的身子，由不住雙腿一軟，又自坐了下來。

下期待續

「七道彩虹」
故事之一

天岸馬 3

《前情提要》

深夜裡，長身少女神不知鬼不覺的殺了王大人三名貼身侍衛，王大人隨即也被長身少女制住，一口長劍冷森森的在他的面前逼近。

● 文／蕭逸
● 圖／李林
● 題字／陳摶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東珠▽

怎麼也不能相信，面前這麼漂亮的一個大姑娘，竟會殺人?!——可是對方手上那口寒光刺眼的寶劍，可是實實在在，不是鬧着玩兒的。燦若秋水，冷焰襲人。

隨著劍勢的前逼，王大人祇覺得一陣子頭皮發炸，禁不住冷汗涔涔……

「妳……是誰？」

乍驚之後，王大人反倒變得清醒了。

「妳要幹什麼？……爲什麼拿着寶劍？」

雖然是文官出身，却蒙聖上器重，授以兵柄，前幾年討伐「毛里孩」「阿羅出」每戰皆捷。「總制三邊」以來，更是無役不從，深入沙漠，大敗敵將「滿都魯」，因功加封「威滋亭伯」，稱得上是個「常勝將軍」。

無如領兵討戰是一回事，面臨生死又是一回事，像「眼前」這般白刃加項的經歷，却是前番未有，生死毫髮間的「鎭定」功夫，端在平素的「養性」功深。

王大人總算於驚悸之後，拾回了一番「鎭定」——看看面前的姑娘，凌厲中不失嬌媚，尤其是那雙大眼睛，稱得上「黑白分明」，健美高眺的個頭兒，眞個是罕見的一個大美人兒。

「美人」照樣也會「殺人」。這一霎長劍在手的節節進逼，尤其有「懾人」之勢。

王大人眞是不敢掉以輕心。

微微一笑，他明白了。

「我知道啦——」王大人坐正了身子，無視於面前的長劍：「天寒地凍迫於家計，想是眼前少了幾個盤川，這也是了……來——」

側過臉來，瞧着早已驚醒的文案師爺——

「文生，起來去拿二十兩銀子給她！」

李師爺醒是醒了，目睹着大人的受制；白刃加項，一驚之下，可就又楞住了。王大人的這句話，不啻是個强力的暗示，再要不明白，他這個「智囊」老夫子可是白幹了。

慌不迭的應了一聲，李師爺爬起來就往外跑。

却不知，方自邁步，面前人影乍閃已吃對方持劍少女旋風般的來勢攔在眼前。好快的身法！

隨着少女閃電般的來勢，掌中長劍，匹練般的鴻出一道銀光，直襲向李師爺前心要害。

劍身未至，先有一股透骨冷風——

李師爺祇當命喪黃泉，「啊呀！」一聲祇覺着前心間一陣發麻，腳下打了個閃，便自石頭人般站立眼前，動彈不得。

持劍少女顯然是手下留情，沒有要他性命，却以精湛「劍炁」透發劍身，俄頃間點了對方前心要穴，李師爺便自這般「定」在了當前，再也休想移動半步。

這番情景，王大人可是看見了，祇嚇得目瞪口呆。

持劍少女以「劍炁」點了李師爺穴道，更不少緩須臾，身勢輕轉，翻若飛鴻，又來到了王大人身邊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，後者方自站起，已吃對方長劍，再一次比在了眼前。

「妳……這是……？」

「哼！」持劍的長身少女挑動着細長的眉毛，冷冷的睨着對方：「你少在我面前玩什麼花樣，誰希罕你的銀子?!」

「那……姑娘妳要什麼？」

長身少女一雙大眼睛，骨碌碌在眼前一陣子打轉，細眉微揚，冷冷說道：「不要在我面前裝糊塗，你這一趟是來幹什麼的，還當我不知道？」

「我是奉旨採辦……」

一言方出，王大人恍然大悟，心裡一驚，頓時作聲不得。

「對了！」長身少女微微的笑了：「我就是要你奉旨採辦的那點東西。」

「這——！」

冷冷的搖了一下頭，王大人面色慘變。

「七顆明珠！我知道現在就在你手裡——你就拿出來吧！」眼珠子一轉，她寒聲道：「還是要我自己動手?!」

「使不得……」王大人鐵青着臉道：「這七顆珠子是聖上萬壽時點綴龍冠之用……再說，眼前並不在我手頭上，姑娘妳千萬不可造次，這可是禍連九族的大罪……妳好大的膽子……」

「你才是好大的膽子！」

劍勢輕翻，寒芒乍吐——王大人陡地打了個冷顫，祇覺着前心微微一麻，便自也同李師爺一樣，定立當場，動彈不得。

長身少女以所練「劍炁」，一連點了二人穴道，劍勢輕收，一雙妙目，祇是頻頻在室內打轉。

這番情景看在王大人眼裡，內心越加吃驚。——他雖然穴路被點，不能移動、發聲，但是心裡却是明白，最最關心的便是此行奉旨採辦的七顆「東珠」，心裡一急，一雙眸子，不覺向內室望去。

長身少女劍術驚人，更兼冰雲聰明，其實心細如髮，王大人的眼神兒，不啻指引了她明珠藏處，一聲輕笑，身勢電轉，便自向內室逼進。

却是事有蹊蹺。

猛可裡，湘簾倒捲——

一條疾勁身影，霍地當門而立。

長身少女進的急，退的也快——「唰！」然作響，已是兩下分開，却不禁爲之一驚。

△幾番風雨▽

好「帥」的個頭兒。

濃眉大眼，長髮披散，那名精湛的眼神兒，幾乎在乍然一照面的當兒，已緊緊的「逼視」着對方拿劍的姑娘。



冷森森的大股劍氣，掀起了一股狂風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對於王大人來說，眞像在做夢似地，怎麼也沒想到，自己臥房之內，竟自會藏着這麼個人，不用說，這漢子他壓根兒就沒見過，絕不是他手下侍衛。對方既由內室闖出，自己所嚴謹收藏的七顆明珠，定然落在了他的手裡……

心裡一急，由不住全身打顫，一時冷汗涔涔，偏偏口不能開，王大人這個罪，可眞是「够嗆」。

○　○　○

彼此雙方，約摸著都有那麼一點印象……其實他們雙方原是見過的——就在前方的酒舘，「子」夜以前……採參的「孟寒沙」與騎驢踏雪而來的葉氏母女二人……

不用說眼前的持劍少女，就是那個看來嬌滴滴的騎驢姑娘。

這個當門而立的年輕漢子便是孟寒沙了。緊緊逼視着對方少女的孟寒沙，用着低沉的口音說：「我們剛才見過，姑娘——」

說時微微一笑，露着白森森的一嘴牙齒：「再想想……妳們母女是騎着小毛驢來的……我的招子不空，那時候就瞧出來姑娘妳的來頭了。果然沒有看走了眼……」

這麼一說，長身少女才明白了。

酒舘裏人不少，她可沒有留心看，不過眼前這個「猿臂蜂腰」年輕漢子，却似有着那麼一點印象，隨後「他」也就走了，却料不到，在此緊要關頭，對方又自閃身而出，這又是什麼一個兆頭?!

一霎間，她臉現青霜——

打從出道以來，還沒見過誰有本事敢插手管自己的閒事，這個人又是什麼來頭？

心思電轉，那一雙剪水瞳子，早已把對方年輕漢子瞧了個「透」。不覺心頭好生納悶。

「這是說，我來晚了？」

那麼清脆的一口京腔，聽來極是悅耳。

長身少女輕啓蓮足，往前面跨了一步，立刻便似受阻於對方强大的氣勢，便自停了下來。臉上神色，頓時爲之一變。

孟寒沙霍地向前跨進了一步。

長身少女也不示弱，挺身以迎。

頓時，房子裏像是爲某種無形的力道所充斥。氣機迂迴亢頡處，但只見一盆炭火，熊熊烈熾，火苗正忽地竄起，足有尺許高下，聳聳搖動，直似脫盆飛出。

孟寒沙剔動了一下眉毛，一隻手由不住落在了身後劍把上。

形勢的突變，已使他直覺感觸到，對方少女即將要向自己出手——

○　○　○

疾雷奔電——

長身少女霍地向着眼前的孟寒沙施出殺手。隨着她的翩然迂迴的身勢，掌中劍爆發出萬點銀星，一劍當頭，大勢揮落而下。

孟寒沙直立的壯軀，驀地向一旁錯開了半尺，隨後，長劍出鞘——一如對方少女那樣，劍身光華燦爛，勢若汪泉。

却在幾乎接觸的千鈞一髮，雙雙巧妙的避開了劍鋒。

冷森森的大股劍氣，掀起了一陣狂風——

即轉身換勢的一瞬，長身少女抖手劈出了一掌，無獨有偶却與孟寒沙擊手的左掌迎在了一塊。

地板「咯吱吱——」一陣大顫。

直似紛飛的勞燕，雙方又隨地分了開來。

適才是彼此實力的一接——

孟寒沙閃出的身子，打了個疾旋，立即定住。對方少女的身子，却似有些兒收不住勁道，一連幾個急蹌，才自拿樁站穩——

長身少女驀地緋紅了臉。長劍微盤，待將二次出手的當兒，却爲驀然吹進來的一陣子冷風，打住了她急進的勢頭——

房門無風自開。傳進來令人毛髮悚然的一聲冷笑：「丫頭，妳打不過人家，認輸吧！」

隨着話聲的出口，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婆，已自外面慢吞吞的走了進來。

○　○　○

燭影搖紅。

每個人的影子，都在地上打顫。

老婆婆用着隱現於披面長髮的半邊臉，一隻眼睛，向對方那個偉岸的年輕人打量着。

再一次地發出了令人心悸的那種笑聲……

「小夥子……好身手……是打沙漠來的吧？我知道你……」

嘴裡「喋喋」有聲的笑着，半邊臉在燈焰裡眞似雪樣的慘白。却把一隻眼向對方斜斜睨着——

「報個名字聽聽——」

「孟寒沙！」

該來的畢竟來了。

抖擻起精神來，孟寒沙向側面跨出一步，長劍反揹，等待着時機來臨時的出手一搏。

「孟寒沙！」老婆婆哈哈的搖着頭：「那不是你的本來名字，眞人面前不說假話，在我老婆子面前，你的這點障眼法兒施展不開……」

說時，她又自「喋喋」有聲的笑了，嘴裡如同墨染；七上八下的幾顆牙齒，看着也就越加駭人。

「就老實的告訴你吧——」老婆子伸出一根手指頭，指點着：「你叫『孟天笛』，有個外號叫『天岸馬』——哼哼……是不是？」

姓孟的神色一凝，也就不吭氣兒了。

「他」的行踪極其隱秘，出沒大漠，隱若雲龍，即使這「採參」的行業，也是獨來獨往，識者不多，老婆子好亮的「招子」，照面的當兒，即爲他看破了行藏。

孟天笛無能否認，不自歎的付之一笑——

「那麼婆婆妳呢？」

「我?!」老婆子「吃吃！」陰笑着，那隻三角眼裡，滿是陰險凌惡：「你就不必問了，你也問不着！」

霍地甩起了頭上白髮老婆婆向前走了幾步，燈焰裡那張尖瘦的白臉，以及隱現於左面額頭的暗紅胎記，交映出陰森的面影，尤其令人可怖。

「丫頭，妳就別怔着了，進去瞧瞧，天可是不早啦，早完事偺們早上路。」嘴裡跟一旁姑娘說着，一雙三角眼却是瞬也不瞬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的直向孟天笛盯着。

長身少女嬌應一聲，正待閃身直向內室切進——「不必了！」孟天笛輕輕扳着他的右腋革囊：「東西在我這裡，主人無能，我祇好先代他收着。」姓葉的長身少女，呆了一呆，乃自止住了前進的勢子。

老婆子陰森森的冷笑着：「這麼說，你是存心給我老婆子過不去了？我倒要看看你這匹『天岸馬』有多厲害——」

話聲出口，人已踉蹌而進。

孟天笛因一時弄不清對方老婆婆路數，正自盤算着出手方法，見狀心裡一驚——

那是因爲對方白髮老嫗身法極其怪異，前所未見踉蹌欲倒，直似風擺殘荷。俄頃間，已到眼前。其勢絕快——隨着她抖出的一雙瘦手，直向他雙眉上抓來。

△病龍▽

孟天笛的一口長劍，矯若銀蛇，便自也在這霎，反臂揮出。

劍光如電。

眼看着老婆婆鳥爪般的一雙瘦手，即將被劍鋒削中，却在此彈指一霎，像是變「手影戲法」兒那樣，白髮老嫗的一雙瘦手，霍地一轉，翩若雙蝶。姿態妙極，給人的感覺像是分開了，其實又合着。似分又合，似合又分。

孟天笛乍然一驚，祇覺得老婆子身手好生怪異，前所未見。

豈只是老婆子的一雙手？包括她整個的身子，在踉蹌飛舞的前進之勢裡，都似罩着一片夢幻的迷影，襯以眼前婆娑燈光，眞個鬼影幢幢。

孟天笛已然看出對方老婆子的怪異，悉知她所施展的是詭異莫測西域幻術——這類幻術，若是沉着在先，以他目前功力境界，倒也不足爲畏，祇是眼前却太過突然。再者，老婆婆亦非全憑幻術取勝，似是「虛實間施」，便自大爲不同。

俄頃間，孟天笛手中長劍，已給對方一隻鳥爪般的瘦手拿住了劍鋒。

一霎間她那張尖削的瘦臉變得極爲猙獰可怕。「撒手吧，小夥子！」

一股奇異的力道，透過她拿劍的手指，力道之强，直使孟天笛掌中長劍，萬難把持。



孟天笛手中長劍，已被對方一隻鳥爪般的瘦手拿住了劍鋒。

他却無論如何，也不會鬆開這一隻拿劍的手。即使是死，他也萬不容寶劍出手。

孟天笛單手持劍，功力力聚，一雙眸子不由自主的却向着一旁那個長身少女望去。

偏偏巧，長身少女一雙澄清眸子，也正瞧着他。

孟天笛的用心，很是明顯。這一霎，他幾乎已施出了全身之力，對抗着白髮老嫗奪劍的手指，已是無能兼顧其他，長身少女若是乘虛而入，簡直不費吹灰之力，便可將他斃之劍下。

她却是沒有……。

雖說如此，却也未能脫過眼前的一瞬殺機。

表面看來孟天笛與白髮老嫗，不過祇是「手指」與「劍身」的接觸，事實的情況，却是大爲不然。事實上透過孟天笛手上的劍，雙方早已作了內力接觸，强大的氣機已作了無數次的抗衡，內力灌輸之下，樓板「咯吱吱」連響，整個木樓都爲之晃動起來。

却祇見白髮老嫗拿住對方劍身的三根手指，在一連串內力貫注之下，竟自强大了許多，色澤由原來的蒼白漸漸變成了赤紅，最後竟自轉成了墨也似的「黑」色。

看到這裡，一旁的長身少女，忽然神色一變，目光裡不無驚懼——

孟天笛這時就覺出身上一陣奇寒砭骨。

忽然，他想起了江湖間對於這種怪異掌力的傳說，由不住大吃一驚，掌中劍已是萬難把持。

便在此千鈞一髮間，一縷宛轉笛音，隔着一扇紙窗，娓娓飄送進來。

白髮老嫗正待有所施展，神態間竟似有了阻難，一雙三角眼，精芒閃閃，情不自禁的便自向窗扇看去。

那陣子娓娓笛音，對於白髮老嫗來說，也許早有所聞，祇是眼前的一霎，才像是對她直接的構成了威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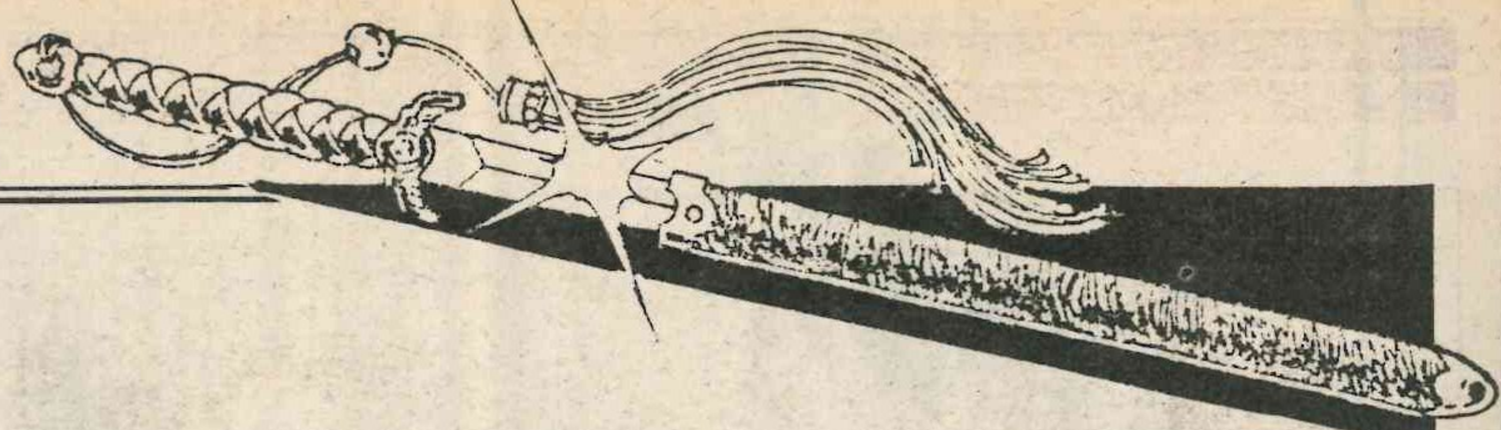
似乎每一個人都聽見了。

孟天笛原已無能把持住手中長劍，却在這一霎，隨着白髮老嫗的目光轉移，頓時手頭一鬆，從而覺出發自對方手指上的力道，頓時爲之大大減輕。

笛音忽止。

隨着忽然敞開的窗扇，一個枯瘦面相的長衣飄飄的清瘦老人，已現身當前。

下期待續



「七道彩虹」
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4《前情提要》長身少女搶去「東珠」後被「天岸馬」孟天笛截下，孟天笛又為白髮老嫗的奇異武功所制，正危急，忽聞紙窗外傳來一縷笛音，白髮老嫗攻勢頓止，客棧門口出現一清瘦老人……。

▲血手菩提▼

全身上下沒有四兩肉，人是「滴溜溜」的瘦。却穿着件火紅色面子的肥大袍子。頭上幾根白毛「支」着，背還有點駝，那樣子眞像是個大蝦米，彷彿是一陣風就能把他給颳倒了。

孟天笛心裡一動，幾乎要叫了出來——

「秦老人……？」

可不就是剛才買參自食的那個叫「秦風」老頭兒，又是那個?!

儘管是這副「德性」，秦老頭却也有他的威風。拿劍的白髮老嫗，忽然鬆開了手指，配合着一旁的長身少女，不約而同，忽地向兩邊分開來。

那樣子，分明是「大敵」當前。

嗖嗖寒風，直打敞開着的窗戶灌進來，文牘紙屑，滿屋子亂飛，火苗子蛇也似的在盆子裡四下竄着，不用說，桌上蠟燭早已熄滅，全仗着一盆爐火，搖晃出滿屋的白迷離鬼影……。

「陶老婆子，咱們久違了！」

一絲冷笑，輕泛在秦老人黃蠟也似的瘦臉上。服參之後，他已不再氣喘。細長的一雙眸子，早在進門之始，已注定着對方白髮老嫗，這一霎更是急不旁矚。

「你……是……誰？」

老婆子顯然吃了一驚，一雙三角眼裡溢滿了陰森。

「嘿嘿……」

秦老人只是森森的笑着。

「才只二十年，妳就把我給忘了，只當我眞的已經死了？」秦老人話聲越見陰沉：「我姓秦！那年在天山腳下……」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

長身少女掌中劍影向老人兜頭直落。

白髮老媼隨即哇了一聲——

「啊——是你……？」

緊接着怪笑了一聲：「病龍，秦風?倒是眞沒想到，你還活着……」

一霎間，她那張瘦臉上交織出無限感觸，恨懼參差，更見猙獰。

「好說……」

秦老人像是一面在運着氣，清瘦的身子，時伸又曲，不知他是在弄什麼——

「病不病吧，他還總是一條『龍』！陶媼，今天晚上這一趟你白來了，帶着你的徒弟，這就去吧——」

老頭子居心厚道，眞個閃開了身子，留出過道，陶媼師徒就此離開，未始不是一件好事。偏偏是她心有不甘——

緬懷着二十年前，天山腳下一腔舊恨，陶媼內心終是不能自已。二十年後的今天，她自問已非當年「吳下阿蒙」，更何況絕技「血手菩提」已是大成。

只是這條「龍」太過厲害！

一霎間，無數意念在腦子裡打轉。

秦老人早自對方那雙三角眼裡窺知了她的心意，只是沒料到對方出手如此之「毒」。

火焰婆娑，忽地拉長了——

陶媼的身子，有似飄風，已是來到了眼前。

房間裡鬼影森森，搖曳的火光裡；重疊着兩個人忽然交錯的身影。

便在這一霎間，陶媼已遞出了她最稱狠惡拿手的一招——兩隻鳥爪般的瘦手，一上一下，直向秦老人「頭頂」「前心」兩處要害上扣抓叩擊過來。

像是糾纏着的兩隻鬼影，一陣子劇烈的打轉翻騰之後，兩個人驀地又分了開來。

將分未離的一瞬，秦老人那一隻枯瘦的手掌，已拍向陶媼背後，後者陡地打了個踉蹌，一團疾風也似的已自溜了出去。

「好——」

身軀猝搖，一片飛花似的輕功，已經落身於窗戶之上。像是落水的寒禽；那麼劇烈的打了個哆嗦，一頭散髮，刺蝟似的散開來。

秦老人必是以非常之功，祇一掌，已幾乎拍散了她數十年苦練的內炁眞氣。

眼前的陶媼看着無礙行動，其實已受傷極重，一雙三角眼裡，再不見先時的凌厲，却代以無比的驚顫、悲憤。那麼淒涼的向着秦老人瞥了一眼，隨着反身的一個倒仰之勢，箭矢也似的消逝於沉沉黑夜。

猛可裡，人影翻飛。

一旁的長身少女，已欺身而近。掌中劍化爲一天劍影，向着眼前秦老人兜頭直落——却受阻於後者猝然揚起的一隻右手。

這隻手必然凝聚着非常之功，以至於長身少女那麼疾猛的勢子，依然不能得逞，卽行在秦老人遞出的手勢裡，敗下陣來。

像是一片浪花，長身少女已踉蹌退身八尺開外——她當然知道自己絕非對方的敵手，祇是心有未甘而已，經此一試，才算死心塌地的服了。

一霎間的驚嚇，展現在她臉上；匆匆向着室內各人看了一眼，便自縱身越窗而起，緊隨着白髮老媼之後，消逝無踪。

▲冷焰▼

孟天笛閃身窗前，待將躍身而出。

秦老人嘆息一聲說：「算了——讓她去吧！」

孟天笛的意思，其實也祇是想窺伺一下她們到底離開這個客棧沒有?秦老人這麼一說，他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。

其實方才，秦老人和他，都有足够的能力，猝然施展殺手，或是强行把那個姑娘留下來。

他們却都沒有這麼做……。

○　○　○

隨着關上的窗戶，閣樓裡才似恢復了原有的寧靜。

孟天笛匆匆把熄滅了的燈點着，這才發覺到那位「欽差大人」王越和李師爺，仍然木頭人兒一般的佇立在那裡。

或許是站得太久了，加以連驚帶嚇，又冷，兩張臉都變成紫色了。

孟天笛無暇招呼秦老人，救人要緊，便自閃身來到王大人身前。

武林中「點穴」手法，擅者甚多，可是像方才長身少女，能够運施內力，透過劍身，以「劍炁」點制對方穴道的人，可就不多了。

孟天笛功力精湛，足可解除。祇困於方才少女向王大人點穴時，未能看清是向那裡出手?這時不免猶豫着，遲遲不能出手。待將以內力直由王大人頭頂「百匯」穴路直灌而下，强行打通。

一旁的秦老人似已窺知其意，忽然出聲制止。

「不可以……」

孟天笛回身望時，才自發覺到，秦老人靜靜的落座一角。

或許是方才出手迎戰大敵，耗力過巨，看起來顯得有些累了。

「老大人穴路凝結過久，吃不住你的大力——這麼一來，勢將噴血而死……」

一言驚醒夢中人，孟天笛「啊！」了一聲，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。

這番顯而易見的道理，他一時只顧了救人，竟是昧於無知，若非秦老人一言驚醒，後果簡直不堪設想。

一時望着秦老人微微點頭，表示感激欽佩之意。燭影闌珊，映照着秦老人瘦削的臉影，「他」功力深湛，無庸置疑，卽使見解，也超越常人。

「孟兄弟，不要逞强，聽我吩咐行事，才不至誤事！」

「是……」

孟天笛嘴裡應着，一雙眸子已轉向當前的王大人。

秦老人哼了一聲：「看來老大人是爲陶媼師徒獨門眞力『冷焰』點了穴道。這門手法，江湖罕見，怪道你一時不察，却是難我不住……」

經他一提，孟天笛才知道白髮老媼與少女之間並非上來所謂的「母女」關係，原來是「師徒」二人。那「穿心冷焰」，若非老人提起，自己連聽也沒有聽過，看來武學一道，誠所謂博大精深，切切自大不得。

心裡正自盤算着如何出手，秦老人却已徐徐說道：「你的功力沉厚，應該習過『童子功』吧?!」

孟天笛心頭一驚，更加欽佩，點頭應了一聲，頓有所悟的道：「你的意思是要『氣走玄關』？」

「對了！」秦老人目光裡頗有讚許：「要用童子功裡的『純陰』勁道，手法要輕巧，心思更要靈敏……這一切，只有你自己摸索了……」

孟天笛一悟百悟，也就無待他再多指點，當下隨卽施展「童子功」裡的「至陰」勁道，徐徐運行兩掌，分貼在王大人的一雙「氣海兪穴」之上。

秦老人看到這裡，默默地點了一下頭，也就不再多說。

孟天笛功力精湛，當下運施玄功，以意引力，捨「純陽」而留「至陰」，緩緩向老大人一雙氣海穴內，徐徐灌入，這番施展，端在心思靈巧，自己體會，明眼如秦老人，也只能在一旁默默觀察，無能助力。

漸漸，王大人那一張已成紫色的臉，竟變成了原有紅潤，沁著一片密密汗珠。

隨着孟天笛收回的雙手，霍地倒了下來，却爲他卽時延臂接住，轉入內室。

把王大人安置睡好，再回頭救李師爺。李師爺較王大人更不濟，才一倒下來，便已昏昏入睡。

其時王大人已能開口出聲，但極是微弱。孟天笛知道他心裡想的，隨卽由身上取出暫爲保存的大顆明珠，交到了他手裡。

明珠入懷，寬心既放，千恩萬謝，一時只在不言之中，向着孟天笛點了一下頭，王大人便自睡着了。

這個王越，豫省濬縣人氏，進士出身，歷官山東按察使，右都御史，先後協助「平虜將軍」劉聚大勝入侵三邊的「阿羅出」人，成化九年，再勝强敵「滿都魯」、「孛羅思」族人於漫天嶺、紅鹽池，兩日夜率部西行，深入秦州、安定，深入八百里，將敵全部就殲，斬殺活捉無數。

便是如此，邊防大定，穩住了明室的半壁江山。王大人論功行賞，官也就越幹越大，「統制三邊」而「欽差大臣」，以至加官「太子」「太保」，細想起來却也「實至名歸」。

他的官聲素來良好，不但爲朝廷立了大功，同時也贏得了百姓的愛戴。

是以，孟天笛、秦老人這等隱聲埋名的奇俠，才會不甘寂寞，破例出手爲他管了閒事。

孟天笛再次返回前室，秦老人却已離開。彼此既已照面，這個「緣份」便已接上，想不見面也是不行的了。

▲魚游清波▼

一場風波，就此平息。

經過了這場大刧，王大人再也不敢多作停留，前道方傳路通，他便下令開行，一行人馬在當地州府嚴謹保護之下，浩浩蕩蕩，直奔「固原」兼程而進。

祇當一雙救命恩人自天而降，却不知孟天笛、秦老人兩個異人，近在咫尺，就藏身客棧之內，爲此却也免了一番無味應酬，正合了孟天笛的心意。

○　○　○

算算時間，秦老人應該休息得差不多了。晚飯之後，又俟了好一會，孟天笛才自起身來到了他所居住的北面客房。

房門未鎖。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輕輕敲了兩下，沒有回音，孟天笛便自推門進入。

大冷的天，床上竟然放着帳子。一盞青燈，聳聳欲動，搖散出一屋的淒涼……孟天笛祇當是自己走錯了屋子，定睛再看，秦老人就坐在帳子裡。

顯然他的來，老人已經知道了。

「你請坐！」

聲音傳自帳內。緊接着素帳雙分，現出了秦老人瘦削的坐姿。

盤腿疊坐，那樣子像是入定方醒。

「王大人走啦？」

「嗯！」

孟天笛在一張機子上坐下來。就着昏黯的燈光，細細向對方臉上打量着。

「赫赫……」秦老人連聲笑着：「我的喘病又犯了。」

「我聽出來了——爲什麼？」

「前天夜裡……」

輕輕「哼」了一聲，就不再說下去。

「前天夜裡，你用功過鉅」孟天笛苦笑道：「我想到了，所以昨天不來打擾。」

他站起來走過去，把燈光剔亮了一些，就手端起，走向帳邊，向著老人臉上照着。

一照之下，頓吃一驚。

「你——受傷了？」

「哼哼……」

秦老人黯然的垂下了頭。

「是——？」孟天笛說：「是姓陶的那個老太婆……？」

「憑她也配！」

秦老人臉上現着倔强，眼睛裡流露出的光采，更有懾人之勢——人的「形象」很奇怪，前天「子」夜以前，他在孟天笛的眼睛裡，充其量不過是個斯文體面的病老人而已，一俟他現出了本來面目，以神功力懲陶嫗師徒之後，便已脫不掉他「不世奇俠」的武者形象，即使現在病弱之中，亦有不容侵犯的神聖氣質。

透過他「霧」樣的眼神兒，孟天笛感覺出一個「强者」的超然形象，不禁想到了白髮老嫗嘴裡所謂的那條「病龍」……是了……

「病龍」秦風，便是此人「寫眞」。

怪道的是，孟天笛以前竟是沒有聽說過。

也許正因爲如此，眼前這一條病龍，才帶給他更多的憧憬與好奇。

他不知道的還多着呢！像是銀髮老嫗「陶嫗」師徒，她們的來龍去脈又是如何？

一切的一切，這些謎團，可都有賴眼前這條「病龍」的自剖與解開了。

○　　○　　○

像是「唸經」似的，打秦老人鼻咽呼嚕呼嚕；一個勁兒的直響着——

隨即自他小腹開始，像是波浪般的起伏不已。

孟天笛頓有所悟。

——秦老人眼前所施展的是一種武林中罕見的「氣功」——「提呼一氣」。

他必已十分虛弱，乃得藉助於此充實體力，只是却不能爲此止住他越形劇烈的哮喘。

無論如何，他虛弱的精神，却像是奇蹟般的得到了充實，看來精神多了。

○　　○　　○

「你說的不錯！」秦老人目光炯炯的看着他：「我是受傷了，却不是傷在她手裡，傷在我自己的手裡！」

一霎間，他臉上現出了沮喪。

「錯在我不該施展玄功『魚游清波』……」

「『魚游清波?!』」

「這是一種極上乘的內炁功夫！」秦老人微微閉了一下眼睛：「你也許還不知道，普天之下，會這門功夫的人，很可能只有我一個人，陶老婆子怕的就是這門功夫。二十年前，她敗在了我手下，就是這門功夫，二十年後的今天，她依然不能取勝，迫她認輸、負傷離開的，仍然還是這門功夫！」

一絲慘笑，綻現在他臉上。

「現在你應該明白了！」他說：「讓我受傷的，就是我自己的這門功夫……話兒又說回來了，若非我施展出這門功夫，陶嫗也不會負傷而逃！」

孟天笛微微點了一下頭，總算明白了這個道理。

「我是太糊塗了！」秦老人苦笑着說：「祇爲了一時興起，急於取勝，竟自忘了……你可知道，這『魚遊清波』應是我如今大忌，施展不得的……那是因爲！我的病……我的病……」

「九更秋露？」

「不錯——你說對了！」

秦老人又苦笑。

孟天笛神色不免有些黯然。『九更秋露、九命亡魂』，久走沙漠的人，誰都知道，染上這種病的人，被喻爲即使有九條命，也完定了。秦老人何其不幸，竟然會染上了這種怪病。

祇是，秦老人非比常人，容或有所不同……。

孟天笛用著迫切的眼光，向着面前的老人注視着。

「忘了這件事吧——」秦老人置之一笑的說：「這可要謝謝你的人參，難得一見的千年野參，要不是它，這會子說不定我已經死了！」

說時，他已離榻站起。

孟天笛上前一步，意欲攙扶。

秦老人說：「不礙事——」

「這種天，我這個身子，在這個地方……遇見了你這個人……誰能說不是個『緣』字？」

他的一隻瘦手已然搭在了孟天笛的肩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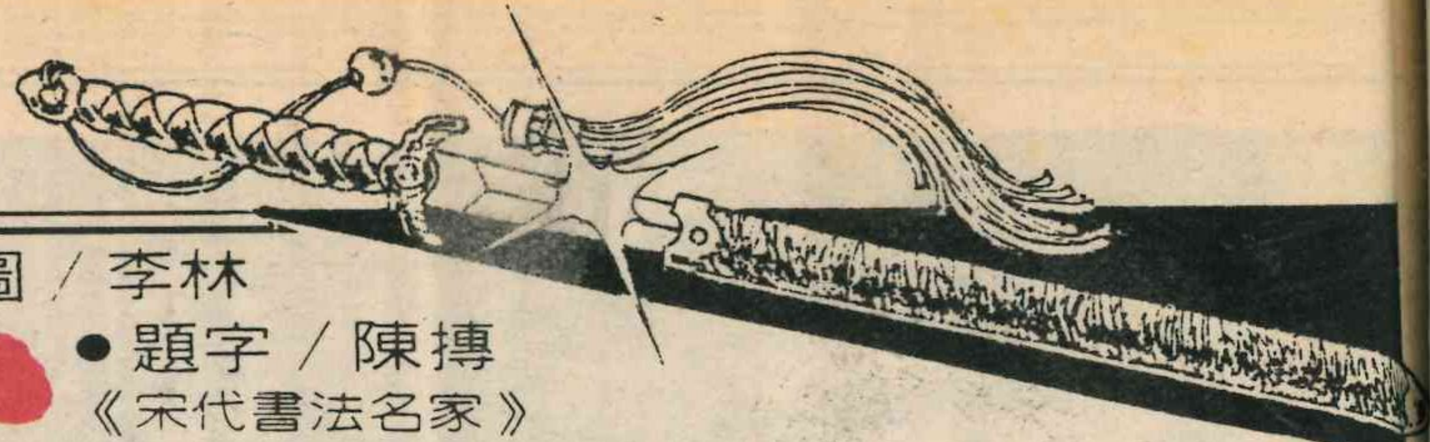
孟天笛心中一驚，肩勢下沉，陡地旋身打轉，待將甩脫對方這隻瘦手，其勢已有所不及。

一陣子奇痛砭骨，眼前金星迸射，不經意，肩胛要穴「分水」穴位，已吃對方兩根手指拿住。



孟天笛心中一驚，肩胛要穴已被對方兩指拿住。

下期待續

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5 天岸馬

●文／蕭逸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《前情提要》

「病龍」秦風以「魚游清波」玄功打敗了陶老婆子的「血手菩提」，但孟天笛發現秦風爲「九命亡魂」的「九更秋露」所苦，談話間，秦風竟出手拿住孟天笛的穴道。

△一丈雲▽

這個突然的舉止，豈止反常，簡直令人防不勝防。

怎麼也沒有想到，秦老人竟然會向他猝然出手，眼前情況，孟天笛即使有通天徹地之能，也是無能爲力。

驚詫只是霎間的事，半邊身子已到了人家手上。別瞧秦老人那麼削瘦的身子，一經出手，可眞正透着「高明」。

俄頃之間，孟天笛全身打了個寒噤，已是動彈不得，右面肩胛「分水」穴道，已吃對方鳥爪樣的兩根手指緊緊拿住。

若當他病中無力，可就錯了。

眼前秦老人施展的是奇異的「拿穴」手法，透過那一雙枯瘦手指，彷彿有兩道流電，自他指尖透出，霎時間已自傳遍全身。

孟天笛再次打了個哆嗦，心裡明白，眼前已是無法出手，這條命已是人家的了。

「拿穴」與「點穴」不同，前者祇是穴路爲對方拿住，是暫時性的，固然一樣可以致命，却無礙出口說話，隨着對方的鬆手，穴路也就隨時可以解開，「點穴」可就不同，一經「點」住，設非內行人的出手解開之外，時間一久，便祇有「血凝」而死亡一途。

眼前孟天笛所幸祇是爲對方「拿」住了穴道，儘管是移動不得，却是照樣可以說話——

「你……這是幹什麼？」

說話的當兒，大顆汗珠子已是淌了滿臉。

「忍著點兒，死不了……」

一霎間，秦老人臉上顯現出了狡智的笑。

「有幾句話，他們先得交代清楚了……」

終是「病」勢不弱，說了幾句話，秦老人已喘成了一片——孟天笛不舒服，他這邊也不是個滋味，張着嘴，正向裡吸着大氣兒。

「哼哼……」孟天笛沉聲道：「難道你老人家還疑心我什麼？」

「人心隔肚皮，這個年頭兒，對誰都是防着點兒的好，小兄弟，先忍着點兒……」

孟天笛祇覺着全身一個勁兒的直打冷顫，對方手指上傳來的那兩道「冷電」，極短的一霎間，已經遍全身，猝然使他想到對方先前所謂的奇異內功「魚游清波」，看來眞同於「魚」一般的滑溜。

眞正「好沒來由」。

「你不是孟寒河，叫孟天笛，人稱『天岸馬』，一向在天山南路出沒，是不是？」

聲音裡可是透着冷。

孟天笛幾乎想笑，却實在是氣不過——

「祇爲這個，姓陶的老婆不是早就說過了！」

「她是她，我是我！」

可能是姓陶的白髮老嫗道出孟氏眞相時，秦老人不在現場，所謂的「光棍眼睛裡揉不進沙子」，陶嫗瞧出來了，秦老頭自然也瞧出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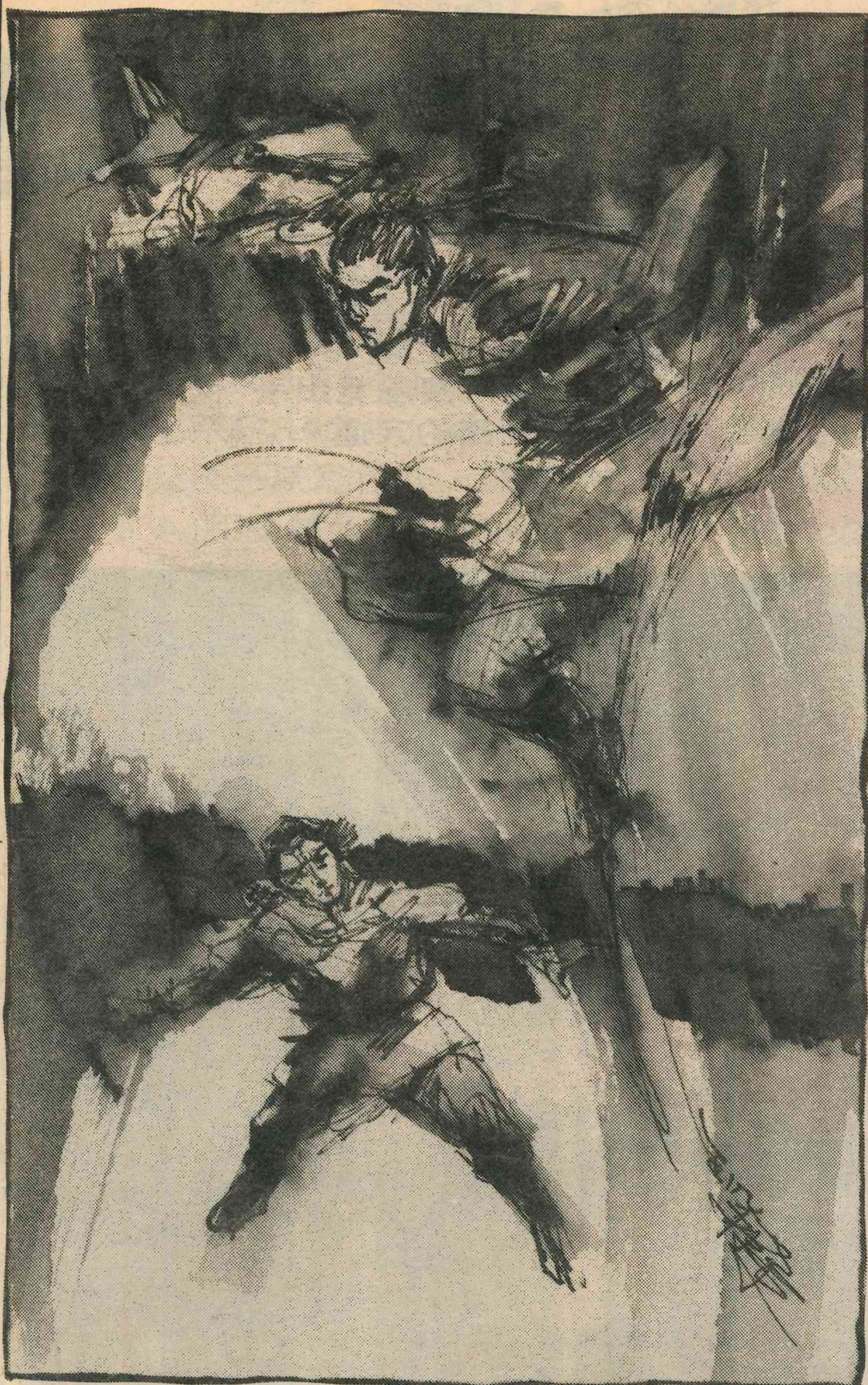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錯！」孟天笛說：「孟天笛就是我……『天岸馬』祇是人家的一句戲稱，當不得眞……」

「你不必自謙！」秦老人說：「年紀輕輕，能練成這麼一身功夫，極是不易，很是難得……」

孟天笛哈哈一笑，沒有吭聲。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
隨著這人的拔起，一襲銀色長衣，隨風飄揚，宛似巨大雪鷹。

秦老人兀自拿着他的穴路，並無絲毫放鬆。

「你我雖是第一次見面，我却留意你很久了，祇是你不知道而已——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要打岔！」秦老人深深的吸進來一口氣，接着說：「現在我還要問你幾個問題，你可要實話實說，若是語涉支吾，或是交代不清！哼哼，休怪我心狠手辣，你應該知道，在你肚子裡的兩條小魚兒……隨時都能要了你的性命……」

這麼一說，再無可疑，便是孟天笛頭一回聽說過的天地奇功「魚游清波」了。

性命攸關，他也祇好效金人之「三緘其口」了。

單看對方問些什麼？

「孟九淵是你什麼人？」

「他……？」孟天笛神色一震：「是我早已故世的父親，你……？」

「嗯！」

秦老人神色少見輕鬆，却依然沒有鬆開揑在對方肩上的一雙手指。

「那麼說，孟家的輕功『一丈雲』你學會了！」

「這……？」

孟天笛不大情願的「哼」了一聲：

「怪道有如此身手……」

秦老頭微微讚許着點了一下頭：「方才我見你出戰陶媼，身手頗有可取，除了你家學淵源之外，還有別家，你父親死了以後，你師承何人？」

照說這些都不能說的，孟天笛冷冷哼了一聲，取了個巧，反問道：「你說呢？」

「『青城雷門』，可有交往？」

孟天笛心頭一懍，沒有出聲。

「說！」秦老頭頭頂上的幾根白毛，一霎間宛若鸚鵡樣的支了起來。

孟天笛知道無能相瞞，便自嘆息一聲。

「青城雷門堡的雷旭公，是你什麼人？」秦老人釘問了一句。

「他是我的父執前輩！我從他學過兩年的內功，却無師徒之誼！」

「這話可是眞的？」

「用不着撒謊！」

秦老人沒有「吭」聲，一雙細長的眼睛，霎時間已在對方臉上轉了五、六個來回。

「我姑且信了你就是！」

他却也非鬆手不可了。話聲出口，兩根緊緊拿住對方肩胛上的手指突地鬆開來，腳下一個踉蹌，倒退數步，坐了下來。

△九更秋露▽

孟天笛猝然打了個「跌」，才自把身子站穩。反過身來打量着秦老人——一霎間的逞强之後，他竟然又軟弱了。

較之先前更軟弱了。

婆娑的燈光影裡，秦老人那一張削瘦的臉浮現着一層慘淡的「灰」色，乍然看過去，眞有點駭人。先前的忿恚，在猝然接觸到眼前秦老人的一霎，頓時瓦解冰銷。

孟天笛吃驚的看着他：「您怎麼了？」

秦老人望着他只是苦笑。

「參……人參！」

顫抖的手指，向着牀角那個包有鐵角的小口木箱子指了一下：「就是你送給我的……那根人參！」

不說賣而說送，顯然是十足的領情了。

孟天笛匆匆打開了小箱子，取出了那根野參。却只是用紅線繩緊緊纏着，破口處還敷着紅泥——對於這個行當，孟天笛自是內行，隨即用老人箱內自備的小小玉刀，比着先前的用量，薄薄的切下一片來。

這根野參，即使沒有千年，總也在七、八百年之間，通體上下漲實圓潤，玉刀方下，即自汩汩的流出了稠如奶汁的濃液。

孟天笛用小匙接着，連同那片切下的參肉，一併送進了秦老人的嘴裡。

秦老人喘息着，微微向他點了一下頭。

此時此刻自然再也不會想到向對方出手爲敵了。

△　△　△

孟天笛返回自己房內，略事休息。再來到秦老人屋子裡，已是「午」夜時分。

秦老人看來情況大好，正在等候着他。

雙方幾度接觸，應是不再陌生。

「你又救了我一次……只是……」搖搖頭，他沒有再說下去。

斗室內充斥着極爲濃重的人參氣味。

秦老人吶吶說：「要不是這根千年野參，前天夜裡我就捱不過去，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樣……」

孟天笛微微點了一下頭：「這個病，你染上有多久了？」

「總有十年了……」

「十年！」

孟天笛睜大了眼：「九更秋露？」

「九……更……秋露……」

秦老人重複着又唸了一遍，一雙眼皮子情不自禁的鬆鬆搭了下來。天知道，「九更秋露」這個名字，多年以來帶給了他多少痛苦與悵恨、煩惱。

所謂的「九更秋露，九命之魂」，早已是熟悉沙漠的一句忌言，即使用以誣人，也無不引爲毒惡咒詛。說得明白一點，那就是凡是沾染上這種病的人，決計不可能再活着。

說得更明白一點，染上了「九更秋露」這種病的人，大都是在頭一年秋天，即爲之病發而亡，身子强的，還能挺過第二年，到第三年止，就算你是鐵打的身子也得去見閻王。

誰能捱得過十年——簡直是癡言妄想！

然而，對於眼前這條所謂的「病龍」，情況容或另有所不同。

無論如何，孟天笛心裡却壓不住詫異與好奇，那就是對方究竟用什麼方法才能捱過了漫長的十年？其實他更想知道的是眼前這條「病龍」的來龍去脈，顯然他不知道的事情，竟是如此之多……

「你知道吧！」秦老人說：「我來這裡是專爲會見老胡先生和你來的……」

老胡先生者，參客也，遼東長白一帶，叫「人參」是「棒椎」，買賣「棒椎」的人叫「棒客」，老胡先生是出了名的「棒客」，足跡踏遍天下，知者不足爲怪，而孟天笛這個年輕的賣參人，既非出沒盛產人參的遼東，行踪更稱詭異，可就知者不多。聆聽之下，他却是一言不發，祇是靜靜的向對方望着。

秦老人說：「那是因爲祇有你們才能供給我所需要的參，老胡先生我見着了，偏是他身邊缺貨，有幾個小的，却也賣價驚人，祇當是這一趟白來了，想不到却遇見了你……你可知道，在這裡我是整整等了你六十天，要是你能早到廿天，我這個病也就不礙事了，現在……可就晚了！」

孟天笛苦笑着點了下頭，接受了他這種說法。祇是他却不大明白對方所說的早廿天是什麼意思，在他看來，早廿天和遲廿天，其間並無不同，「九更秋露」一經纏身，即使華陀再生，也是無能爲力，準乎此，這隻千年野人參，如果食用得當，充其量也祇能把「死亡」的時間「暫緩」而已。

△　△　△

寒風叩窗。

風勢裡夾着些「雪屑子」，掃在窗子上窸窣作響，聽來倍覺淒涼。

秦老人把燈光撥暗了，移坐向背光的一隅。月色正好，反映在銀紅紙窗上瑩瑩雪光，有如盪漾的一波秋水，碧冷晶顫，祇是看上一眼，也冷得人牙齦子打顫……

「打蛇不死，可小心着回頭傷人……」

毫沒來由的，忽然說了這麼一句。秦老人那張瘦臉上現出了一片陰森——

「你是個居心厚道的人，却不知江湖的兇險……」他那一雙細長的眸子，在暗影裡閃閃有光，緩緩說道：「知道吧——有人巴不得我快點死，我却偏偏不叫他稱心如意。」

話聲出口，右手輕揮，燈火應手而熄。

孟天笛恍然似有所悟，耳邊上更似聽見了一些聲音！

聲音像在窗外。

像是一隻貓，躍下屋簷的那種聲音，却較之更爲輕微。雖是如此，却清晰的傳進了孟天笛耳中。

便在這一剎，他已飛身而起，一陣風似的，直向窗外遁出。

△白刃▽

紙窗分開又合。

孟天笛怪鳥也似的已自翻身窗外。

刺眼的白雪裡，一個人正在當前，像是震驚於孟天笛的來勢，頗似有些意外，霍地後退了一步。

却祇是片刻的失驚，緊跟着來人已聳然作勢，一縷輕煙般的輕巧，已自拔身而起。

好俊的輕功！

隨着這人的拔起，一襲銀色長衣，隨風飄颺，冷月下宛似一隻巨大雪鷹，翩躚打轉裡，已落向樓簷一角。

孟天笛自是放他不過。

他輕功極佳，自信不輸於來人。當下長身而起，直向銀衣人身邊襲近。

那人「哼」了一聲，雙手乍分，第二次拔身而起，翻天鷂子般飛身而起，落身於三數丈外，更高的一角樓頭。

孟天笛决計要跟他見個「眞章」兒，見狀自是不甘服輸，便自騰身而起，隨着快速落下的身子，雙手作勢，飛鷹搏兔般，向着對方一雙肩頭上力抓過去。

那人萬不會料到對方輕功如此之高，大敵當前魯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

孟天笛飛鷹搏兔般，向對方肩頭抓去…………。

莽不得，那裡敢存心戀戰？冷哼一聲，雙腳力踹之下，施了個仰身倒簾之勢，「哧！」箭矢也似的已落身雪原。

孟天笛偏偏放他不過——

銀衣人身勢方落，孟天笛已「如影隨形」的欺身而近，由是一遁一追，轉瞬間，已是百十丈外。

△　△

孟天笛自承家學淵源「一丈雲」身法之後，已是輕功中一等一「登峯造極」境界，無如日來所見，諸如「銀髮鬼母」陶媧，進而「病龍」秦風，無一不是個中翹楚——眼前這人，顯然亦非弱者，却不知他的來意爲何？誠然令人費解。

既來了，却又避不見面，簡直「諱莫如深」，却莫輕易叫他打自己手裡走了——

思念電轉。孟天笛腳下施勁兒，轉瞬間已追了個首尾相啣。

天風冷冷，白雪皚皚。

銀衣人雖說一意賣弄，施出了渾身解數，終不能擺脫身後孟天笛的刻意糾纏。

眼前冰河當道。

冷月下，璨若銀龍。

這種天氣，河水早已結冰，浮雪爲風吹淨，祇剩下滑溜溜晶瑩如玉的冰面，宛若比天裁地的一把長刀，橫置此千里雪原。

銀衣人飛身躍上冰面，其勢過疾，箭矢也似地滑出了丈許以外，才自拿樁站穩。

身後孟天笛，亦步亦趨，也自來到近前。

眼前不欲再行，已到了非見面不可時候。

迎着了孟天笛奇快的來勢，銀衣人身子「唰！」地一個疾轉。交幌的一刹，兩隻手已接在了一塊。

却是一觸卽離——兩個人又似雙飛勞燕般分了開來。

「行了！」銀衣人目光灼灼的直釘着：「幹什麼窮追不捨？我接着你的就是！」

仰臉照面的當兒，孟天笛才算看清了來人一副嘴臉，由不住暗自吃了一驚。

祇當是何等俊秀的一張臉子，却不意竟是個人間「醜」物。

月色如銀，映照着這人的一張臉，其實祇是「半」張臉，右面的一小半，竟似活生生爲人刀劍劈削了去。

說是「劈削」，並不過份，齊眼而下，連着半面顴骨，一刀而過，有稜有角，毫無牽連，設非刀劍斬，再無一物使然。

這樣的一副嘴臉，不要說深宵寒夜，便是白天，也能把人嚇上一跳。

雖說這樣，却無礙於他那雙怒光迸射瞳子的視物，月色裡，狼似的陰狠，瞬也不瞬的直向孟天笛瞪着。非祇如此，這人一雙手，也遠較常人爲長，這一會當胸而抱，意識着他隨時可以出手。

用「劍」而非徒手。

孟天笛當然也注意到了他斜出肩頭的一雙劍把——雙劍交錯而揹。

是的，這人祇消向上方稍稍移動一下他的雙手，卽可在奇快的一瞬，拔出背後的雙鋒。

武林中以劍爲兵刃的人，多如過江之鯽，一點也不奇怪，可是能施「雙劍」的人，可就不多。

孟天笛幾乎可以意會出，對方出手的劍勢——若是採取「雙翻」蝶式——或霹靂驚電的「雙劈華山」。二者無論其一，都極其凌猛，兼具有極大的殺傷功力。

這人既有如此輕功，兼而擅施雙劍，當然是一個厲害角色，孟天笛一念之警，領悟着自己的切切不可失之大意。

所幸長劍在背——

心念急轉，他已假設出對方的出手部位，甚而自己一面的攻防策略，亦在盤算之中。

在冰上打了個轉。

孟天笛錯開了正面的方向，取勢於側面一隅。

銀衣人這時爲之一怔，霍地向前方邁進一步。

劍勢一觸發，再無迴轉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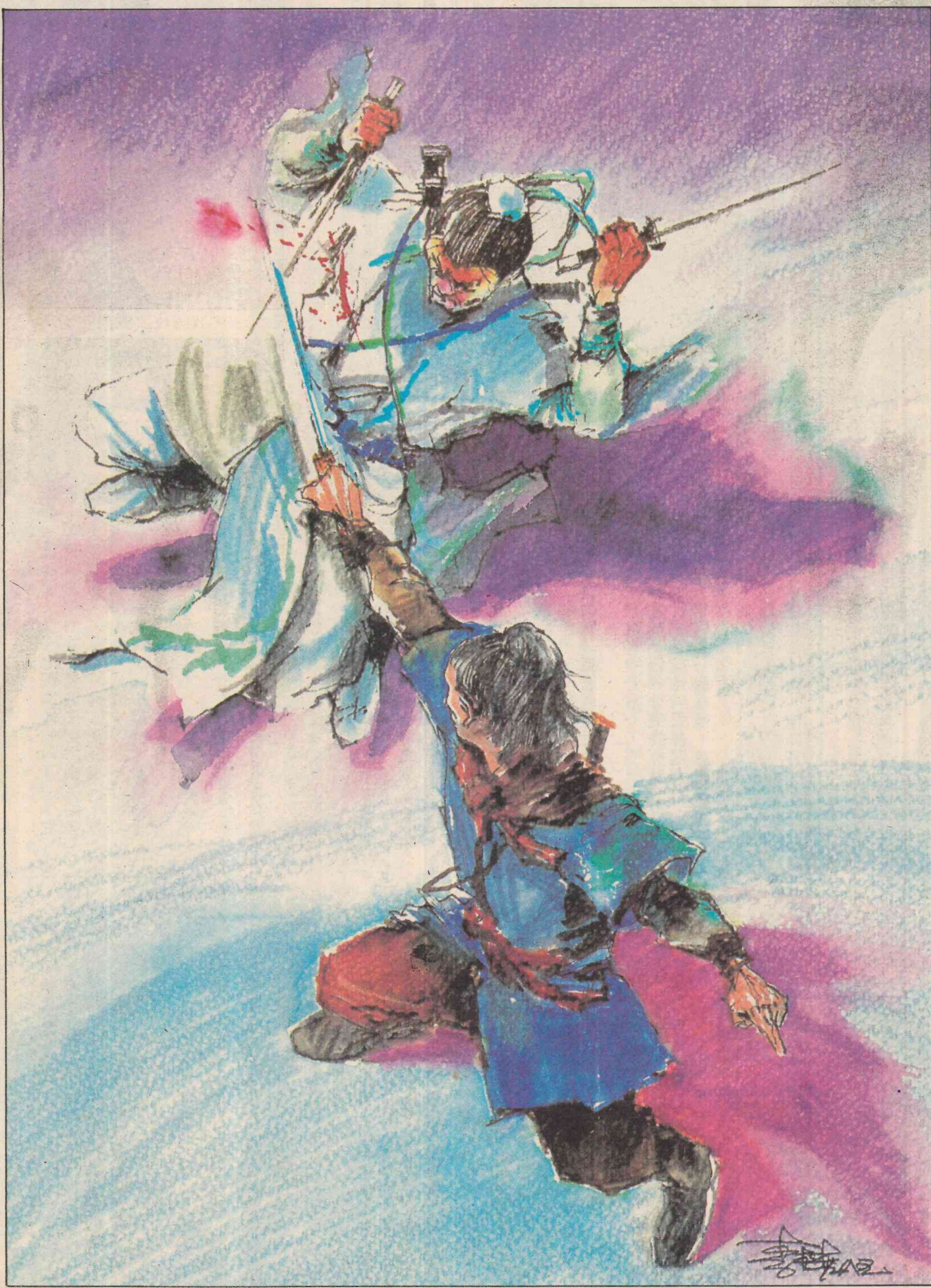
下期待續

「七道彩虹」
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搏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6《前情提要》
孟天笛才將秦老人照料妥當，忽聽窗外異聲輕響，孟天笛展開「一丈雲」身法追出，赫然發覺來者只有「半」張臉…



△下書人▽

便在這一霎，銀衣人揮出了他的一雙劍鋒。

正如孟天笛所料。

銀衣人果然是採取交插雙翻的手法，長劍猝出，宛若一對雙飛蝴蝶，冷月下交織出兩彎弧形劍光，直向孟天笛兩側劈斬而來。

雷霆萬鈞，冰雪一片。

好快的出手。

祗是卻已在孟天笛的算計之中——一口長劍猛地振腕而出，狀如雙頭之蛇：「叮！叮！」聲響，已把來犯的雙鋒震開。

這一手極其輕美，由於劍勢拿捏得恰到好處，力道不大，收效卻宏，分明「四兩撥弄千斤」。銀衣人那麼勁猛的劍勢，居然吃受不住，吃對方劍尖一點之下，雙手為之大開。

銀衣人一驚之下，慌不迭還身而退。孟天笛卻是放他不過。

冷笑聲中，劍走中鋒，「唏哩」劍嘯裡，如影附形，冷森森的一口長劍已臨向銀衣人前胸。

「啊……唷……」

隨着銀衣人一個反身倒仰之勢，「噗嚕嚕」衣袂飄風聲裡，飛進出兩丈開外。

這一劍總算沒有刺重要害，卻打左肋邊滑了過去，銀色的緊身衣靠，亦不禁扎了個透穿，卻在他肋邊留下了三寸來長，半寸來深的一道血槽。

一霎間，鮮血流了滿身都是。

宛若寒立的凍雞，銀衣人祗痛得連連打着哆索，腳下一連打了兩踉蹌，幾乎倒了下去。

「好……咱們這個樑子算是結上了……」

兩口長劍琤然作響，雙插冰上，藉以支持看搖搖欲墜的身子，銀衣人樣子極其猙獰。

「——朋友，你報個『萬兒』吧！」

「我姓孟——」

孟天笛踏前一步，抱劍當胸，冷冷說道：「你也報個姓吧！」

銀老人「喝喝！」有聲的；直向裡面吸着氣，一雙螳螂也似的怪眼，骨碌碌直在對方身上打轉，那副樣子，眞恨不能一口把他直吞下去。

「那倒用不着……給那條老不死的病龍捎個信兒，就說讓他再多活幾天……俗語說得好，兩國交戰，不傷來使……小兄弟，你連這點規矩都不懂，就出來混了，哼哼……你可是自己惹火上身，自己找死了……」

說話的當兒，鮮血怒溢，已把他下半身子染紅。

銀衣人連聲怒哼着，反手在傷處附近一連點了幾處穴道，止住流血，却也痛得連連打顫。

孟天笛原可乘勢出劍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將他斃之

武俠 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手下。

總是於心不忍。

再者，對方的來意還不曾摸清，所謂「寃家宜解不宜結」，聽他這麼一說，頓時心裡一驚。

怎麼也沒有想到，對方竟然會是所謂「使者」的身份。倒是出乎意料之外。果眞這樣，自己可是大大的冒失了。

只是，對方銀衣人極其狡猾，睽諸方才情形，分明心懷險詐，誰又知道他是怎麼個打算？

所謂「兵無常行，以詭詐爲道」。卻又怎麼知道，他不是假借「使者」身份；而實圖對秦老人暗下毒手？

心裏這麼盤算着，孟天笛暫不出聲，只把一雙眼睛向對方緊緊逼視着。

銀衣人「哼」了一聲說：「我這裏有張帖子，拿回去給秦老頭一看即知——」

說時雙劍交揮，回插身後鞘內。卻自挽起的袖管裏抽出了一紙拜帖，身子閃了一閃，來到孟天笛眼前。

「請——」雙手奉上。

孟天笛伸手接過。

○ ○ ○

待將退身的一霎，耳聽得「咻！」的一響，一道銀光，直由銀衣人右肘腕間疾射直出。

孟天笛長劍倏翻，「嗆啷」聲中，已把來犯的這口飛刀揮落地上。

銀衣人飛刀乍出，身軀猝仰。

嗖然聲中，已退出丈許之外。左腕再抬，「咻！」然聲裡，另一口飛刀又再飛出。

一線流光，直取孟天笛眉心要穴。

孟天笛施了個「迴」字劍訣。劍走輕靈，鏗鏘一聲，乃把第二口飛刀吸附在劍身之上。

銀衣人兩口飛刀，俱已落空，「黔驢技窮」再也不欲在眼前逗留——

飛刀出手的同時，他便已施展全力飛身遁出，這一霎更不逗留，倏起倏落，夜月下宛如跳擲星丸，轉瞬間，已飛逝無踪。



孟天笛長劍倏翻，已將來犯的飛刀揮落。

△喪帖▽

拜帖上，其實只有八個大字：

「懷君多夜；

天長地久。」

沒有上款，下款地方卻落著一顆鮮紅印記。十分怪樣的一顆印記。

○ ○ ○

仔細看，那印記竟是一雙「鬼臉」。一哭、一笑，兩張鮮明的鬼臉，併排而列，雕在一顆印章之上。

「這就是了……」

擱下了手上的素帖，秦老人臉上微微現著苦笑：「我算計着他們也該來了……却比我想的更要早上幾天。」

孟天笛一聲不響的向他看着。

這件事，當非「空穴來風」，却與他根本扯不上任何關聯，壓根兒毫不知情。

但是他却知道，由於自己的不愼，已不能使自己置身事外。眼前也只有認了「命」吧：

熒熒青焰，搖曳出一室的淒涼。

秦老人像是又氣喘了。

「可知道這兩個人？」

「不……」孟天笛搖搖頭。

「你還年輕，當然不知道……」

懶洋洋的那種神態，秦老人習慣性的伸了一下細長脖子——孟天笛意外的才注意到，對方細長的脖頸上竟似生滿了頑癬，白草草一片，滿是膚皮，乍看之下，眞像是蜥蜴身上的片片鱗甲……。

由此而聯想到他這個「病龍」的綽號，倒是有些道理。

眼前的這條「龍」非只是「病」了，甚或也「老」了，而且極其衰弱。

如果僅僅只憑外表的觀察，實在難以想像出，像他這樣一個老邁病弱的人，還能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？

然而，前夜，在他仗義施展絕技，驚傷陶媼師徒的一刹，以事實證明了他罕世傑出的奇技，由衷的贏得了孟天笛發自內心的欽佩。

——便是這種力量，使得孟天笛樂於親近，甚而爲他效死都在所不辭。

像「病龍」秦風這般不世奇俠，如此武功的人，該是世罕其匹了。

偏偏不然，他竟然也有所懼……。

孟天笛的眼睛不自禁的落在了那張淺淺鵝黃色的素帖之上，特別注意着「懷君多夜，天長地久」那八個甚是工整的「隸」體字。

還有那一顆雙頭鬼臉的「印記」。

○ ○ ○

黃色的素帖，外面加有一圈黑色的墨框。字跡在墨框之中。

這就顯示着一種「不祥」的兆頭。

「黃」色所顯示的意義，絕非世俗的極貴，這裡所代表的是「報喪」之意。或是「死者爲大」，乃尊以「黃」。再加上黑色的一個框框，意思實在已很明顯。

喪帖！

○ ○ ○

像是由無邊的舊事回憶裡，忽然醒轉過來。「病龍」秦風那一雙細長的眼睛，不期然的也落在黃色的「喪」帖上。

孟天笛等着他的說明，已經很久了……

秦風腦子在拐了一個極大而彎曲的圈子之後，才似回到了眼前的問題。

「他們是來自『星宿海』的兩個朋友……」

「朋友？」

「朋友！」秦風感慨着說：「而且是老朋友了，五十年以上的老朋友了。」

孟天笛微微笑了一下。

秦風看了他一眼，立刻警覺而改正說：「以前的老朋友……現在當然不是了。」

「現在是什麼？」

「敵人！」秦風苦笑了一下：「比敵人更狠惡的是『仇人』，他們現在是我的仇人……」

繞了這麼一個大圈子，才說了實話。

孟天笛一直都保持着沉默，等待着他進一步的說明。

秦老人端起杯子來，喝了一口水。那隻端着杯子的手，竟然微微有些顫抖。

「年輕人，你不要見笑！」

他喘息着，閉上了眼睛說：「一個人的一生，即使你是一個最剛强、最勇敢的人，也都有軟弱的時候……你可同意我這個看法？」

孟天笛點了一下頭。

「那麼，對於我來說，現在就是我最軟弱的時候……」他嘆息着說：「生平從來就沒有這麼軟弱過的時候……」

孟天笛又點了一下頭。

秦風又說：「一個人，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强的人，在你的一生裡，你也必有所怕，怕一件事，或是一個人……」

他說：「這件事，這個人，在你强大的時候，也許不足爲畏，但是一旦到你衰弱的時候，忽然出現，情形可就不同了……」

他的手竟然又微微有些抖了。

竟然又喝了一口水。

一個人緊張的時候，常常會不由自主的做些自己也不明白的小動作。秦老人所展現的是頻頻喝水。

孟天笛打破沉寂道：「你是說，這兩個人……？」

秦風看了他一眼，冷峻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。甚久，才似有一絲微微的苦笑。

像他這樣的人，是不會輕易把心裡所想的和盤托出。對於孟天笛來說，察顏閱色，也就够了。

現在孟天笛已經知道。

眼前素帖所顯示的那兩張鬼臉，不僅僅是「病龍」秦風的仇人，而且也是他內心所深深懼怕的人。

只是，他們到底是誰？

△天長地久▽

「他們是兩個殘廢！」秦風喃喃的說：「來自星宿海的兩個殘廢！」

「殘廢？」

「嚴格說，應是『殘』而不『廢』……」秦風冷冷說：「他們是一雙孿生兄弟……當今天下最難招惹的兩個怪人……」

孟天笛眼睛不自禁的又自飄向素帖上的那一雙鬼臉。

秦風發覺到了，指了一下那顆標示鬼臉的印章說：「就像這雙臉一樣，一張哭臉，一張笑臉，却是近百年以來，江湖黑道，最厲害的一雙要命煞星。」

孟天笛怔了一怔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沒有名字！」

秦風冷笑着搖了一下頭：「連姓都說不清，却有個奇怪的外號！」

「什麼外號？」

秦風老人的眼睛轉向面前的素帖，盯着了上面的四個字。

「天長地久。」

○ ○ ○

「天長」「地久」便是這雙孿生兄弟唯一的姓名標誌了。

○ ○ ○

秦風又在喘氣。

今夜他思想錯綜複雜，幾十年前的往事，一股腦都翻了出來，奇怪的是，除了以上的一點點消息之外，別的竟「不欲多說」。

一個人隱忍一件事，必然有隱忍的理由，孟天笛即使心裏百般好奇，卻也掩忍着不欲多問。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終於，秦風臉上顯現出難見的微笑，似乎已能把看來是以窒息自己的低壓情緒，暫時置之度外。

或許他已經胸有成竹！

總之，室內忽然變得不再寒冷，頗有和煦的春意。

「那一年，在南普陀『聽松閣』，有所謂五年一度的『觀星向劍』，天下武林各派掌門人，齊聚一堂，你父親孟九淵也去了！」

孟天笛神情一振——

這件事他幼年曾聽父親不只一次的提起過，是以記憶深刻，眼前秦風這麼一說，自是引起了他極大興趣。

他隨即點頭道：「我知道！莫非你老人家也去了？」

「豈止是去了！」

秦老人神秘的微微笑着：「對我來說，那是一件極有趣的往事，一輩子也忘不了，你可知為了什麼？」

孟天笛搖了一下頭。

「難道你父親沒有告訴你？」

「我知道了！」孟天笛忽然想起來道：「聽先父說，那一次好像是有人攪了局！」

「這就是了！」秦風看着他：「說下去——」

孟天笛說：「詳細情形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五年一度的『觀星問劍』，為的是爭奪武林至寶『金龍令』，各門派的掌門人都去了，很是熱鬧！」

「你說的不錯——」秦老人揚動了一下灰白的眉毛：「但是這些人却是不學無術的多……比較起來，你父孟九淵，倒是一個腳踏實地，頗具實力的人……」

孟天笛微微一笑：「但是那一次他老人家却並沒有奪到金龍令。」

「我知道——」秦老人點了一下頭：「你知道為什麼？」

「是因為……臨時有人攪了局……」

當日情況：孟九淵以「一丈雲」輕功領先羣雄，



秦老人「哼」了一聲：為什麼說是『攪局』？」

青城的雷九公以「霹靂」氣功連勝三場，前任「金龍令」得主武當的鍾先生，卻以劍術擅勝場，相持不下，「金龍令」因而遲遲不能頒下，直到……？

秦老人「哼」了一聲：「為什麼說是『攪局』？」

孟天笛說：「據說，前往出賽普陀的人，有個先決條件，必須那人先已是一門之主，有了掌門人的身份，才能有資格進一步問鼎中原……」

秦風微微一笑說：「是有這麼個規矩，但是你以為這個規矩公平麼？」搖了一下頭：「太沒有道理了！」

孟天笛看了他一眼，不自禁的點了一下頭：「你說的不錯，我父親也這麼認為……所以才甘心退出，從那次以後，不再參與……」

「他是個居心仁厚，心地善良的人。」

孟天笛說：「但是雷世伯卻大為不服——」

「雷九?!……」秦風冷冷一笑：「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……」

孟天笛怔了一怔，含笑道：「無論如何，那一次大家都白忙了一場……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，最後捧走『金龍令』的人，竟是一個連名字也沒有的野人……」

秦風一笑說：「為什麼說他是野人？」

「聽說這個人是由化外之邦『天竺』來的……」

「天竺來的人，就是野人嗎？」

秦風微微含笑的眼神，向孟天笛望着：「更何況『天竺』這個地方，並不是化外之邦，他們的文化高深極了，並不次於我們中原大國，講到心性內涵的培養，性命雙修的一面，很多地方更不知高過我們多少……」

輕輕嘆了一聲，他臉現慈祥的說：「孩子，你應該記住，切切記住，千萬不要心存自大，犯了『看不起』旁人的毛病，要知道，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，『三人行，必有我師』，這話是有道理的……記住了這句話，你將終生受用無窮……」

孟天笛其實本心並無此意，眼下卻無以為駁，被他這麼一說，不禁大為窘迫，一時臉也紅了。

秦老人看着他微笑的點了一下頭：「那個當年拿走金龍令的人，只是當日衣着怪樣，讓人誤會他是外邦化外之民，其實他根本就是我們漢人，只是所練的武功，摻雜極廣，大別於中原傳統的武學，據我所知，當中有極豐富的『出世』之學，這和我們西漢文、景時候的黃老學問，有很多相通之處，所不同的是，他把這種修為運用到了武功上面……」

這番論調，卻是開前人之所未及，大大提高了孟天笛的興趣。正是他苦心孤詣夢寐之所欲求，眼前老人這麼一說，真個「醍醐灌頂」而發「黃鐘大呂」之音了。

多年塊壘，如魚鯁在喉，一吐出來，不禁大為鬆快暢通。

似乎連眼前大敵，都置之度外。

秦老人含笑的眼睛，頗為神秘的向面前的孟天笛看着：「當日那個人的忽然出現，其實是無意問鼎中原，只不過是印證一下他在天竺苦心自創的武功，卻想不到為此而壞了人家的規矩，被認為攪了局面，真是從何說起，那『金龍』一令，對他又有何用？終其一生，他也未曾提起，更不曾用以示人，卻為此反而遭致了許多物議，惹來了多少人的貪心覬覦，真正是為他不值……」

孟天笛心裡一動，一句話待將吐出——

秦老人卻為之慨嘆道：「往後：那個人病了，知道這件事的人，因為他身揣『金龍』之令，便為他取了『病龍』這個意在奚落調侃的外號……至此，他的行踪更詭秘了，窮其半生，一直是東藏西躲，生怕為外人認出真面目，生出不必要的事端……」

「這個人原來是……？」

「是我!!」

秦老人微笑點頭。笑靨裡無盡淒涼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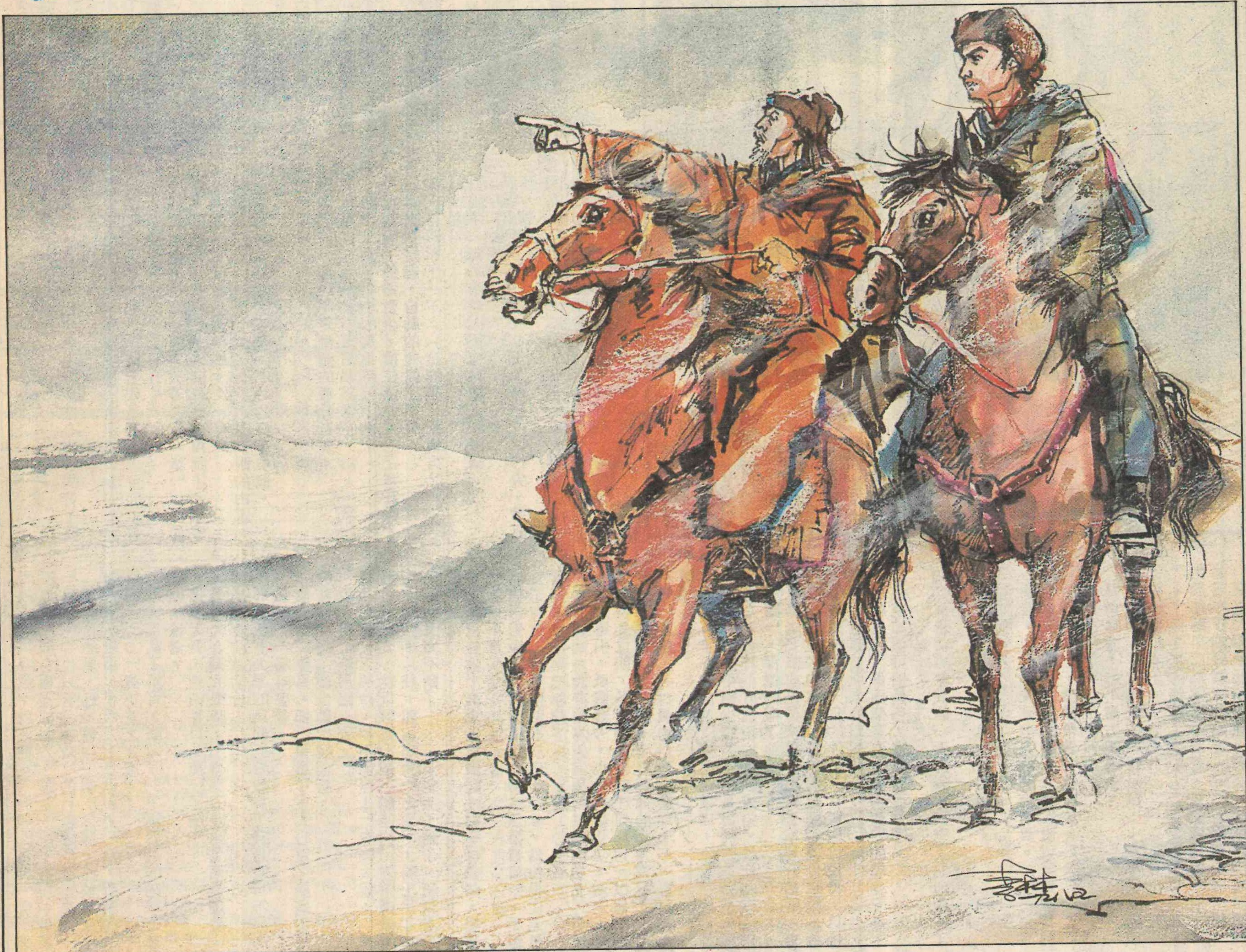
天岸馬

7

《前情提要》

孟天笛出劍重創銀衣人，才知道他原來是星宿海雙殘「天長地久」的使者，秦老人也因此才透露自己就是當年奪去「金龍令」的人……。

● 文／蕭逸
● 圖／李林
● 題字／陳摶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福氣▽

原來他就是當今「金龍令」的持有之人——雖然這已經是二十幾年以前的一件往事，卻由於這一事件在當年武林所引起的震驚太大，太過離奇，所以至今仍不為人所忘懷。

孟天笛雖不曾親身經歷，卻由於當年爭奪金龍令關鍵人物之一的孟九淵，是他父親，在父親生前每一次的追述回憶裡，留下了深刻的記憶。

只當拿走金龍令的那個人，再也不會涉足中原武林，是個化外野人，那裡知道……？

這個人活生生的就在眼前。

當然，他更不是什麼傳說中的化外野人，是個不折不扣的漢人。

在當年奪令離開之後，事實秦風並不曾真的「銷聲匿跡」。或許此後不久，他就染上了令人不寒而慄的怪病「九更秋露」，因此為識者取了「病龍」這個綽號。

眞正是一條「生病」的龍……

孟天笛的眼睛，不由自主又落在了對方看來像是生有癬疥的細長脖子上。如果僅僅以形象而論，他可也眞像一條龍，一條生病的龍！

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觸，對於眼前的老人秦風，直覺的滋生出無限同情。

形勢的發展，詭異的已把他們二者聯為一體。就像是方才秦風說到的一雙老怪物「天長」「地久」，不是也同自己結了「樑子」！

× × ×

空氣太沉悶了。

眞有點使人「窒息」的感覺。

孟天笛站起來，走向窗前。

窗外朔風怒號，飛雪成珠。大別於先時的風平雪靜，這般「咳唾成珠」的奇寒氣候，人獸都無能挺受，即使慣以夜號的「狼」也不復長嗥……

孟天笛直似有一種衝動，想破窗而出，奔馳於風天雪原，他卻沒有……。

只是冷靜一下而已。

秦老人苦澀的在一旁微微笑着。

他瞭解到對方年輕人的氣悶和苦惱，也瞭解到對方的純然無辜。

「你走吧……今夜明天還來得及，再晚了可就不行了……」秦老人說：「往東面去——」

孟天笛冷冷一笑沒有說話。

秦老人喃喃的說：「他們要找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」

「太晚了！」

孟天笛驀地回過身子。

秦老人看着他微微一怔：「……」

「我們早就聯在一塊，分不開了！」

孟天笛終於甩脫了心裡那股子彆扭勁兒，爽朗的笑了。

看着眼前的這條「病龍」，他神采奕奕的說：「前夜，你救過我一條命，這一次該我救你了，就是要死也死在一塊吧！」

秦老人眼睛瞬也不瞬的向他盯着。

良久——

他冷笑一聲：「星宿海的來人，不必陶老婆子，你留下來，活着的機會不大……你可想過了？」

天岸馬



孟天笛以暗器「彈指金丸」爲垂死的黑馬解脫了痛苦。

孟天笛一笑道：「那只是你這麼想而已，事實上，現在我們不都是好好的還活着嗎！」

「那只是現在而己……」

秦老人微微的發出了一聲嘆息，隨即閉上了眼睛。

孟天笛說：「現在還活着就好——」忽地跨前一步，大聲說：「如其坐以待斃，不如奮力一闖，走！我們現在就走！」

秦老人閉上的眼睛又睜開了。

「上那裡去？」

「東面安全，就往東！」

一絲苦笑，綻現在秦老人臉上：「那祗是你一個人，加上我就不一樣了，再說我身上的這個病……哼哼『九更秋露，九命亡魂』……帶着我，太累贅了！」

「胡說！」孟天笛大叫一聲：「除非是你自己想死！誰也不能奪走你這條命！祗要我還活着，你就死不了！」

「說得好！」

一掃先時的沮喪，秦老人頗似稱許的目光，直直的向他逼視着。

他看見了一個剛毅、勇者的形象。

當然，他自己一直有足够的勇氣，本來也就不是一個弱者。

「孩子……你可知道？」

很久，他才吶吶的吐出了一句話——

「你是一個有福氣的人……」

△雪泥鴻爪▽

凌晨。

大雪漫天，寒風凜冽。

孟天笛、秦風俱已穿戴整齊，翻身上了馬背，踏上雪原。

曹老掌櫃的打着一盞燈籠親自送到門口——

「你二位就好走吧——路上要是不行，可就想着回來，我說……」

一陣風颳過來，風勢裡還夾着雪，「堵」住了他的嘴，冷的打了個哆嗦，可就什麼也甭說了，揮揮老棉花袖子，就算是告別吧。

天色灰黯。所能看見的，仍然只是刺眼的白雪。

似乎連牲口都吃受不住，不時的打著噗溜。

× × ×

冰天雪地，前路茫茫。

風雪已停，卻驅不走浸體的徹骨奇寒。

天色原已大亮，卻有層層濃雲當空。給人一種錯覺，彷彿又到了將晚的黃昏時分……。

一行修竹，倚道衍生，擋住了北來的迂迴寒風，兩匹馬來到這裡，自動的便停了下來。

孟天笛四顧了一下：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七星斗子——」

只說了一句，秦老人便自又閉上了眼睛。

「再下去是……？」

「八步崖——打馬坡……那裡可以打尖、用飯！」

——像是「唸經」也似的，一連串的報着地名，秦老人連眼睛都懶得睜。

別看他有病，更帶着內傷，騎在馬上的身子，依然直挺，絕不佝僂，裹在玄色披風裡的身子，儘管瘦削，卻不「寒顫」，就像他座下的那匹瘦馬一樣，毫不起眼，卻有極强的耐力。那是一匹上選的「伊黎」良驥。卻也只有「識貨」的行家才能認出來。

孟天笛的馬，已足稱「上駟」之選，比較起來，對方這匹瘦馬，在體力上更似勝上一籌，所謂的「路遙知馬力」眞正言之非虛。

孟天笛跳下馬背，察看了一下兩匹馬的蹄子，都還沒有凍着。

這種天氣，最怕牲口「凍」了蹄子。

秦老人合攏的眼睛，不自禁的睜開了兩道細縫，卻是向着前道望着！

那裡正有大羣的烏鴉低飛盤旋，發着噪耳不停的「呱呱！」鳴叫聲音。

他的那匹瘦馬，卻已領會了主人心意，秦老人足踝輕輕一碰，便自動出發前行。

孟天笛忙策馬跟上去。

「記住，天越冷、越不能停！」秦老人說：「像這種大冷天，牲口半路上是不能停的，停下來就得『上料』，（註：卽『吃食』之意），料上足了，牠可就又走不動了……要是凍了蹄子，便只有死路一條！」

說完這些話，秦老人才緩緩吐出一口長氣，接着便閉目不言。

他病勢極重，由於運施禁功「魚游清波」，不愼受了內傷，若非借助那支千年野參，爲他提住元氣眞力，只怕早已不起。

話雖如此，設非他本人有極精湛的內功充斥丹田，爲之導引，祇憑參力，也是萬難爲功。秦老人當然有自知之明，是以絕不浪費任何精力。以他當今造詣，無論行立坐臥，皆無礙他的功力運行，閉目不言的時候，一口眞力自丹田時而上下，保持着主脈的暢通。

孟天笛年少技高，向來自視極高，除了已故世的父親之外，生平絕少服人，却是對於眼前這個生病的老人，有着不可抗拒的奇妙感染，彼此竟似「息息相關」，深深的服了他。

以秦老人眼前傷勢來說，絕對是不利行動的，更何況如此惡劣的氣候，對他病情勢將構成危險，然而他却聽從了孟天笛的勸告，甘冒風雪以行，目地在於躲避緊迫而來的兩個敵人。

準此以觀，那兩個來自「星宿海」的學生兄弟，當必是如何可怕角色，實可想而知了。

× × ×

打量着前道盤旋的一天鴉羣，秦老人忽地勒住了馬。

孟天笛趕上一步，與他併騎而立。

「怎麼……？」

說時，似已發覺到老人的神色有異。

秦老人一雙細長的眼睛，只是在附近雪地裡打轉，瘦削的臉上，微微帶着一絲冷笑。

「你可注意到了？」

眼角轉處，總不離方圓尋丈。

雪地裡似乎有淺淺的一行足跡——如不留意觀察，絕對難以看出。

——像是馬的蹄跡，也說不定是其他獸類。總之，由於蹄跡早已爲落雪所覆蓋，只是淺淺的一層。無如落在了飽經歷練的秦老人眼裡，卻似頗有所悟。

秦老人即使低頭向地上觀察，卻也總不忘抬頭向着前道當空鼓噪的鴉羣瞧上一眼，表情越見陰沉。

「有什麼不對麼？」孟天笛忍不住問了一聲。

「那裡面藏着人！」

秦老人伸手向着烏鴉盤飛處指了一下。

孟天笛楞了一下，順着他手指處前望過去，發覺到一叢松木樹林，稀稀落落點綴雪原，約莫有畝許方圓，由於樹上沾滿了雪，已與地面混爲一色，初初一看，倒也不易辨認。

這般刺骨寒天，什麼人躲在樹林裡？

秦老人繼續策馬，走走停停，一路向地面觀察不已，似乎已有所掌握。

再一次地勒住了馬，却向孟天笛微微冷笑道：「昨天夜裡，爲你所傷的那個人，八成還沒有離開！」

孟天笛一驚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他的馬受傷了！」

「你……？」

「很簡單？」秦老人眼睛向地面注視着：「只從雪地裡的蹄痕就可以看出來。」

他伸手指道：「這隻馬雖有四隻蹄子，但是其中之一卻受傷了，是一匹跛腳馬。」

孟天笛依言觀察，除了依稀可以看出一些深淺不一的蹄痕之外，實在難以因此加以組合而推出結論。不禁將信又疑。

「等一會你就知道我所判斷的沒有錯了——」秦老人說：「剛才我們不是說到『凍蹄』嗎，照我看，這匹馬便是這樣，如此一來，騎馬的人也就走不動了！」

這推想甚合情理，只是却難以斷言，騎馬的這個人就是昨夜下書之人。

「你心裡奇怪麼？」

秦老人似乎窺出了他的疑慮，接下去說道：「這附近甚少人家，這種天氣，難以想像有人會露雪而居，再說這裡距離『金沙客棧』不遠，沒有理由不住在那裡，而且從蹄痕上判斷，時間不會很久，最多不超過昨夜……從這幾個方面聯起來一想，便會得下一個結論！也就明白了。」

孟天笛點點頭道：「這意思便是，這個人因爲有所顧慮才不敢住在『金沙客棧』！」

秦老人微微點了一下頭：「那是因爲有我，還有你——只是却沒有想到，他的馬偏偏不爭氣，却在這個時候凍了蹄子，所以才被困在了半路這裡……」

「這麼說，他……？」

孟天笛不禁神情一振，舉目看向前道叢林。

秦老人冷冷一笑道：「小夥子，咱們抓兔子去吧，要抓活的。」

△獵兔▽

兩騎快馬潑剌剌放蹄狂奔，直奔當前叢林——看着不遠，走起來却也不近。

臨到眼前，孟天笛陡然勒住了馬韁，秦老人却也在身邊停了下來。

却只見一天烏鴉，黑壓壓一大片，直在頭上打轉，「呱呱！」鳴叫聲，此起彼落，其勢甚是驚人。

看着看着，秦老人座下黃馬唏哩哩長嘯一聲，逕自向林內奔進。

林內杉樹，雖不甚密，却都高大，叢叢相連，構成大片蔭影，地面積雪還不若別處深厚。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這類杉樹，多係百十年樹齡古木，地面落葉，從未清除打掃，多年來累積盈尺，馬蹄踐踏其上，非但不聞其聲，軟軟一片，直似踏落在彈韌的棉層之上。

雖是依然寒冷，較之林外的四大皆空，顯然不可同日而語，假設有人掩藏其內，倒也不無可能。

亂囂鴉鳴聲裡，秦老人座下黃馬，忽的停住不動。

孟天笛緊跟而上。馬勢未停，已爲映入眼簾地面上的一堆物什吃了一驚。

一匹死馬。

× × ×

「馬」其實還沒有死。

秦老人沒有猜錯——牠受傷了。

一隻右前蹄生生斬落在地，留了一地的血。這般天氣，似乎早已凝固，黑滲滲一片，間以白雪，慘不忍睹。

冷冽的空氣裡，間雜着濃重的血腥氣味，便是爲此，引來了漫天叫囂不去的鴉羣。

奄奄待斃的黑花大馬，不甘就死的兀自仰頭欲起，却是無論如何也難以站起，一次次的哀鳴着又跌倒下去，亂雪四濺，血氣四漫，一個垂死生命的掙扎，活生生現眼當前。

無數自然界的現實，終究無情。物物相殘，其實正是造物者的刻意安排，準乎此，又何以苛責待食其屍的一天鴉羣？

孟天笛幾乎不忍再多看下去，偏過頭來向着秦老人看了一眼。

秦老人一雙細長眼睛，亦似有所涵蓄的向他看着——或許他已有所見，看見了一個高尚有着悲天憫人氣質的靈魂……。

所謂「見其生，不欲見其死」「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」，正是說明了一個人的偉大同情與憐憫，而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」，其定義，應該也不是僅僅只限於作爲萬物之靈的人；祗是對其同類的同情，似乎也應該擴及其他，包羅一切吧！

秦老人的眼角，微微顯示出一種欣慰與讚賞。自從與對方這個年輕人第一眼相識開始，他就默默在注意着他，由於見微知著，以及深摯的閱人經驗，這項觀察，常常微妙之極，有時候簡直不需要說一句話，即能洞悉入微……。

那一絲讚賞的欣慰表情，似乎說明了他選擇了一個適當的青年，作爲他的終身托付，以及……。

——這些都是他一直還悶在心裡的隱秘，自然孟天笛還不知道。

却是快了。

很快的這個年輕人也就知道了！

在孟天笛意似詢商的眼光裡，秦老人微微搖了一下，表示對於馬的無助。

其實無需秦老人的認定，任何人都知道，如果一匹馬掉了蹄子，便只有等死一途，况乎眼前這匹黑花大馬，已似淌盡了身上的血，更似萬無活理。

兩人跨下座馬驚嘯一聲，閃避猝然折落的巨大斷樹。

孟天笛隨即不再猶疑，右手輕抬，以「巨靈金剛指」力，猝然發出了暗器「彈指金丸」，一絲尖風響處，正中馬的前額。

黑花大馬陡然垂下了頭，便自不再移動。

秦老人點了一下頭說：「好指力！」

微微一笑，又說：「但不知你這暗器可以多遠見準？」

孟天笛尚不知他的弦外之音，略謙道：「也不過五丈而已，再遠可就力道不繼了。」

秦老人輕輕「哼」了一聲：「那也就够了！」

孟天笛一笑道：「你老誇獎。」

秦老人鼻子裡又哼了一聲說：「我知道你這彈指金丸，不但能傷人，還能打兔子，却不知能射殺天上飛鳥不能？」

孟天笛只當他要自己射殺天上烏鴉，不由怔了一怔。

秦老人嘿嘿一笑說：「烏鴉雖醜，却知孝母，較諸梟獍之流，眞不知强了多少，眼下就有一隻大梟，你何以偏偏沒有看見？」

秦老人話聲不疾不徐，俟到最後一個字出口，倏地側身向着左上方樹梢指了一下。

孟天笛在對方說到「大梟」時，心裡已自警覺，待將回身察看，只聽見「咔嚓！」一聲爆響，大截樹枝，連同落雪，直由身後左上方空中折落下來。

非僅如此——

隨着斷樹落雪的同時，一條人影，怪鳥凌空般地陡然拔起，直向丈許外另一棵更爲高大、枝葉茂盛的巨形杉樹上撲去。

秦老人、孟天笛二人跨下座馬，驚嘯一聲，忙不迭閃身向一邊躍開，躲開了猝然折落而下的巨大斷樹。轟然作響聲中，飛雪四濺，斷枝如矢，聲勢好不驚人。

却於此驚亂的一霎，兩口樹葉飛刀，飛電流穿，已自對方手上擲出，自空而下，猝然飛臨，雙雙取向二人前心要害，疾射過來。

下期待續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8

《前情提要》

在孟天笛力勸之下，秦老頭終於首肯向東逃命，兩人行到一處杉林休息、談話間，兩口樹葉飛刀自空而下，分取二人前心……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擒▽

却不知怎麼一來，隨着秦老人略為抬起的手勢，兩口飛刀，竟然全數到了他的袖子裡。

便在此同時——

孟天笛已自馬背上飛身拔起。「呼——」一縷輕煙般的輕巧，飛身上了樹梢。

那人一雙飛刀落空，眼看着孟天笛的來勢，那裡再敢逗留，便自疾速拔起，二度騰身，向着另一棵大樹撲去。

一遁一追，霎時間數度起落。

空中滿足人影，加以羣鴉鼓噪，氣氛極是悽厲。

墨羽繽紛裡，大羣烏鴉已自落向地上的馬屍。

○　○　○

秦老人策馬一隅，祇是抬頭看着，彷彿他是局外人，眼前動靜，全然與他無關。

孟天笛施展輕功「一丈雲」身法，一連三個快速起伏，終於迫近對方身後。

那人一腳踏向樹枝，有感於身後的強大勁道，左肩下沉，「呼—」風車似的一個疾轉。

兩個人可就照了盤兒。

秦老人果然沒有猜錯，眞的就是那個下書之人。刀削過的半邊臉上，滿是猙獰。

藉着他猝然的轉身之勢，一雙冷森森的劍鋒，交織出來銀光，雙雙直劈而下。

孟天笛可也不含糊，早防着他了。

呼地冒了個變兒——輕功身法裡，這叫「拔尖兒」，全憑丹田一氣，施展時形若虛幻，有鬼神不測之妙。

無疑的，便是他家學淵源「一丈雲」身法中之佼佼了。半面人雙劍是怎麼落空的，自己顯然還摸不清楚——敵人孟天笛卻已似幽靈一片，落在他身後。

飛到這裡，秦老人亦不禁為之點頭讚賞不已……

○　○　○

半面人再想回身，那裡還來得及。

更何况昨夜新傷未癒，身子骨總是有欠俐落。

隨着孟天笛的凌厲有勢的「劈空掌」力之下，半面人終是無能得逞。

脚下一沉—「咔嚓！」踩折了一截樹枝，整個身子，就空中掉了下來。

他却是強悍得緊。

即使如此，落下來的身子，還有所冀圖。

「噗通！」而墜，緊跟着猝然彈起，一雙長劍匹練般劃出兩道銀光，隨着他蛇也似的穿身勢子，直向馬上的秦老人身上扎去。

這一手確是始料非及。

秦老人却是穩得很。原意是不想動手，偏偏却非逼着他動手不可。

座馬嘶聲裡——秦老人仰起的身子，眼看着就有墜馬之危，他却是「危」而不驚。

馬勢乍起，他的一隻枯瘦手掌，已自拍出。

半面人即使作「困獸之鬥」，亦不得逞，極似受阻於秦老人拍出的掌勢，陡地就空一個觔斗，摔落在地。

這一下摔得不輕，手中長劍亦為之出手。

一個「鯉魚打挺」，半面人再一次躍身而起，却已是慢了一步。

空中人影乍落，宛若大星天殞。

帶着大片疾風，孟天笛已是自空而墜，掌中長劍銀蛇吐芯，光華猝閃，已比在了對方咽喉之上。

半面人幾已站起的身子，緩了一緩，又自坐了下來。

「不要殺了他……」

秦老人出聲而止，緩緩策馬而近。

孟天笛一口長劍，光華璀璨，半面人膽敢稍有異動，定將難逃白刄穿喉之慘，一時間，那一張原本看來就已失色的臉上，更不禁浮現出一片灰白的淒慘。

「哼……你們打算怎麼樣？想嚇唬你家二爺……麼？告訴……你們，兩位老當家的可是已經動身來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了……你們還……想……」

話聲未頓，已爲孟天笛逼出的劍氣，直逼咽喉，力道尖銳，促使他發出了一串驟哼——陡地接觸到孟天笛凌厲的眼神，一時便不再出聲。

孟天笛這才把對方這個人看清楚了——約在五旬上下，蓄着一叢短髮，由於小半邊臉，整個爲刀劍削落，看上去有稜有角，右面斜吊下去的眼角，嵌着滾滾欲墜的眼珠子，眞個邪氣的緊，即使看上一眼，也有毛髮悚然，無比陰森之感。

秦老人已來到近側，正將向孟天笛有所囑咐，忽然眉頭微微一皺，勒住了馬韁。

冷冽的空氣裡，傳過來一絲奇異聲音。

原來羣鴉已不再鼓噪，只是競食馬屍。這一絲驟然飄來的異音，聽來便分外清晰。

△吹竹▽

有人攞笛吹竹。

——便是那種苦澀冷淒的聲音。

秦老人第一個有所警覺，細長的一雙眼睛，忽然睜大了。

孟天笛心頭一驚，剛已覺出笛音古怪，地上被擒的半面人已是神色大變——無視於孟天笛比在他喉間的長劍，竟然長嘆一聲，右手翻起，陡然一掌，自個擊向頂門，登時濺血而亡。

這一掌，功力內聚，極是可觀，用爲「自行了結」的撒手毒招，局外人自是無能防止。

事發猝然，孟天笛呆了一呆，眼看着半面人坐着的身子，霍地向後翻倒，竟是七孔流血而亡。

孟天笛第二個反應，便待飄身下馬，却爲一旁的秦老人出聲而止——



秦老人的笛音陡然「切」入，孟天笛壓力頓減。

「不可——」

陡然制止住欲動的身子。

秦老人却已冷笑道：「不要妄動，這是『地久』老兒的『斷腸笛』……哼哼……莫非兩個老兒已經來了？」

孟天笛心頭方驚，已自覺出耳畔笛音變了腔調，極是刺耳難聽，先還不十分在意，一經留意，頓時直鑽耳膜，再想不聽，也是不行的了。

兵法有謂：「攻心爲上，攻城爲下」。喻之武林中的强者論戰，也爲極當。是以越是功力深湛的高人異士，越看淡於刀來劍往，或「暴虎馮河」的氣血相爭。

因而，眼前的「斷腸笛」音，或謂攻心之略了。

秦老人顯然是此道的一個行家。前此對戰「銀髮鬼母」，以見其鋒，眼前焉得示弱？

——他却是靜靜凝神，留意傾聽……。一管長笛，已在手上，却遲遲不以就口。

那是因爲對方笛音正盛，一時不易插入。

原來笛音七調，有所謂的「小工調」「凡字調」「六字調」等……。每字之音，均有「陰」「陽」之謂，「淸」「濁」之分，因其音之連貫各別，故於念之之際，各有所宜之音。

眼前來自疑爲「天長地久」二老之一的笛音，並非俗下曲調，此類用之武術攻心對仗，要知皆爲自創，取意天籟自然，大別於一般宮商，設非「知彼」，悉其所出，便難取勝。

秦老人之所以遲遲不與就口，其故在此。即使是極短的一瞬，也似難熬。

○　○　○

孟天笛猶能强自鎭定，却已分心無能。

這時若有敵人抽冷躍出，他便萬難抵擋。顯然已處身危急之境。

偏偏秦老人苦思未果，一雙長眉，只是頻頻眨動。自然，他定力功深，對方笛音，儘管極具摧枯拉朽之勢，想要對他構成傷害，却是不易。

敵人功力深湛，有心而探，自是出「口」不凡，一曲「上平聲」持久不易，雖有高低，儘是「濁」「陽」之韻，秦老人幾次待得插入，都有所礙難。

驀地一隻烏鴉，翩翩眼前，發出了刺耳的一聲鳴叫——巧在音是屬「陰」。

搭上了這個調兒，秦老人陡然「切」入，一輪滑音婉轉而出，便自解了當前的一步之危。

於是，「陰」「陽」調和，如鸞鳳之和諧，化枯澀而祥和，便自娓娓動聽了。

敵人立刻有所發覺，待轉變換音色，振衰起疲，其勢已是有所不及——如是，敵高我低，敵低我高，兩兩相纏，終是難分難解。

孟天笛是大感輕微，再不受制於人。

試看秦老人之一輪滑音，追搭對方，極其得當，對方每發一音，他便照例爲之一合，敵硬我柔，敵澀我明，或快或慢，或尖或細，兩兩相隨，一任對方深譎雲詭，終不爲其所擺脫。

這番功力，說來簡單，實是絕難，設非功力深湛，足堪與對方匹敵，簡直無從施展，更遑論陰陽調合爲之搭配了。

耳聽着兩者笛音，忽東忽西，或如九天之鳴鳳，或以蕭蕭斑馬之嘶，如是「鐵騎竄出」「銀瓶乍破」，間或大珠小珠滾落玉盤，終而一天飛雪，而至萬花飄零之微……

至此，雙方笛音戛然而止。大地沉眠，忽入「涅槃」之境，再無一絲異音，而風引樹搖，殘雪盡落，一切俱都是在「靜」態之中……。

却只是極短的一瞬。

孟天笛心裡一動，念頭方轉，便自由前番「靜」態，回到了眼前現實，動、靜之間，雖是存乎一念，其間竟然像是隔着一片海也似的遼闊，一場「擫笛」之戰，至此乃自造歇。

試觀對方上來攻勢，不謂不高妙絕倫，正是佔盡優勢，無如秦風之老謀深算，綿密粘嚴，終能伺機反擊，穩住陣脚，不爲敵勢所乘。

由於此番笛戰，終非短兵相接，對於雙方來說，都不過只是一番試探，牛刀小試，雙方心裡有數，也就暫時論休。

一聲冷笑，隨着飄落的寒風，自空而降，傳過來暗中那人的冰冷口音——

「秦老頭，你先莫得意，死在眼前，還不自知，竟然還敢稱能？咱們是『騎着驢兒看唱本』，這就走着瞧吧！」

話聲一縷，迂迴天際，起頭聞聲，似在眼前，臨到末後尾音，却又似無從捉摸，忽遠忽近，簡直無能分辨。

秦老人聆聽之下，報以森森一笑。

儘管病體支離，人前却也不肯示弱——

「地久老兒，別來無恙？既然老朋友久不相見，藏着不出來，鼠仔伎倆，豈不可笑！」

聲音不緩不疾，也同對方傳聲相似，繞空一週，趨於縹緲無影。

對方當然是聽見了，沉默半晌，才自冷冷傳音過來。

「該見面的時候，當然我會出來。秦老頭，你放着客棧不住，如此受苦，仰仗一個小韃，焉能逃得活命？我兄弟早已在前道，佈下了天羅地網，守株待兔，且看你自投羅網，嘿嘿……這一次諒你是插翅難飛了。」

一串話聲，只是在眼前方圓數丈打轉，能到尾音，恰似拋落九天鋼絲，拔了個尖兒，便自沉於寂寞。

秦老人冷冷一哂，却是不再發話。

隨即轉向孟天笛，冷冷說道：「正是『地久』那個老兒，他已經走了！」

孟天笛一怔道：「難道他剛才在這裡？」

秦老人哼了一聲，暫不答話，脚下輕輕一磕馬腹，座下黃馬，隨即徐徐向前移動。

△天鷲杖▽

他這匹馬眞正能夠領會主人心意，像是知道秦老人要幹些什麼——當下一路前行，速度不慢不快，祇是在樹叢裡迂迴前進。

秦老人不時仰首當空，向着那些高大的巨木打量着。遂即在一棵樹前停了下來。

「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剛才他便藏身在這裏……」

話聲才頓，孟天笛已自馬上飛身直起，一隻巨鳥般的靈巧，起落之間，已立身樹梢。

樹身微顫，窸窣的落下來一些雪屑！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是一棵二人合抱的巨大古木，樹身滿披白雪，即使一個小小的分出的枝椏，都有胳臂粗細，足足可以承受一個人的站立。

隨即，他看見了。

——就在一片橫出，宛若扇面兒的枝葉上，發現了一個「人」的淺淺腳印。

令人吃驚的是，那只是一片扇面兒形狀的針葉，上覆白雪，無論如何是難以承受住一個人的重量，卻在那裏發現了一隻腳印。

孟天笛提吸一口氣，施展「一丈雲」輕功，學樣的也自落身其上。

要知，他輕功已是「登峯造極」地步，却不意相形之下，較之假設的暗中那人，還是差了許多！

只看那片承受他身子的扇狀針葉，在他身子方自落下的乍然一顫之下，其上白雪紛紛儘落，較之對方的從容踏腳，七鬯不驚，相差又何止一皮？

立身葉上，顧盼間遠近無遮，便是方才自己與秦老人戀棧之處，亦隱約可以窺探，由是證明方才那人，確是立足這裡。妙在，退一步即無所見，欲窮千里之目，只在此方寸之間。

雙馬駢行，緩緩向林外踏出。

秦老人問：「你看見了什麼？」

孟天笛點點頭：「他剛才確是藏在上面！」

「這麼說，你是發現了他的腳印了？」

「不錯！」孟天笛皺了一下眉：「但是……」秦老人冷冷一哂：「你的意思是，你只發現了一隻腳的腳印是不是？」

「咦——?!」

孟天笛不勝驚訝的看着他。這個人簡直像個活神仙，什麼事都知道。

「一點也不奇怪——」秦老人說：「因為他祇有一隻腳！」

「一隻……腳？」

秦老人點了一下頭，吶吶說：「一隻右腳！」

看了孟天笛一眼，他冷冷說：「記得我曾經告訴過你，他們是一對學生兄弟，而且是兩個殘廢，一個人沒有右腿、一個人沒有左腿，剛才來人，既是『地久』，便應是祇有一隻左腿了……」

孟天笛一句話也沒有說。心裡不禁在想：一個祇有一條腿的人，竟然有如此輕功？簡直是不可思議之事。

秦老人冷笑道：「你是奇怪，一個祇有一條腿的人，何以能運施上乘輕功？」

孟天笛一笑道：「不錯，我確是正在想這個問題，難道說，他們已有內功中所謂的『提昇』之能？」

「你說對了！」

孟天笛一時瞠目結舌。

秦老人「哼」了一聲，慢吞吞的說道：「這個天底下，能夠施展如此功力的人，並不祇是他們兩個……我也有這種功力，祇是……」

「祇是眼前礙於病勢，不便施展而已。」

孟天笛絕對相信他說的每一句話：眼前這條「病龍」本身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異人，他這個「病龍」的外號，由來已久，換句話說，打他名見江湖之後，身上就一直沒有離開過病，才會為人取了這個外號。

這便是以「天長」「地久」那等功力怪異之人，在確知他藏身這裡，却不敢立即動手的原因。

秦老人慢吞吞的說：「剛才來的祇是『地久』一人，我猜想他兄長『天長』，不在身邊，要不然他們不會如此隨便的便放過了我們！」

說時，他勒住了馬，一雙細長眼睛，在雪地裡巡逡着，莞爾一笑道：「嘮！這便是他的足跡了，錯不了！」

雪地裡果然有一個淺淺的印子，約莫只有二指來寬，却在這個印痕附近，另有一個較深的杖痕。

秦老人微微點了一下頭：「天蠶杖……」

看向孟天笛，他接着說：「這是他們用以代步的東西，也是對手時的厲害兵刃？」

說到這裡，秦老人頓住了話頭，一雙眸子，只是緩緩地在雪地裡搜索，座下黃馬帶着他到前行五丈遠近之處，自動的又停了下來。



秦老人一雙眸子緩緩地在雪地中搜索。

一如前樣，即在腳印一旁，另有一個杖痕。

秦老人抬起頭，順着這個方向遠遠打量不已。

孟天笛猜知他的心意道：「由足跡顯示看來，兩個老怪物是藏在這一邊了？」

「那可不一定……」秦老人苦笑了一下：「我這一生，見過的人不算少了，但是他們兄弟最是狡猾，切切不可以常情忖度……」

孟天笛道：「有一點我想不通，『地久』既然發現了你我，也知道你病了，為什麼剛才不動手？」

「那是他沒有絕對致勝我的把握？」

秦老人冷笑着：「話可說回來了，如果剛才是他們兄弟兩個，可就不同了，祇是一個，哼哼……別瞧我病着，他也不敢冒險一試……」

微微嘆息一聲，他緩緩說道：「原因是我一直都是在病着……他却不知道。如今這個『病』和當年那個病可是不一樣了……如今這個病才是真正的『病入膏肓』，真正的是不行了……」

說話時，只見他臉色蒼白，不時深深的喘上口氣。必然，他是以非常之功，一直抑制住隨時都可能發作的病勢。

「我們往這個方向去……」

他指了一下前道，正是「地久」遠逝的同一方向。

孟天笛皺了一下眉：「這個方向不大對吧！」

「不去『打馬坡』了！」

秦老人苦澀的臉上，浮現着一絲狡智：「咱們來鬥鬥智吧，如果我沒猜錯，兩個老兒就在『打馬坡』等着我們，我們偏不去那裡……往西走！」

「這回去……？」

「苦海子！」

聽說是「苦海子」，孟天笛不禁為之一怔，心裡的滋味，可也真為之「苦」了。

下期待續

「七道彩虹」
故事之一

天岸馬 9

《前情提要》

秦老人以笛攻笛，使得雙殘之一「地久」不敢冒然出手，但其功力之高，已使秦孟兩人決定改變行程，轉往「苦海子」而行。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苦海無邊▽

一聽說去「苦海子」，孟天笛的臉也「苦」了。

顧名思義，那個地方當然絕不是好地方，要不然也不會叫一個「苦」字。

顯然，秦老人急欲擺脫「天長」「地久」的糾纏，便自選了這個一般人談「苦」色變的地方，只是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別的意思沒有？

秦老人却也不再多說，獨個兒策馬而前緩緩前行，孟天笛忙自催馬跟上去。

「你去過這個地方沒有？」秦老人在馬上喃喃問。

「沒有！」孟天笛說：「不過聽說過——」說時，他苦笑了一下，也就看出，人們對那個地方的傳說如何了。

「那是個好地方！」秦老人說。

「好地方？」孟天笛側過臉來看着他：「你去過？」

「是好地方！」秦老人說：「我不但去過，而且還住過。」

孟天笛一時無話好說。

秦老人哈哈的說：「兵法有謂『置其死而後生』，苦海子是個『苦』中有『甜』的地方，我對那個地方，有一種特別的感受……」

忽然他勒住了馬，偏過頭向孟天笛打量着：「天笛，讓我看看你……」

孟天笛只好也停下來。

却只見老人那一雙細長的眼睛，像是隔着一層霧樣的朦朧，片刻之間，已在他臉上幾度打轉。孟天笛不大得勁兒的笑笑，怪不好意思的。

「你是個福澤深厚的人，孩子！」秦老人說：「死不了的……」。一時間，他那張枯瘦的臉上，瀰致了笑容：「不但死不了，而且後福無量……」

這已是他第二次向孟天笛說類似的話了——像第一次聽過之後的感受一樣，孟天笛只是笑笑，「姑妄聽之」而已。

「你是個有福氣的人……」

再說了一次，秦老人隨卽策馬前行。

孟天笛「哼」了一聲：「你老人家說錯了，不應該說『我』是一個有福的人，而應該說『我們』是有福的人……」

「不不不……那你就大錯特錯了！」

秦老人忽地勒住了馬：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兩者之間不能混爲一談的。」

一霎間，他臉上無限淒慘。

天色混沌，人也淒涼。

○　○　○

不過傍晚時分，天却已經黑了。

這一帶怪石嶙峋，老樹糾葛。

時有山風打頭頂上飄過，散發出「轟隆，轟隆！」聲音，風勢極大，以至於地面積雪都爲之掀起，一路自山崖滾下，越滾越大，忽然碰壁或是着地爆炸而開，散發出銀星萬點，力道至猛，有如一天箭雨，人畜誤當，不死必傷，凶猛的緊。

苦海子還沒有到，却先已飽嚐了痛苦滋味。

此時此刻，不用說「點水成冰」，自當是冷極了。

所幸，升起了眼前這樣的一把柴火，情形可就大太的不同。

火勢烈熾，搖曳出滿洞紅光。

兩匹馬都已上足了「料」，迎着火光，不時的垂下頭打着「響鼻」。

秦老人服「參」之後，極是頹廢的情緒，顯然又爲之好轉過來。眼睛裡的光采，灼灼逼人。

二人盤膝牧草，面火而坐。火光熊熊，映照着兩人的臉，像是喝醉了酒那樣酡紅。

雪球的滾動聲，不時打頭頂上掠過，那般如澎湃怒潮樣的爆炸聲音，應是驚心動魄……這裡却僥倖不曾波及，奇遇似的有一番意外的寧靜。

「今夜就在這裡過夜了……」秦老人嘴角牽出一絲微笑：「最危險的地方，常常也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但願不再有事，讓我們好好休息一夜……」

孟天笛却絲毫也沒有睡的意思。

秦老人更沒有睡意。似乎人老了，都不大想睡覺，某種情況之下，睡眠常常和死亡相近似。如此，少睡一刻，多享受一下「活」着的滋味，未嘗不是美好之事。

○　○　○

用兩根手指，拿起了一截乾枯的長長樹枝——霎時間，這枯枝變得無限韻饒，竟似盎然有了春意——秦老人的老態龍鍾，也自略有不同。清瘦的臉上，沾着些眉飛色舞的喜悅……。

——便是一個勇者得「劍」，文人捉「筆」，鐵匠掄起了「大鎚」，木匠拾起了「鋸子」，如魚得「水」，如鳥翼「空」，對了，就是那樣的一種光采神景……

眼前這一截小小的枯枝，拿在秦老人的手裡，譬喻爲俠士手中的「長劍」，應是十分恰當。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——一霎間，他頹駁枯朽的形容，有了戲劇化的轉變，細長的眸子裡，交織着「劍光」那般的凌厲。

抖顫顫地，他便站了起來……

「你……？」

孟天笛顯然吃了一驚，然而，立刻他便有所會意，霍地站了起來……楞了一楞，他又坐了下來！

却是選了個合適的位子與姿態。便於觀賞的位子與姿態，神情喜悅而激動……。

對於自己來說，他知道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，焉能不為之精神抖擻！

敢情是老人一時「技癢」，有感而「發」，這是在練劍了。

△傳薪▽

像是流星過空那樣的一爍——人的情緒、靈性，常常也祇是那樣一霎間的劃過，之後便煙消雲散，無從捕捉！

一個偉大俠士的高超劍技，常常便是在此一霎間的靈性觸機而有所成。

準此而觀，眼前的秦老人……？

火光熊熊。

山洞裡飛虹流金，滿是幢幢鬼影——幢幢鬼影，其實皆發自秦老人站立的枯瘦長軀，經過火光的一番搖曳煊騰使然。這氣勢無比陰森，像是千萬蓬尖銳飛針，刺激着人的感觸，驀然間，感覺深邃而靈敏，連眼睛也為之明亮了許多。

孟天笛整個的注意力，已全然為眼前老人吸住……

……

然後……他看見了畢生僅見的一番奇妙身段與舞姿……

○ ○ ○

怎麼也沒有想到，秦老人枯瘦的軀體，竟是如此的柔軟，宛若女子的「貨腰」……

枯瘦的手腕，軟若楊柳，隨着微風的輕輕一掬，無異楊枝遍洒，便自那麼載舞載比起來——

噯呀呀……那姿態好不迷人！便是一流的宮妓、舞姬，也無能及此。

更何況他手裡還有着這樣的一口「長劍」！

形喻「長劍」的枯枝，早已着了「春」意。

那麼輕盈盈、抖顫顫的拿捏在秦老人三根手指上，關鍵在於那形似「蘭花」的醉人拿姿，隨着老人左手撩動的腕、掌，那樣的線條分明，節奏清楚，却是一招招一式式，清晰在眼。

一式「劍訣」領着一式「劍招」，從不含糊。

魚沉、鷹飛，風起、霧湧……

婆娑舞姿，森森劍式，在「火」的映襯裡，一招招、一幕幕，漸次展開來。

…………

孟天笛的眼睛一忽兒收小了，一忽兒又睜大了。無所謂「喜悅」或是「激動」！關鍵在於他業已融會貫通。

隨着老人的舞姿、劍式、手、眼、身、步……孟天笛直似已化身其中，無異的，這一霎，他靈性充滿，乃是由於他本身先已具有那種「靈智」，以及高超的劍上造詣，一經老人的引發、誘導……其感受自是不同，眞正「與我心有戚戚焉」，好不快活淋漓。

只是火光的閃爍……

時間便無聲的偷偷溜去。

已經記不起老人是幾度「重複」，直到那一路妙絕古今的舞步、身影、劍式，已有了的闌珊倦姿……

没想到秦老人枯瘦的軀體，竟是如此柔軟。

像是由盛而衰的眼前柴薪！

秦老人終於停止了動作。

火光顫顫，不時的爆發出細小的「劈拍」聲息，——踏着蹣跚的腳步，再次來到火邊，坐下來……

這條「病龍」，已不復先前的清健矍鑠，瞬息間又似回到了委靡的蒼老之境。

甚至於較之最初更為虛弱——

然而，那一片投落在孟天笛身上的眼神，卻似有說不出的喜悅快意……

便自在火光的顫抖裏，緩緩倒下來。

他睡着了！

○ ○ ○

孟天笛卻是睡不着……

心理亢奮深緊。

只要一閉上眼睛，腦子裏滿是秦老人婆娑的身影，曼妙的腳步……那幢幢劍影，在在由眼前掠過，一招招、一式式，走馬燈那般模樣，反覆在眼前打轉。

這些對他來說，已是不再陌生。

驚訝着自己記憶的深刻，反覆深思，算了一算，不多不少，竟是「九九八十一式」。

分明已確定在心裡記實在了，卻仍是不大放心，機會難能可貴，智靈一現而逝，說不定明天而後，即使連秦老人自己，也不能完全記憶。這番「傳薪」是那麼的寶貴，不容乎他不謹慎從事，便自一骨碌由火邊坐起。

長劍在側。

拔出來，冷焰襲人。

孟天笛披衣而起，便自「依樣畫葫蘆」學着老人的姿態，演繹起來。

——卻不知，此一番「現身說法」，較之老人的「具體而微」大為不同。

秦老人是無為的「姿態」，他卻是功力融會貫通，發之於實力的劍擊，霎時間，山洞裏有了風雷之勢。

奇光電閃，時滿迂迴，眞正激昂排宕，不可一世。——一路施展，一路印證，越覺得這一路劍法，簡直像是為自己而創始，說不出的得心應手，大大逢合了自己脾胃，眞個獲益良深。

一趟劍術施展下來，只覺着無比快意。石洞裏光晦氤氳，清氣盤旋，直似有些兒飄飄欲仙的感覺。

火焰已呈飲燼。

孟天笛把早先揀拾的枯柴，加了一些，火勢復起，山洞裏才重復有了暖意。

秦老人正自面壁而坐，此時此刻，料已「入定」。

踏着一地的閃爍火光，孟天笛信步向洞門步出——原來這座山洞深邃幽長，兼有迂迴之勢，如此更能掩遮寒風。

孟天笛神清氣爽，心情至佳，小小山洞已似掩不住他此一刻的壯闊心懷，既不聞洞外樹搖風動之聲，便興起「夜月靜觀千山之雪」的雅興，隨即向洞外走出。

△迷情▽

隨着他踏出的腳步，忽地一物聳動。

孟天笛定神細着，才自發現是一隻青皮山狼。火光裏狺狺作勢，露齒而威。

不過是略作姿態而已，未幾遂自行退後，掩身於嵯峨洞石之間。

便在這時，一條人影，霍地由石隙中閃出，在孟天笛簡直還來不及辨別以前，已自向洞外逸出。

一驚之下，欲罷不能。

孟天笛自是放他不過，一發如箭，便自向洞外追出。

○ ○ ○

星皎雲靜，千山儘雪。

孟天笛以奇快身法，一腳踏出洞口，對方那人已似先他一步而出。

這一霎，更不少緩須臾，身形縱處，直認着亂石崢嶸的山崖間，一瀉如矢，直落下去。

孟天笛偏是放他不過。腳下加勁，緊跟而上。

三數個起落，已形迫近。

正前方怪石如雲，方圓里許。

那人果眞有逃走之意，祇待縱身石林，孟天笛縱然輕功再好，也難一一遍踏。

却是對方壓根兒就沒有逃走的意思，身法非但不快，反倒是慢了。

一緩一疾，迅即相接。

孟天笛腳下再一加力，「哧！」地已撲抵對方身後。却在這時，對方那個人「刷！」地轉過了身子。

兩個人勢子都猛，差一點撞在了一塊。

孟天笛慌不迭一個快閃，向側面掠出丈許，才自避開了險險乎的正面一撞。

月色一片，照着這人頗稱高䠷的身子，細腰、豐臀，竟然是個姑娘。

一頂水貂皮帽子，幾乎遮住了她整個額頭，却掩不住那雙水汪汪，看似會說話的眼睛，七分凌厲，三分含情，便自那麼漠漠的直向孟天笛瞅着。一縷劍穗，迎風輕搖，神姿清澈，如瓊林玉樹，却含蓄着幾分凌人的嬌嗔，頗似咄咄逼人……。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那眼神兒好熟，總似在那裡見過……？

孟天笛陡地後退了一步：「你是——？」

總是那一頂貂皮帽子，遮住了她半邊臉，看也看不清楚，然而這氣勢，直覺的已提醒着他，幾乎是「呼之欲出」。

那個姑娘打鼻子裡冷冷的哼了一聲，神采愈見冷漠。

「怎麼，才見過面兒，就不認識了？」

大眼睛滴溜溜一轉，隨即「釘」在了孟天笛臉上，說不出的那麼一股子「冷」勁兒，直似有「懾人」之勢。

口音清脆，極其悅耳。是那種「溜人」的京腔。

孟天笛陡然爲之一驚，記起來了。

「啊——」禁不住霍地退了一步。「妳是……葉……」

「對了！總算是好記性，記起來了?!」

話聲出口，陡地向前踏進一步——一股凌人氣勢，直襲向孟天笛正面當前。

孟天笛一驚之後，隨之鎮定下來——

一個念頭，閃在腦海。心中怯不自禁的便自浮現出「銀髮鬼母」陶嫗那一張極具恐怖的面靨……。——這個姑娘既然已現身眼前，她師父陶老婆子還能遠了？保不住就在……？

心念電轉，一雙眸子由不住附近巡逡……

對方姑娘，剔透玲瓏，似乎已猜出了他的心意。

「用不着害怕，就是我一個人……哼，這可是巧了！」她冷笑着說：「我們來這裡，你們也來了，秦老頭子還想趕盡殺絕不成？」

孟天笛搖搖頭說：「我們可沒有這個意思——」

「那你們來這裡幹什麼？」

「這——？」孟天笛說：「妳就管不着了——」

「我偏要管！」

姓葉的姑娘陡地又向前面跨進一步，眼睛滿是凌厲：「姓孟的，我問你，幹嘛好好的插手管我們的閒事？咱們井水不犯河水，你這是爲了什麼？」

孟天笛呆了一呆，倒是沒想到，對方姑娘竟然會有此一問，當下冷冷一笑，也就不欲多說，轉身就走。

他這裡身子方自轉過，頭頂上「呼！」的一響，一條人影掠空而過，直墜眼前。

落身而下的這個姑娘，圓睜着兩隻大眼睛：「想走？那可不行——」

一仰脖子，水貂皮帽子上垂下的一截長尾「刷！」地甩向身後，這副樣子，可是非打架不可了。

「那一晚上有我師父出面，咱們那個架還沒打完，今兒晚上咱們再接上，你就別客氣了，亮寶劍吧！」

她的氣可也大了，話聲方頓，右腕翻處，已將背後一口長劍抽出——劍式一啓，以左手按着右手劍把，向前微微推出半尺——「順水推舟」，指向孟天笛前胸，便自展開了門戶。



葉靈右腕輕震，陡然欺身過來。

一時間，光華璀璨，劍氣四溢。

孟天笛心裡吃了一驚——倒也不能小瞧了她。記得那夜初臨王大人居處，目睹對方姑娘以劍炁分點王大人與李師爺穴道，手法該是何等微妙？以此而觀，她的劍上功力，當有可觀，今夜狹路相逢，看似不能善罷干休，說不得只好與她放手一拚了。

想到這裡，便自舉目向對方直覷過去。

敵對的氣氛，霎時間充斥眼前。

「姑娘苦苦見逼，却又何苦？」一雙右手，便自握住了劍把——劍刄微啓，冷森森的劍氣，先已向對方直襲過去。

「姑娘芳名是——？」

「我叫葉靈——」她「哼！」了一聲：「我知道你——原來『天岸馬』就是你——？」

話聲未出，孟天笛的一口長劍，已緩緩抽出。

葉靈便自不再留情，右腕輕振，一劍刺向對方咽喉，劍尖上「拍！」地一聲輕震，爆出了杯口大小的一朵劍花，隨着她奇快的進身之勢，陡地欺身過來。

孟天笛便在這一霎，揮出了劍鋒。長劍揮動，矯若游龍——「刷！」地繞了個半弧形的圈子，直取對方脇下。

這麼一來，葉靈頓時半面吃緊。

雙方俱都堪稱劍術高手，「劍術」之異於「劍道」，便在於前者以「氣」施劍，後者只是「力道」而已。

眼前孟天笛長劍揮落，表面上不足爲奇，實而大股劍炁，早已先劍鋒而至，如此一來，便迫使葉靈不得不收回刺出的劍身。

——她當然也不是弱者。

隨着回收的長劍，嬌軀輕搖，一襲微風般，襲向孟天笛左側，冷月下她曼妙的體態，驀地閃現出三條人影——三個人、三口劍，隨着疾快的一個撲身之勢，一古腦直向着孟天笛身上大肆揮落下來。

下期待續

「七道彩虹」
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10《前情提要》

秦老人在山洞裏以一支乾枯的樹枝，「舞」出一套精彩絕倫的劍姿。孟天笛再三反覆演練，忽見一條人影向洞外逸出………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劍氣紅顏▽

好奇妙的劍招！

三個人，三口劍，似虛又實，陡然間向着孟天笛身上襲來，正是傳說中的「身劍合一」身法。

葉靈更似已入上乘劍招之堂奧。

大片劍光裡，她的功力已似無所保留，人即是劍，劍即是人，一股腦直向敵人身上投落過去。

孟天笛當然知道厲害。

早先，倒眞是小看了她，正爲如此，乃自不敢掉以輕心，長劍揮處，散發出一天寒芒。

這筆「實力」的相接，幾乎已無有技巧可言。

「嗆啷啷！」

雙劍交鋒，亂雪也似的洒落下一天寒星。

孟天笛抱劍偏左。

葉靈迴身向右。

「唰！」——一如雙飛勞燕，驀地向兩下裡撤了開來。

○　○　○

像是畫了個美麗的圓圈。

不期然，兩個人又自碰在了一塊。

葉靈已領略了對方劍上實力，一隻右腕，祇覺着澈骨發酸，幾乎連手裡的劍也把持不住。

她却仍不死心。

隨着清叱一聲，掌中劍第二次劈出。

「嘶——」一縷尖風。

雪亮的劍鋒，在黑夜裡劃出了一道細長的銀線，直取孟天笛前胸要害。

孟天笛已經證實，對方少女深精「劍氣」之運用，眼前這一劍尤其可畏，正因爲所顯現表面的形象，毫不起眼，祇是一線之間，才自更加可畏。

「劍術」運用，有所謂：「進其一點」、「破其一線」。對方少女，對此顯然有所精通。準此以觀，眼前這「一線」劍光，正是對方全身精力之所聚結，所加諸劍身之力道，無堅不摧，厲害之極。

孟天笛假設出兩種身法，攻守兼宜。

祇是，下意識裡，他却施展出了第三種身法。

○　○　○

恍忽之間，他像是看見了印襯在火焰裡；秦老人的翩翩舞姿——其實正是巧奪天工的身法、劍技！

便是這個猝然興起的意念，導引着他，觸類旁通，驀然有所施展。

像是一隻翩躚雲層的巨鷹，却有「燕子」的輕柔婉轉……。

似進又退，似守而攻。

恍忽而進，從容而退，帶着些「夢」的朦朧！

畢竟長劍的無情——

猛可裡，兩口劍已纏在了一塊……

有凌雲駕虹之勢，無縷冰剪綵之痕。

隨着孟天笛奇妙的劍式，葉靈彷彿週身乏力，原有的劍上力道，竟似爲對方巧妙的那麼一轉，全然加諸到了自己身上。掌中劍無論如何已是掌握不住。

「叮噹！」一聲，脫手墜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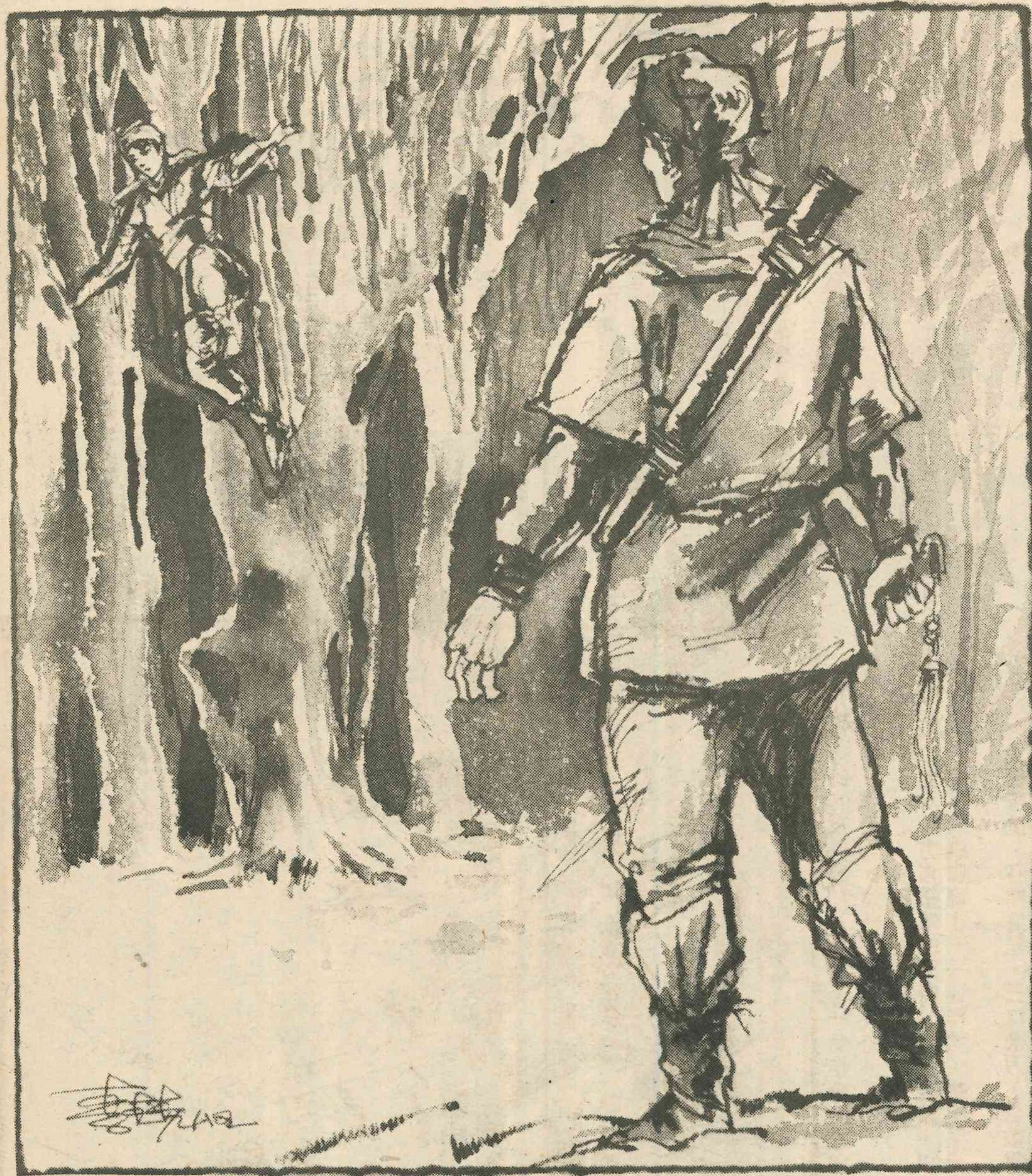
○　○　○

劍光如電——觸目而驚——

葉靈再想退身，其勢已有所不及。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

冷森森的劍鋒，就在她眼前。劍尖所指，正爲咽喉要害，情形正同於那日，她本人加諸王大人李師爺一般無二，所差者，只是孟天笛並沒有運施劍炁，點中她的穴道而已。

一驚之下，葉靈頓時不再移動。

生死一瞬，只在彈指之間。

以孟天笛劍上功力，根本無需舉劍而刺，只消運施內力，形成劍氣，向外一逼，葉靈便自香消玉殞。

他却是遲遲不與出手。

他却也並沒有收回劍鋒……

一霎間的猶豫，眞像是一天那樣長久。

兩雙眼睛只是默默的凝視着……

——直到孟天笛眼睛裡，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凌厲；特別是只有葉靈才能感覺出來的那種「殺氣」之後，她才自略略的放下了幾乎已提到了喉嚨的那一顆心……她知道，自己這條性命，算是保住了。

雲層移動，明月復出。

月華如銀，清晰的照着地上二人，襯以四下白雪，眞個纖毫畢現。

葉靈挑動了一下長長的眉，打破眼前沉寂道：「怎麼回事？要殺就殺吧……」

孟天笛輕輕一哼，反手回劍。劍鋒插落皮鞘。「鏘！」地響了一聲。

「妳走吧……」

說時，孟天笛身子輕晃，閃出七尺開外。

葉靈微微一笑，緩緩由地上拾起了劍，插回鞘裡。

「自從我隨師出道以來，還是第一次被人把寶劍打落地上……你的劍術高明，我果然打不過你……只是爲什麼忽然又心軟了?!」

「不爲什麼……」孟天笛冷冷說道：「那一夜，我與令師交手，危機之時，承你劍下留情……今夜我償還了妳，就此兩下扯平。」

葉靈笑了一下，一隻脚弄着地上的雪——

「原來這樣！」她說：「我明白了，這意思是說，我們誰也不欠誰的情了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我明白了！」葉靈抬起頭，冷絲絲的向他瞅着：「下一次要是再見了面呢！」

「那——可就看妳的了！」

孟天笛打量着她，徐徐說道：「如果妳一意與我爲仇，我也沒有辦法！」

葉靈嘆道：「這裡面本來沒有你的事，是你自己要多管閒事，不過——」

低頭尋思了一下，她吶吶說：「我們來談個條件吧！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葉靈笑了一下：「雖然那天，你壞了我們的事，但……也就算了，我們要找的是『病龍』秦風——只要你退出這個圈子，不再管他的事，我們之間的這個樑子，就算解開了，怎麼樣？」

孟天笛冷笑不語。

葉靈說：「你不願意？」

孟天笛道：「我覺得很好笑，就目前而論，你們是輸家，我們是贏家，輸家反而向贏家提出條件，不是很好笑麼？」

葉靈呆了一呆，緩緩說道：「你不要太自信，剛才我雖然沒有看見秦老頭本人，可是我却猜想知道，他一定病得不輕……！」

孟天笛點點頭：「他本來身上就有病，要不然也不會叫『病龍』這個外號了，不要忘了令師曾兩度敗在這條病龍手下，也許不會再有第三次了！」

葉靈神秘的一笑：「那也難說，到底誰勝誰敗，現在還言之過早，不到最後誰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」

孟天笛的眼神一直追隨她離去的背影………

△俠心▽

葉靈在笑，很美，也很狡黠。

她把那一條水貂皮帽子上的長長尾巴，甩向身後，向着當前的孟天笛道：「打蛇不死，反受其害，你現在一定覺着很後悔！剛才你要是眞狠下心來，殺了我也就好了！」

孟天笛搖搖頭說：「我做事從不後悔——就像現在，我依然可以出手，永不爲遲——」

脚下輕移，踏向「中宮」，右手在同一時間，已握住了劍把——一股凌人劍氣，直向對方身上逼進。

葉靈一笑說：「何必呢？」

笑容之外，分明有所奚落。暗嘲對方的言不由衷。

「太晚了！」她說：「剛才下不了手，現在就更難了，謝謝你的手下留情——」

話聲方出，肩頭輕晃，已閃身丈許開外。緊接着身勢略聳，已拔起兩丈來高，落身於半崖之間。

——那裡挺立着幾棵橫出的松樹，正好容她歇足。

向着孟天笛招了一下手，緊接着第二次騰身起來，一股輕煙那般瀟洒，已拔向亂石如雲的叢崖。

孟天笛的眼睛並沒有放過她。

在一堵山石之後，他靜靜佇立，湛湛眼神一直追隨她前去的背影……，一直到十分朦朧。

葉靈沒有說錯。

對於這個姑娘，他眞的心存惻隱。就像剛才，明明可以一劍結果了她，偏偏於心不忍——問題在於，她們之間，根本不存在着「你死我活」的那種仇恨因素！

殺一個人同恨一個人，道理是一樣的。

一個人要殺一個人，一定要有必然置對方死而後已的心理因素，對於這個姑娘，這一層的原因，可以說根本就沒有……

自然，並非每一個人的感覺都是如此，江湖中多得是「嫉惡如仇」視人命如草芥之人，這些人自認爲替天行道，出手無情，此類人士，常常「義」字當頭，大力揮劍，自認爲「爲所應爲」，却忘記了「殺人」本身便是罪大惡極的一項重罪，稍有不愼，自己便立於萬刧不復之地，較之所殺之人更爲可誅，焉能不謹愼行事乎？

……………

孟天笛的「俠士」胸襟，忽然使他打消了跟踪葉靈轉回去的念頭。

這個念頭剛才還在他心裡燃燒，想到了那個老婆婆「陶嫗」的陰森可怖，他原有一探究竟的衝動，却在「一念之仁」的俠心之下，爲之打消。

○　○　○

孟天笛轉身回馳。

冰山如刃，挺插天際。

迂迴的風勢，自山隙之間，四下流竄，襲向人身，眞個萬針俱發，設非身着重裘，威如孟天笛如此內功造詣之人，尋常人簡直萬難挺受。

秦老人棲身之穴，便在山半之腰。

方才出來得過於匆忙，竟然未及認清歸路，這時回頭打量，苦苦尋覓，可就難了……

月光下，冰色如玉，匯集成一片寒星，亮亮晶晶，簡直一片瓊瑤世界，美輪美奐，在此一片眩目的光裡，想要找到來時洞穴，可就不易。

來回觀察，細細尋覓。

終於，他看出了一些端倪——

便在這時，一條人影，箭矢般地由樹上掠過。

孟天笛心中一驚，陡地定住了欲出的身勢——所幸及時，便在他身勢方定的一霎，這個人第二次拔起的身子，直似靈猴般的輕功，已撲向山壁。

原以爲是方才姑娘去而復還？

仔細再看，却是大謬不然——

這人一身銀質白衣，倒與先日被擒自了的那個半面人極其相似——這個猝然的發現，由不住使得孟天笛暗吃一驚。

第一：他不是葉靈，是個完全陌生的人。

第二：他所落身之處，正是與自己假設棲身之處不遠。

第三：這人的動機爲何？……

孟天笛立時感覺到非同小可。第一個反應便是無論如何不能放走這個人！

○　○　○

不能放走的意思，主要在探測對方此人的用心如何？

他已無暇多想……

白衣人已施展「壁虎游牆」的輕功絕技，一路向雪壁攀升，「白」衣襯着「白」雪，明宛若一體，設非定睛而視，意不旁矚，簡直無從辨別。

孟天笛却沒有讓他逃開視線。

十來丈高的一截峭壁，一如刀削，這人竟憑持着一雙肉掌，配合着脚尖的運用，一路縱身而上，功力自是大有可觀。

孟天笛若是此刻忽然現身而出，猝然施展暗器，對方十九無能還擊，必將非死必傷。

——他却不此之圖，選擇了另一個方式，隨即施展「一丈雲」輕功絕技，人不知鬼不覺的，由側面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斷崖，繞了過去。

○　○　○

於是——

這人才一探頭，孟天笛早已等在了那裡。冷森森，顫若秋水的一口長劍，近無可近。其實已架在了他的頸項之上。

這般情況，自不會慮及其他。

孟天笛向後面退了一步，那人在一呆之後，便自繼續爬了上來。

一身銀質緊身衣靠，背插雙劍。

這身裝束，對於孟天笛來說，已是不再陌生——

他隨即也就知道，對方是何等人了。

直似無限氣餒，這人用着「鷹」樣銳利的一雙眼神，狠狠向孟天笛逼覗着。

「小子……你是從那裡來的?」

聲音極是怪異，大別於內地各省方言。像是一隻受迫於籠中的狼，壓制着極欲發作的齒爪。

「我正想問你這個問題!」孟天笛靜靜打量着對方道：「你是從那裡來的?」

「我來找人……」

說了這句話，他就不再吭聲。

「對了!」孟天笛笑了一下：「我猜想你也是來找人的，找誰?」

一陣風起，狂襲着對方那人，使他身子搖了一搖，看樣子就像是跌落下去。

孟天笛便自向後又退了一步。

却不知就祇這麼一點空檔，對方銀衣人已猝起發難。

狼也似的一個疾撲。

○　○　○

隨着他推出的雙掌，力聚千鈞，直似抓向孟天笛手上長劍，却在對方身子稍有後退的趨向之一霎，霍地騰身躍起，躥向一旁樹叢。

孟天笛微吃一驚，自是放他不過，一個倒翦，跟踪而前。

樹帽子「刷啦!」一響，落下了大片殘雪。



孟天笛長劍飛攬，叮噹聲裡，三口飛刀全數被擊落。

這人鷹也似的穿身而起，「碰!」然作響的撞向石壁，却是一彈而起，反落於三丈開外。

這般施展，也是大別武林一般。

——却在他身子方自墜落的同時，擰身覩掌，以「陰把」之式，「刷刷刷!」一連作勢，擲出了三口飛刀。

孟天笛長劍飛攬，叮噹聲裡，三口飛刀，全數擊落在地。

那人似乎頗知孟天笛的不能力敵，便在三刀出手的同時，再一次拔身直起，力向側峯縱身而起。

孟天笛一聲冷笑，決計放他不過。長劍揮落，勢若長虹——隨着他快速的身影逼近，直取銀衣人後背。

△**技窮**▽

銀衣人的一雙劍鋒，極是巧妙。

隨着他猝然轉回的身子，「叮噹!」一聲，三口劍迎在了一團。

却是一觸而分。霍地向兩下分開，宛若展翅雄鷹，緊接着反向孟天笛兩肋插落。

孟天笛身軀微長，陡然間，變得極爲細長。

銀衣人那般快速的一雙劍鋒，竟自插了個空。再欲退身，已是不及。

像是一片飛花般的輕巧。

孟天笛拍出了一掌——銀衣人閃開了正面，却躲不過側邊——這一掌便自落在了他右肩上。

○　○　○

一擊而退，翩若飛鷹——

銀衣人身子晃了一晃，一口長劍脫手而墜，脚下一個踉蹌，便自坐倒下來。

孟天笛身勢再進，對方極是淒厲的發出了一聲狂嘯，隨着他倒地的一個飛滾勢子，左手長劍劃出了一道銀光，直向着孟天笛前心擲來。

「嘶——」

終是不逞，險險乎擦着孟天笛胸衣滑了過去。

隨着孟天笛起落的身勢，「噗!」的一脚，踏在了對方胸上，銀衣人再也無能施展，便自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。

○　○　○

火光斠拍——

秦老人靜靜地向對方這個人注視着。孟天笛坐在這個人右側面，一口長劍就壓在膝下。

任何情況之下，只要他稍有異動，孟天笛都可以隨時擊出長劍，置對方死命於彈指之間。

「你怎麼不說話?」孟天笛冷峻的目光灼灼向對方逼視着：「你叫什麼名字?」

這人冷冷一笑，瘦削的臉上，刻劃出兩道極深的紋路，那副長相——獐眉鼠目，兔耳鷹腮。却像有極深的城府，顧盼之間，在在顯示着狡黠獰獰。

却只是冷冷發笑，不置一詞。

下期待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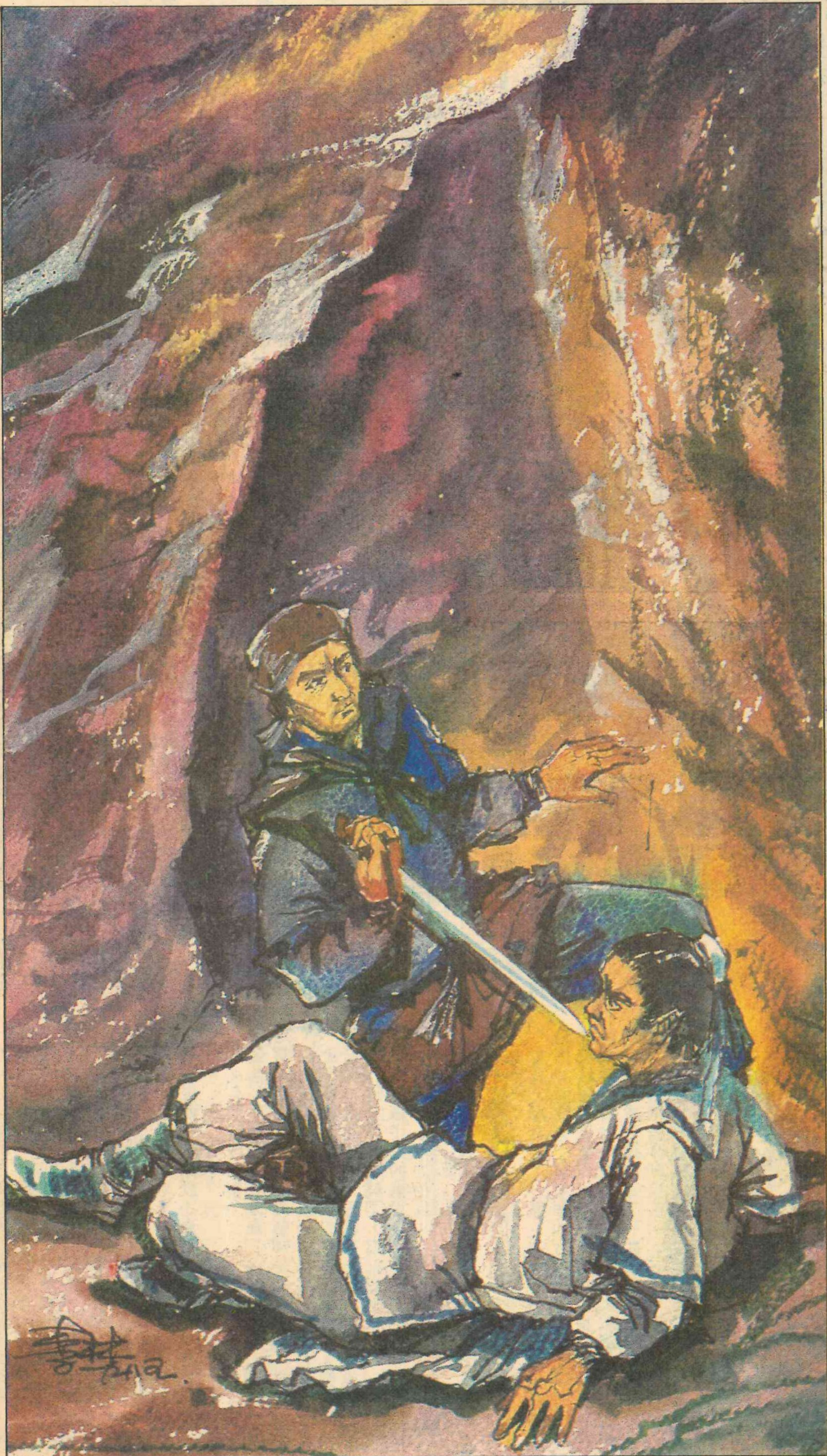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11《前情提要》

才剛把葉靈打發走，又一個銀衣人埋伏附近，孟天笛輕易將之制服帶回山洞，問他話却只是冷冷發笑……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妙脫乾坤▽

這個人的冷漠神態，使得孟天笛心裡很不舒服。

「你怎麼不說話？來這裡想幹什麼？」

銀衣人祇是冷笑，黃晶晶的一雙小老鼠眼，一直在秦老人身上轉着——對於秦老人，像是觀察得十分仔細，甚至於他的隨身衣物，也在他靜靜觀察之列。

「病龍」秦風索性閉上了眼睛。任何情況之下，他都像是在睡覺，隨時閉上眼睛，都能打上一個盹兒！對於抓來的這個人，他的興趣不大。

孟天笛又看了幾下，對方終是不置一詞，却用著不屑的眼神兒，時而向孟天笛掃上一眼。——這番神態，終而使得孟天笛忍無可忍，反手掣出了膝下長劍。

劍光一閃，再一次比在了對方喉結之上。

「說——要不然我就廢了你——」

這句話，頗似有些效果，終使銀衣人臉上現出了驚悸表情。

「那倒不必——」

秦老人竟然開口代他開脫，倒是有些出乎孟天笛意外。

「他是來摸我們的底細，看看我們是不是藏在這裡？回去再向主子報告，何需多問？」

孟天笛却認爲這個理由有些牽强，正要出口，恍然覺出秦老人的眼神有異，頗似有所暗示，心裡微微一動，到口的話便自打住。

「何必跟他多費唇舌？」秦老人緩緩說道：「既然他不願意開口說話，就讓他想說話也是不能！」

他於是吩咐道：「點了他的穴道，把他給吊起來！」

孟天笛立時照辦。

於是那人被點了穴道，手足倒縛，像粽子也似的被吊了起來，吊在洞口迂迴之處。

○ ○ ○

多夜偏長——

給人的感覺，今夜尤其特別長久——好長好長的一夜……。

爐火已陳餘燼，只剩下星星紅蕊。

孟天笛倚石而臥，忽似爲寒冷所驅，突地睜開眼睛，坐起來——

秦老人早已醒轉，正自用着一雙奇異的眼睛向他注視着，臉上不無喜悅神采。

「噢——天亮了麼？」

孟天笛一個骨碌站起來，山洞裡滲着淡淡的一絲慘「白」，算計着應是破曉時分。第一個念頭，便想到了吊在洞頂的敵人探子，慌不迭轉身外探。

「用不着看了。」秦老人說：「他已經走了！」

「走……了？」

○ ○ ○

吊索依舊，人迹已杳。

銀衣人眞的不見了。

○ ○ ○

看着手上的藤索，孟天笛直是納悶兒，眞不知他是怎麼走的？

「難道有人來……過，把他救走了？」

孟天笛用着奇怪的眼神，向老人看着，深深懊喪着自己竟然會睡得這麼死？以至於敵人逃走都渾然無知。

秦老人搖了一下頭，臉上笑容依舊。

「不！沒有任何人來過……」

「那……？」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

「是他自己走的……」

「他自己?」孟天笛呆了一呆：「你是說，他自己逃走的?」

「不錯……」

「但是他已經被點了穴道，還被綁上了籐索，怎麼會……?」

「是他自己走的!」

秦老人眼角瞇起微微的笑紋：「他不但逃走，而且還偷了我的東西……」

孟天笛更不解了。

——他的眼睛立刻就發覺到，一個敞開來的包袱——這個包袱，他記憶深刻，一路上都與老人隨身不離，偏偏昨夜竟不會帶在他身上。

「你丟了什麼東西?」

「有……」秦老人緩緩點了一下頭：「一件很重要的東西……」

孟天笛心裏一驚，祇是覺着老人神色有異，並不似遺失什麼貴重東西的樣子。

秦老人這才喃喃接下去道：「只可惜，那件東西是假的……他把假的東西偷去了!」

怪不得他毫無痛惜表情。

孟天笛緩緩坐下來，向他望着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把我弄糊塗了……」

最不能讓他理解的是：對方被點了穴道，手腳被綁，高吊空中，何以能自行解脫?豈非是太離奇了!

○　○　○

「一點也不奇怪!」秦老人說：「這是天長地久的『妙脫乾坤』之術!」

「妙脫乾坤……?!」

「不錯!」秦老人冷冷說：「是一種能自行解穴和血，兼以收肌卸骨的奇妙內功，是他們『星宿雙殘』最稱得意的拿手好戲，豈能當我不知?」

「這麼說!你早就已經知道……?」

秦老人點了一下頭：「從他一來，我就知道了，他的眼睛是『黃』顏色的，正和那兩個老東西一樣，哼——看來這個人似乎在這一方面，已得了雙殘的眞傳，才會授以重任，來到這裏……」

孟天笛低下頭來，注視着手上的籐索，不能不相信，秦老人說的是眞的——爲什麼擅施這門奇異功力的人，眼睛全是黃的?那却顯然是無關宏旨的題外之言了。

△七寶金蟬▽

火勢再起，山洞裡重復有了溫煦的暖意。

「這麼說，他是故意做作被擒的了?」

「不錯……」

孟天笛一聲不哼的垂下了頭，想想，當時銀衣人現身以至於被擒，似乎多少有些兒巧合，一時興起有些受騙的感覺，心裏怪不是滋味。

難解的是秦老人的洞悉於先，每事先覺，乃至「將錯就錯」，使對方上了大當。

太多的謎疑，有待對方解開。

孟天笛一聲不吭，只是用眼睛默默向秦老人望着……。

「我原本打算再晚些時候才告訴你，看來現在被迫勢必要先告訴你詳情不可了!」

秦老人探出一隻手，由面前瓦鉢裏拈起了一撮雪，放進嘴裏，孟天笛立刻警覺到，原來他出去過了。

「我已在外面佈了疑陣，不必再顧慮有人來!」秦老人微微笑着：「現在總可以放心的說話了。」

孟天笛立刻意識到，對方必將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自己——其實他悶在肚子裏已經很久了，太多的事情對方都沒有說，自己那裏知道?

○　○　○

「你道星宿雙殘，這兩個老怪物，爲什麼多年來，對我苦苦相逼，始終也放不過我?」

「你們不是有仇……麼?」

「有什麼仇?」秦老人頗似滑稽的笑着：「既無殺妻之仇，更無奪子之恨，哼哼!之所以讓他們千里追踪，苦苦相逼的原因，是因爲他們想由我手裏奪取一樣東西，這才是重要的原因!」

「什麼東西?」

「七寶金蟬!」

聽也沒聽過的一個奇怪名字。孟天笛便只有發楞的份兒了。

聽也沒聽過的一個奇怪名字，孟天笛只有發楞的份兒了。

「那是古仙人留下來的一卷『修仙』秘笈，雖然薄薄七頁，却非常寶貴……」

『仙人』『修仙』……這些連夢想也沒有想過的名詞，一下子迷惑了孟天笛，便只有看着秦老人，再一次發起怔來。

「你覺得奇怪麼?」

秦老人柔和的眼光，含蓄着某種情誼，向他注視着：「那是我們每一個踏入上乘武術境界的人，夢寐以求的東西，多少年以來，多少人盲目探索，以訛傳訛，以至於這種淵源於我們歷史文化的古老學問，流失中土，我所得到的這卷東西，便十足珍貴了……」

「這是說，這冊『七寶金蟬』，你不是得自中國?」

「當然不是——」秦老人嘴角牽動出一絲微笑：「就是你所謂的『化外之邦』天竺——其實，它的東主，却是中國，只是留失異域而已。」

孟天笛總算明白過來，傻傻點了一下頭：「想來這就是你老人家之所以會去天竺的原因了?」

秦老人微微笑了一下，默認了他的說法。

「這件事知道的人極少，只有三個人……」

「三個?」

「就是我們三個人!」

秦老人頓了一頓，微微苦笑道：「說來好笑，他們兄弟得訊比我還早，却因爲機緣湊巧，這東西反而到了我的手上，自此而後，他們便對我苦苦相逼，時刻也不肯放鬆了。」

外面像是又起了風，不時有「隆隆……」聲響，打頭頂上滾過去，像是滾動雲層的悶雷。

孟天笛已爲訴之秦老人嘴裡的這些奇典往事，緊緊扣住了心弦，心裡充滿了好奇!

然而，他當然知道，這些都是積壓在對方心裡已久的往事，有着不可告人的隱秘，問題是，對方如果不說，自己也不欲多問，倒是眼前的發展，令人懸心，却非得說個清楚不可。

「我知道了——」孟天笛微微一笑：「眞像是神話一樣，這麼說起來，兩個老怪物偷走了他們一直想要的東西，應該就不會有事情，再來找你麻煩了!」

「那有這麼好的事?」

秦老人看着他冷冷說道：「換在別人，或許一半時還不易拆穿，他們兩個却是不易瞞過，多則七日，少則三天，一定爲他們所窺穿，定會再來。」

孟天笛點點頭站起來說：「我明白了，這麼說，最起碼，我們有三天的緩兵之計……三天也許足夠了，我們就不要躭誤了，這就走吧!」

「你弄錯了我的意思了……」

秦老人有氣無力的說：「我可沒有要走的意思……」

「不走?」孟天笛呆了一呆，緩緩又坐了下來：「他們已經知道了這個地方……還要再留下來等死不成?」

秦老人冷冷笑了一聲：「一動不如一靜……剛才我細細盤算過了，這個地方已經夠隱秘了，想不到依舊爲兩個老東西所測知，再走也是枉然，多年不見，這兩個老兒的功力，敢情是大有精進了，我懷疑他們，多少已精通了一些道術……」

「道……術?」

「不錯!」秦老人緩緩點了一下頭：「也就是方才我所說的那種『煉劍修仙』的道術……」

「煉劍修仙……?」

△劍仙▽

「也就是一般人嘴裡所謂的『劍仙』……你可聽說過?你覺得奇怪麼?」

「這個……」孟天笛點點頭：「聽當然聽說過……不過——」搖搖頭，他實在不想再多說什麼。

秦老人哼了一聲：「看樣子，你似不很相信，孩子……這是你千載難逢的機會，你豈能輕易錯過?」

「我……?」

孟天笛眞有些糊塗了。

「當然是你!」秦老人眼裡流露出無限慈愛：「還記得我說過你是個有『福氣』的人吧!——現在你應該明白是什麼樣的一種福氣了吧!」

「那是……?」

「那是我已經選上了你……」秦老人吶吶說：「這是你的造化，至於最終是不是能夠成功，我可能就幫不上你什麼忙，可就完全要看你自己了!」

「……」孟天笛只是看着他發楞。

秦老人苦澀的笑了一笑：「現在你當然不明白，可是你就要明白了……我是不行了……一生苦修，至終也只是略窺皮毛，成就極其有限，你可就不一樣，前途無限，如旭日之東昇……」

他用着滿是慈暉的目光，向對方看著，眸子裡閃爍着迷離的淚影，直似有說不出的感傷，又似有無限欣慰。

「你知道吧，孩子……你將繼承我未了的心願…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……達到我一生所希望達到而未能達到的境界……」

秦老人含笑說：「你一定會成功，一定會成功的……只可惜……我所能幫助你的不多，但是，如果你能够見着了他……那可就……」

提起了這個「他」，秦老人委靡的眸子，忽的散出了奇光，彷彿神情也為之一振。

緊接着，他可又神情無限沮喪——

「如果你見不着他……可就是『空入寶山』和我一樣，那可就太可惜了……」

火光閃爍，不時「劈拍！」作響，爆散出幾點小火星兒。已是黎明時分，山洞裡瀰散着淡淡一絲晨霧，此時此刻，聆聽着老人所說的這些，眞彷彿此身已脫離人世，來到了人我不知的虛幻世界。

秦老人似乎很累了，每說一句話，都深深的喘息一聲，儘管在火光的映襯裡，他的臉色也顯得那麼蒼白，毫無血色……。

孟天笛有太多的好奇，一一待詢。只是目睹着老人的此刻形相，也只好暫時壓置心裡。

倒是秦老人却像有些「欲罷不能」的激動……。——他有太多的話要說，只是「病」來嘔人，終而無奈。在孟天笛力勸之下，他又服下了一片「參」，便自暫時安靜的盤膝入定。

○　○　○

風起雲湧，呼嘯天際。

雪一勢，俱在怒捲狂風之中……。

閒步洞口，向外張望，只見千山儘雪，雲層共飛

忖思着秦老人此番靜坐，終有個把時辰就擱，這段時間，好生無聊，踱蹀洞口，却是無奈。

便在這時，啁啾一聲，一隻丹頂紅尾的碩大飛禽，徒然自空而墜，悽落對崖岔生而出的一棵巨松之上。

竟是一隻肥壯雪雞。

這裡盛產雪雞，質美肉實，每為本地獵戶所喜，入多之後，用以風乾，爆、烤俱宜，肉質極是鮮美，若是切片下火鍋，或佐以老菇煨湯，濃腴芳醇，更稱上品，最為食者所喜。

孟天笛日來皆以乾糧果腹，天冷需食尤多，來時曹老掌櫃準備的十數張乾餅，已剩不多，再耗兩天便將斷炊，這隻雪雞的適時而來，可就大大引起了他的食慾，一時便動了獵雞之念。

當下稍事整理，攜好長劍，施展輕功「一丈雲」身法，沿着峭壁邊側，不旋踵間，已繞向對面崖頭，下窺巨松，正是居高臨下之勢。

樹上雪雞，竟似不知，猶在引頸剔翎，漫天飛雪裡，唯見丹頂一紅，宛若雪中紅梅，延頸一啼，其聲清越，較諸九幽鷹鳴，更似猶有過之。

△驚異▽

孟天笛突地自空而墜，勢若飛雲。以人搏禽，世罕一見。

隨着他巨大的落身之勢，噗嚕嚕帶起了一股巨大旋風，直向着岔出懸崖的那棵松上落去，

雪雞受驚，「呱！」地一聲，振翅衝霄而起。

便在這一霎，孟天笛右手倏分，「哧——」發出了一口飛刀——

雪雞起勢奇快，無如飛刀更疾。



雪雞起勢奇快，無如飛刀更疾。

兩相交會之下，但見「劈拍！」一聲，散羽如絮，隨着大雪雞的一個鼓翅翻身，一逕如箭，直向崖下斜飛投落下去。

孟天笛百發百中的飛刀，這一次自無例外，命中是命中了，却似不曾傷中要害。

眼看着雪雞斜飛直投的落勢，正當對崖近乎谷底一片松叢之中。

孟天笛自是放牠不過——

他輕功極佳，十來丈高的崖勢，料是難他不住，遂自施出「一丈雲」身法，一濱如矢，借助於亂崖奇石，不過七八個起落，已臨對崖松叢。

○　○　○

千松疊翠，怪藤如蟒。

孟天笛一脚踏落，才知眼前的「別有乾坤」。

沿着凸出的一方松坪，一步跨入，赫然警覺着眼前的遼闊地勢，由不住使得他為之怦然一驚。

原來松坪凸出之處，正是雙峯夾口，兼以巨松為掩，方不易為人發覺。

孟天笛獵禽而至，意外的有此一見，心裡不無詫異，前瞻谷內，風平雲靜，萬樹披雪，一嶺插天，堪稱美景無邊。

——便是那一陣疾烈的拍翅撲騰之聲，引着他一逕向林內踏入。

負傷的雪雞，半身為紅血所染，正自在雪地上撲騰不已，乍然發覺孟天笛來近，悲鳴一聲，再一次掠身而起，起勢不高，一逕向林內投落而遁。

孟天笛自是不捨，縱身便追。

一逋一追，霎時間已在十丈開外。

步移景換，耳聽着泉聲淙淙，竟自又是一番世界——目睹着當前的一道飛瀑，如吐萬斛，却不見那隻受傷的雪雞，飛落何方。

目睹着當前美景，心正駭異——却是趺坐於松下巨石上的那個黃衣儒士，毋寧使得他更為之大吃了一驚。

下期待續

「七道彩虹」
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12

《前情提要》

孟天笛出洞謀食，以飛刀傷一雪鷄，雪鷄翻身逃去，追逐到一山谷，谷中大松巨岩下竟坐有一名黃衣儒士……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美哉周郎▽

怎麼也沒想到，這裡還有個人！

一身杏黃色單薄長衣，覆蓋着他疊起的雙膝，面對着一嶺雲天，顯示着一種出世的洒脫，即使看上一眼，也令人油然起敬。

這人年歲甚輕，看來不過在三旬之間，長髮中分，既黑又柔，分垂雙肩，一隻手拿着卷書，白皙的面頰，使得持卷的手……整個的人，都似一塵不染，堪稱「高雅」二字，說不出的那般飄飄儒雅，衣帶風高。

孟天笛的忽然闖近，自然為他所察覺——無如，他的注意力，卻兼及身邊不遠，雪地裡撲騰打轉的那隻雪禽。

大雪雞為飛刀所傷，折了左翼，雪白的羽毛連同一地上白雪，染滿了血迹，為此，真正煞了風景……。

「罪過、罪過——卻是何苦來哉！」說時，目光微起，才自看向一旁佇立的孟天笛，後者立時有所感染，尷尬的笑了一笑，顯得拘束不安。

「是你做的？」

「這——？」

「卻又為了什麼？」

一面說，黃衣人已緩緩站起，隨着他伸出的一隻左手，怪異的是，那隻負傷的雪雞，竟自忽然掙起，飄落其上。黃衣人微微皺了一下眉頭，才自又把含有湛湛目神的一雙眸子移向孟天笛。

隨即，他臉上又自現出一副溫雅和諧。

「這是東山珍禽『一朵紅』，由於附近獵人長年獵殺，僅剩下不足百隻，我為此禽向足下請命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放過了牠吧！」

他隨即將手上雪雞放下，卻用地上白雪，輕輕揩着雞身上的血迹，動作從容舒徐，祇是幾下，已將雞身遍染的血迹擦拭乾淨。

那隻負傷的雪雞，在其愛撫下，振衰起疲，一時伸頸顧盼，大有復甦之意。

至此黃衣人臉上才自現出了笑容，清澈明淨的一雙眸子，在孟天笛身上轉了一轉，定住不移——

「如何？你不願意？」

「啊——」孟天笛才似忽然轉過念來：「豈敢——是我太莽撞，傷了東山珍禽，卻勞先生為牠請命！真不知從何說起……慚愧、慚愧！」

黃衣人含笑着看他點了一下頭：「倒也不必自責過甚，天生萬物，原是為人，祇是我對此禽，別有偏愛而已……」

話聲不高，卻吐字清晰，含着些南方的口音，一如其人的溫文爾雅，使人樂於親近。

直覺的，孟天笛已對他鬆弛上了上來的戒心。

「先生貴姓？住在附近？」

「啊——不是、不是……」

黃衣人一笑說：「我姓周——，俗名天麟，雖不住在這裡，每年冬季，卻喜來此一玩，觀花讀書——一年總有幾回——」

「觀……花？」

「這裡梅花很美，有幾株異種，更是別處不及——你看——」

回身持卷一指，探向幽谷。

孟天笛趕上幾步，隨其指處望去，一片香光，頓陳眼底，不由「哦——」了一聲。

一嶺飛泉，一面幽谷——

那幽谷亂石崢嶸裡，或高或矮，不規則的插落着十來株梅樹，紅多白少，破雪而開，俱已盛放，襯映着奇石怪藤但覺冷香盈盈，野趣橫生。

真正料想不到，如此窮山惡嶺，竟然掩飾着如此神仙世界，咫尺天涯，別有乾坤。

看着眼底的一谷幽梅，孟天笛真正呆住了，由不住興起了「嘆孤寒大地，尚有梅花」的心境，更何況「周天麟」這等神仙風采——彷彿祇有這等風采的高人，才能儘賞梅花之美。

一人一花，兩相映色，孟天笛不禁暗暗的喝了聲采，發自內心的讚了聲：「妙啊——」

黃衣人周天麟嘴裏已自吟道：「香幽淡淡影疏疏，雪虐風饕只自如，正是花中評巢輩，人間富貴不關渠。」

彷彿是一首前人詠梅的絕句，出自眼前周天麟的一吟，真正是「盡其神髓而作刻骨之銘」了。

○ ○ ○

孟天笛再向周天麟看時，益覺其冰心玉骨，眉清目秀，恂恂乎兼有「六朝君子」之美。直彷彿那裏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

見過，却是記憶不清。……？

——却似有一股冷颼颼的的寒風，陡地起自他的身側，迎面一襲，宛若冰露着體，孟天笛由不住「機伶伶」打了一個寒噤。

周天麟微微一笑，望着他緩緩點了一下頭：「這就是了——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——我祇當風萍一會，却不料竟有許多牽聯，你目下多事之秋，過了此刼，才能登得彼岸，來日福澤，不可限量……」

孟天笛一驚，瞠然道：「先生你……說些什麼？」

「天機不可洩露，說出來也就不美了——」

周天麟湛湛雙瞳，直逼過來：「與你隨行的老人，數十年修行，大非容易，你從他領受甚多，切切不要錯過目下的相聚，他固一死，有後望焉……你我相會，來日正長，且回去吧！」

孟天笛自與對方一見之始，卽覺出諸多有異，直覺着對方的定非尋常，他的每一句話，都彷彿含有深意，令人油然生敬，不能摒拒。

聆聽之下，祇望着他緩緩的點了一下頭，心裡萬般感觸，一時却偏偏不知從何說起。

周天麟見他未曾遵言而去，不禁一笑道：「秦老頭兒的身法，大有可觀，回去好好琢磨去吧，你我今日一會，雖是早了幾天，終是有緣，我原可助你一臂之力，終不若你自個了却塵緣的好……」

孟天笛又自點了一下頭，應了一聲。

周天麟又自一笑說：「看你飛刀殺食，急欲食其之肉，想來你是餓了——」

話聲方落，孟天笛肚子裏「咕——」的叫了一聲，頓時引動了胃裏的饞蟲。

周天麟探手向着當前幽谷指了一指：「你的口福不錯，那裏有幾枚『雪實』，就留贈給你帶回去吃吧！」

却見一株狀若「芭蕉」的小樹，就在泉邊不遠，孳生於兩崖夾縫之間。上面纍纍結着四五個大小如同香瓜也似的麻皮果實。

這類結實，望之既不起眼，設非對方特意指點，孟天笛決計不會自己發覺，卽使看見，也祇當一般野菓，萬不會以之食用。

祇是眼前，周天麟這麼一說，却大大引發了他的食慾，看上去，也直似天生供人食用的了。

周天麟看着他，微微頷首說：「摘下來，帶回去吧！」

孟天笛應了一聲，正待啓步。

「記住！」周天麟特地關照說：「你我今日之會，不可對任何人提起，卽使與你在一起的老人面前，也不要提起，否則，與你與他均有不利。」

孟天笛怔了一怔，一霎間，他彷彿看見周天麟全身上下隱隱有異光閃動。「他」和煦的笑容，斐然的神采，以及說話的聲音……都似有强力的感召。

「這個人眞是太奇妙了……」

心裡盤算着，孟天笛應了一聲，便自涉足幽谷，縱向石隙間，那棵類如芭蕉的菓樹。

——却在這時，耳邊響起了一聲輕嘯，像是有什麼物什衝天而起——卽見一道青色光華，自身後破空昇起，宛若經天長虹，却是奇光燦眼，刺目難開，交睫的當兒，已是置諸青冥、無影無踪。

孟天笛心裡一驚，忙自回頭——。

周天麟却不見了。

○ ○ ○

豈能晴空電閃？

還是白日作夢？

孟天笛縱身崖上，四下看了一眼，終不見周天麟的踪影，卽使他輕功再好，亦難望在自己先時一縱之間，逃離現場，那麼，他又是……？

一道青色光華，自身後破空昇起，宛若經天長虹，却是奇光燦眼………。

一個駭人的念頭，陡然自心裡昇起——

「劍仙？」

——常聞人言，劍術之極上境界，便爲「身劍合一」，可以出神入化，以劍遁奇光，置身青冥，瞬息千里。更能運施飛劍，取人首級於百里之外，直似探囊取物，眞正駭人聽覩，匪夷所思……。

這個「周天麟」莫非正是傳說中的這一類異人奇士？——老天？

△造化▽

入夜。

火光如蛇。

孟天笛、秦老人對面盤膝而坐。

長時間的震撼，癡想之後，孟天笛總算回復到原有的平靜。

固然難忘周天麟的化身青冥，畢竟對於自己來說，那是極其虛無縹緲，難以想像的未來世界。

未來的一切，誰又能加以判定？

倒是眼前的一切，却要實實把握——想到大敵「天長」「地久」的卽將來臨，秦老人的病…。孟天笛一時眞個也輕鬆不起來。

然而，種種迹象的顯示，却又是「樂觀的」，有希望的……

人總是要活在希望之中。

「希望」却又總是來得那麼遲慢……。

○ ○ ○

「咦——這東西是那裡來的？」

秦老人一把提起了地上的麻皮菓子，臉上表情既驚又喜。

便是周天麟讓他採摘回來的那種奇怪菓子，祇爲了憧憬着方才的一番奇遇，一直忘了吃，想不到却引起了秦老人的注意。

一串五個，顆顆圓大，像是木瓜形狀，祇是表皮坑坑點點，麻陋不堪。

秦老人喜孜孜的看了又看，嗅了又嗅——越加驚喜的道：「是你摘回來的？」

孟天笛點點頭。反問道：「這是什麼菓子？能吃麼？」

秦老人一個骨碌由地上站起來道：「走，帶我看看去，在那裡摘的？」

「太遠了，而且就祇有這幾個，我都摘回來了！」

秦老人向外面悵惘的看了一眼，緩緩的又坐了下來。

「我幾乎忘了，這原是不可多得的東西……」

很奇怪的樣子，向孟天笛看着：「你還記得是一棵什麼樣的樹麼？」

孟天笛當然記得——

「像是一棵芭蕉……」

「這就對了！」秦老人說：「這是『雪實』，又稱『石中玉』，少見的東西……多少年以來，我總共也祇見過兩回，吃下去輕身益氣，對修道人，大有助益。」

說時，忙自摘下一個丟過去道：「快吃吧！」

○ ○ ○

青皮白肉，汁流如蜜。

秦老人，孟天笛一人吃了兩個。味道之腴，齒頰留芳，果然十分受用。

在秦老人的堅持之下，孟天笛把最後剩下來的一個也吃下肚裡，隨卽，他興出了濃濃的一種睡意，不及向秦老人打上一聲招呼，便自倚在火邊睡着了。

△冬暖▽

便是那陣子輕微的「窸窣」聲息，猝然使得孟天笛由沉睡中醒轉過來。

也許，他原本就應該醒轉……也許這種聲音，正是有意在喚醒他……總之，這一霎他醒了，而且精神抖擻。

像是才一睜開眼睛，立刻便爲眼前的一幕離奇景象所緊緊吸住。

火光幢幢。

秦老人又開始了他奇妙的舞姿。

像是前此的「劍姿」，他的動作總是那麼柔軟、曼妙，長衣飄飄、步履徐徐。

這一次却不是在練「劍」，手裡也沒有象徵「劍」的那截枯枝，而是徒手作勢，在打一趟拳，或是一路掌法?!

奇妙的老人！

——何以他總是選擇這個時候，才開始演繹他奇妙的神技？而每一次却都適而強力的抓住了孟天笛的心，喚起了他的靈智，以至於讓他深深有所體會，而能大有收穫。

○ ○ ○

好奇妙的姿態。

比較起來，和昨日的「劍姿」確是大異其趣，却也不儘然祇是拳掌之式。

隨着秦老人靜緩舒徐的動作，全身上下，像是每一寸關節，都在運動，時而雙手合十，時而金雞獨立、熊伸、鳥經、蛇拳、蟲蜓，俱在姿態之中。

孟天笛心裡一動，倏地站了起來。

秦老人忽然定着了勢子，向着他微微一笑，腳下移動又自演習起來。

孟天笛福至心靈，不自覺的，竟然跟隨着他一併舞了起來——老人每作一式，他亦摹而仿之。

這番演習動作，眞個別開生面，火光襯映裡，一雙人影兩兩相隨。或許是有了昨夜動作的啓發，孟天笛此番運施起來，頗是駕輕就熟。

不知道是否與方才食下的「雪實」有關，這一霎祇覺着神清智爽、活力無窮。

却是不知，老人這一套「諸天共舞」，乃昔日在天竺時，得力於異人指引，以及日後本人之透悟，用之於身體力行，豈止培元固本，輕身益氣而已？簡直有「變化氣質」、「洗骨易髓」之妙，正是修道人「築基」工作之不二法門。

或是因爲如此，那個疑爲劍仙人物的周天麟乃至才會有此一說?!果眞這樣，孟天笛此後與秦老人的每一霎相聚，都十足珍貴。他更焉敢有所疏廢，掉以輕心？

秦老人曠絕古今的一趟舞姿，足足演習了一個更次，才自漸漸靜止下來。

火光閃爍裡，老人的表情異常亢奮。眼睛裡不時顯露着喜悅，雖然事實上，他已是十分疲憊，然而情緒的亢奮，終使他不能就此安睡……。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

火光襯映裡，一雙人影兩兩相隨。

「你是個很聰明的人……」

倚身在火邊的一塊石頭上，他喘息着：「也許上天見憐，對你我的一段邂逅，作了特意的安排，你可知道，我已幾乎支持不住了，却在這時，竟然得到了意外的補充……」

孟天笛當然明白，他所謂的補充，指的是已經吃下去的「雪賓」。

「那兩枚異菓，加上那支千年野參，終於使我又延後了幾天……」

伸出了一隻手，輕輕落在孟天笛肩上，他似有說不出的欣慰：「你可知道，這十年，『九更秋露』已吸乾了我僅有的神髓、眞氣……讓我擔心，一朝死了，便眞的是死了……什麼也沒有了……」

「什麼眞的死了…？」

死了不就是死了，還有什麼眞假之分？孟天笛一時眞被他弄得莫名其妙。

「你——」秦老人慈祥的目光看着他，搖搖頭說：「你什麼都不知道……什麼都不知道……好吧！也許現在正是告訴你的時候。」

他於是說：「對於一般人來說，死了便是死了，一點分別也沒有，可是對於我輩服食眞氣、修習道術的人來說，這個區別可就大了。」

秦老人終於吐出了他從來也沒有對人說起過的眞心之言。

「你應該知道，人的構成，除了這個身子，也就是所謂的『形』——一副臭皮囊之外，還有『魂魄』簡稱為『神』，神乃生身之本，形乃生神之具，兩者之間，相依相輔，是片刻也離不開的，我們研習道法，第一步，便是所謂的煉魂，如何煉魂制魄，化為元神，使之與肉體可以脫離存在，甚而『身外化身』，不畏水火刀兵，進一步肉身成道，霞舉飛昇，便是道術的大成。」

孟天笛只是靜靜的聽着。

如果昨天以前，這些話他簡直聽都不要聽，可是白天與黃衣人周天麟一晤之後，使得他胸坎大開，尤其是眼見着周天麟，駕馭劍光、出入青冥的一霎，豈能自欺於無睹？謂為無稽?!

然而，對於他來說，這種事畢竟還是太遙遠了，尤其難以想像，最終與自己會發生什麼關聯……。

秦老人看着他，侃侃的說：「仙緣的遇合是太難能可貴了，除了當年，在天竺巧得了『七寶金蟬』這部修仙的道笈之外，這麼多年以來，我的成就極是有限，你應該知道，一個人的筋骨、氣質、靈性，三者兼具，才有資格參習上道，但是如果沒有仙緣的遇合，得不着此類異人上師的指點，即使閉門苦研，終其一生，也是成就有限……所謂的『道高一尺、魔高一丈』，一個不好，弄出了病，更有生命之危！就像我——」

一絲苦笑，輕泛在他蠟黃枯瘦的臉上。

這些話一經道出，再也沒有任何隱密，便是無所不談。

「你只知道，我是為『九更秋露』所苦，却不知道，更厲害的是我的『走火入魔』，便是因為，半生以來，只是我獨自摸索，煉出了岔子。天地悠悠，却又那裡去追求異人的指點？」站起來走了幾步，秦老人面火而立，頭上的一綹白髮「支」着、襯着他瘦削的身子，那樣子眞像是一隻大鶴。

多年的「伏氣」、「煉魂」，參習道術，終使他異於尋常，看起來多少也有些「仙」家氣息。

「所以說，我的成就，窮其一生也終是有限……我是完了……然而，果眞就這麼死了，可也太難以教人甘心情願，却是想不到，在這個時候，遇見了你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眼睛裡再一次現出了喜悅的那種神采……

「我原已萬念俱灰……却不料你……又給我帶來了一線希望，雖然終究難免一死，却不似原有的悽慘的絕望…或許……或許……」

話聲未頓，洞門外忽地傳過一聲來淒厲的長笑，乍聽之下，聲如狼嗥，一時間直令人毛髮悚然。

下期待續

「七道彩虹」
故事之一

天岸馬 13

《前情提要》

秦老人吃下孟天笛帶回的「雪實」後元氣又爲之一振，當晚又傳授一套「諸天共舞」，並言及修仙道笈，而洞外忽地傳來一聲淒厲長笑……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
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亂螢飛絲▽

像是十刹幽靈。

笑聲呼嘯來去，刹那間已數度打轉，卻是儘自盤旋，久久不散。

孟天笛心裡已猜知是怎麼回事了，想到了來人的可懼，不免神色一驚，下意識的，伸手抓起了長劍。

秦老人深邃的眸子，向他瞧了一眼，搖搖頭說：「別慌，還早的很，這是兩個老東西慣用的伎倆，且先稍安勿躁，聽他們說些什麼？」

孟天笛乃自把抓在手裡長劍，又緩緩放了下來。耳聽着那陣子笑聲，猶自在眼前山谷打轉，時高時低，左舞右旋，耗了好長的一段時間之後，才自聲勢漸衰，趨於無聲。

即聽得一人，用着細長的聲音說道：「秦老兒，你的那點花樣，瞞得了誰？眼前苦海子便是送你返回西天的地方，且看你又能藏得幾時？」

話聲一頓，前聞的那陣子笑聲，又自昇起，彷彿天際遊龍，只是在當空迂迴打轉，時遠時近，繞了好大的圈子，才自漸漸趨於安靜。

隨後，便一直不再有聲音傳出。

秦老人哈哈一笑，臉色不無苦澀的道：「想不到兩個老怪物來得這麼快，我們的時間確實剩下不多了……」

孟天笛霍地站起來，待要向洞外步出刺探。

秦老人搖搖頭說：「不要出去……」

孟天笛說：「難道我們一直守在這裡等他們來？」

「當然不會，但這是最好的地方！」

對於「天長」「地久」，秦老人有足夠的鬥爭經驗，即使他們的性情，也深有瞭解。

「由剛才話聲可以看出來，他們尚不知道我們在這裡，所以才會用『無相音波』功力出聲試探，我們祇要一出聲音，便難免爲他們所測知，看來一兩天之內，尚可相安無事……」

秦老人伸了一下瘦長的胳膊：「所幸還有一兩天的時間，也就足夠了。」

聽他這麼一說，孟天笛才恍然悟出，原來方才那疑爲長笑，迂迴天際的聲音，竟是道家所謂的「無相音波」功力，用以刺探聲音的迴應，每有奇效，莫怪乎秦老人聽在耳裡，不以作答。

然而，面對強敵的對策究竟又是什麼？

○ ○ ○

秦老人說：「我預估他們總應在七天左右，才能識破那本『七寶金蟬』是假的，却沒有想到，僅僅一兩天的時間，就被他們拆穿，這麼看起來，我在洞外所佈置的這個用以障眼的陣式，用不了多久，一定也會爲他們看破，時間應在兩日之內。」

「我們的時間不多了，來——」

他隨即站起來：「把那一套『諸天共舞』身法，施展出來給我瞧瞧！」

「諸天共舞？」

「就是剛才你所演習的那套身法，應該不會忘記吧？」

孟天笛點點頭：「當然！」

隨即站起來，摹仿著老人先時的動作，各盡姿態的一一演習起來。

秦老人祇是在一邊默默的注視着，容到他演習完畢之後，才自嘆息一聲道：「你的確很聰明，但是這一套『諸天共舞』身法，太過高奧，絕非你短短時日之內所能領會貫通，能夠記住這些姿態，已是難能可貴！」

他又說：「這一套『諸天共舞』與昨夜我所演習的那一套『四極劍式』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兩相配合，妙用無窮，你祇要時時練習，自能體會，若是中途激發了你自己本人的靈思，那就更妙了，你要記住，以你的武功、劍招，最重要的是，要與自己的體能條件互相配合，才能有所大成，一味的摹仿他人，成就終是有限……」

孟天笛注意到他說話的神情，甚是認眞。眼前大敵在側，隨時都可能遭遇到殊死之戰，他却鎭定如此，所談論的，並非眼前的急救，却在於孟天笛本人今後的造就，焉能不令人大生感激、敬

天岸馬

佩。

於是，在他催促之下，孟天笛乃把昨夜得自他的那一套「四極劍式」又演習了一遍。

秦老人指點了一下，表示很滿意。

火光明滅，照着他頗似憔悴的形容。

雖然如此，他亢奮的精神，却一直持續不衰！

○　○　○

服下了一片人參。

秦老人略作休息，又自神采奕奕。

眼前已到了關鍵時刻。

「我告訴過你，那兩個老怪物是用杖的，天蠶杖——」揚了手上的一截乾枯樹枝：「就像這個——而你是用劍的，且是以一敵二。」

末了這句話，確實使得孟天笛爲之一懍。

「我——?!」

「不錯，祇有你一個人，我……那時候怕是已經不行了，但還不至於拖累了你……」

——揚了一下手上的杖：「兩個老怪物，最稱拿手的是一套『亂蠶飛絲』確實厲害之極，尤其是兩個人聯手施展，世堪其匹，我們所要研究對付的，就在這裡。」

提起了天長地久這一套怪異的杖招「亂蠶飛絲」，秦老人眼裡交織着詭異的神采，與奮裡却又顯示着一些兒恐懼。

於是——

根據以往對於這套杖術的記憶，秦老人化身二怪之一，以身餵招，隨即向孟天笛展開了前所未見的摹擬攻殺。

○　○　○

孟天笛長劍如虹。

秦老人杖勢如蛇。

——怪在，不論孟天笛劍勢多麼凌厲，由任何不同方向的出擊，終是格阻於摹擬「天蠶杖」的戰圈之外。

火光熊熊，加襯着兩個人舞動的身影，一霎間，眞有飛沙走石之勢。

一天劍影，杖勢霍霍——

猛可裡，孟天笛一個飛身，「呼！」地由秦老人頭頂上掠過，却在飛身而下的一霎，長劍下引，直取老人右肩。

秦老人「哼」了聲說：「好！」手中枯杖，倏地倒捲而起，「叮！」一聲，已自把孟天笛下落的劍勢磕開。

隨着孟天笛猛快的飛落之勢，秦老人右臂揮處，洒落出一天的杖影。正是他刻意摹仿「天長」「地久」兩個怪人的奇異杖招「亂蠶飛絲」之一。

像是一天扭曲的繩索，在孟天笛簡直來不及辨別的一霎，全身上下，一連多處爆痛，已吃秦老人手中枯杖點中，隨着他踉蹌後退的脚步，重重撞向石壁。

「行了！」

秦老人手中木杖，指點在他前胸的穴位，迫使着孟天笛終於垂下了手上長劍。

如果秦老人方才是以內力灌注出手，孟天笛便是有十條命，也已經完了。

一霎間，他爲之大是氣餒神爽。

△餵招▽

秦老人緩緩收回了手上木杖說：「這一招是兩個老怪物最愛施展的毒招之一，另外還有幾種出手，都極厲害，我已研究出幾種破解之法，你要記住，反覆勤習，兩個老怪物，保不定會對你出手，機緣湊巧，便可保命！」

說到這裡，他似無限惆悵，輕輕嘆息一聲：「我原以爲還有幾天時間可以相聚，大可對你從容安排，想不到他們這一提前來到，不得不對你另作安排，來吧，現在先從教你破招開始……」

——倏地後退一步，手中木杖，驀地直向他當面點來。

却是「居中掛二」，兼及了他的兩肩，容得孟天笛出劍以迎的一霎，却又驀地幻化爲一天杖影，如此，和先前一樣，孟天笛全身上下，俱都在杖勢包圍之中。

由於前此的誤失，孟天笛本能的產生了一種反應，猛可裡搖動長軀，在內力運施之下，長劍一片璀璨，迎着對方萬點飛蝗般的杖影，叮叮叮……，一連串的交接之下，霍地又爲之分開。

饒是如此，兩側胸脇，仍有三處吃杖勢點中。

「好——」

秦老人眼睛裡交熾着喜悅：「想不到你領悟得這麼快，這一次大有進步。」

他於是將幾處「關鍵」所在略作指點，又迫着孟天笛出手演習，反覆推敲，直到他覺得滿意爲止。

○　○　○

像是起風了。

全在黎明之前，一山樹木搖動出「嘩嘩！」聲響。

映着閃爍的洋洋火光，秦老人略微打了一個盹兒，立刻又驚醒過來，陷於思索之中。

大敵當前，老少二人都不敢掉以輕心，殫精竭慮，以圖對抗之策。

秦老人所想的，却更深遠。

時間的緊迫，終使他不能再有所「藏私」。到了非要交代不可的時候了。

「天笛——」秦老人湛湛的眼神，向他直視着：「有件東西，我要交給你，你過來！」

「什麼東……西？」

一面說，孟天笛緩緩走過來。

秦老人說：「一件重要的東西——」

他苦笑了一下：「一件比我生命還要重要的東西，現在我却不能再保有它了……」

言下無限沮喪。

說時，他一面動手，脫下了身上的狐皮袍子，露出了內着的中衣小褂。

又動手，把中衣小褂也脫了下來。

一霎間露出了赤裸的上身。

火光跳動，映照着他枯朽削瘦的形容，那樣子眞像是一隻褪了毛的雞，細長的頸頸之下，瘦骨嶙峋，眞是太瘦了，全身上下，看過去沒有四兩肉。火光照耀裡，更似生滿了蘚芥那樣佈滿了膚皮，白茸茸滿身都是。

「你這是……?」

這個動作，把孟天笛嚇了一大跳，眞不知他這是幹什麼?

緊接着，他更驚奇了。

——却祇見秦老人枯瘦的一隻手掌，自個兒攀向後肩脊樑，便在那一方生滿了膚皮蘚芥的肩後胛骨摸索不已。慢慢的，像是摸着了什麼。

忽然，他瘦削的手指，用力的插進了後背皮層——直看得孟天笛怵目驚心。

便在這時，一大片皮肉隨着他掀起的手指，活生生的揭了下來。



秦老人瘦削的手指，用力插入後背皮層……。

孟天笛看呆了。

秦老人却像沒事人一樣，表情並不痛苦。

再看那揭下來的一大片皮肉，甚至於連一滴血也沒有流，被揭下來的背部地方，依然完好，並無破爛傷痕。

這又是怎麼回事?!

○　○　○

孟天笛立刻就明白了。

原來那揭下來的一片皮肉，其實祇是一個形若「人皮」的薄薄革囊，薄薄的一片，色若黃蠟，貼在身上，與老人身上原來的皮肉，宛若一體，簡直看不出絲毫差異。

隨着秦老人小心揭動之下，一卷薄如蟬翼，形式怪樣的册頁隨即現出。

正是秦老人嘴裡，一再談及，珍逾性命的修仙秘笈——「七寶金蟬」。

在秦老人展示之下，孟天笛乃得看清楚了。

——那是七張大小僅若巴掌，薄如蟬翼，兼而透明的册頁，上面形若蝌蚪，若隱若現的寫滿了字迹，而展示在册頁居中的，却都有一副形式不同的人體姿態。

妙在這些人體的姿態，甚而其上的蝌蚪文字，都似會動，透過火光的映襯，時而伸縮，栩栩如生，是光的折射?抑或其他作用的形成?可就大堪玩味。

總之，奇妙之至。

△殺　機

這片「七寶金蟬」現在不僅貼在了孟天笛的身上。

透過一種氣機的運用，這册薄薄圖頁，緊緊吸附在孟天笛身後肩胛間的兩處要穴，眞氣互結，牢不可分，設非事先經過一番氣機的鬆脫運用，想要拿下來，可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。

交代了這件重要的東西，秦老人一時下感到輕鬆，却也興起了無限感慨。

他說：「我爲這件小小的東西，用盡心思，吃盡了苦頭，東藏西躲，半世流亡，直到現在，仍然在它所形成的陰影籠罩之下……若說是絲毫沒有爲我本人帶來什麼好處，却也是欺人之談，可是收穫極其有限，而最終仍將非我所有——」

說到這裡，細長的眼睛裡，一霎間流露出無限嚮往，對於孟天笛的不勞而獲，更似無盡艷羨——

他知道，這個年輕人的未來成就，不知超過自己凡幾，直似無可限量。

他知道這卷「七寶金蟬」將會爲孟天笛帶來一個嶄新生命的開始。

他同時更知道，這個年輕人對於自己的重要……這麼多錯綜複雜的感受，一霎間匯集內心，使他再向孟天笛打量時，平添了更多的感懷與慈愛，竟而忍不住滴下淚來。

孟天笛顯然還不能十分領會對方的內心感受。

「放心吧！我們死不了的。」孟天笛說：「這卷東西，我只是暫時代你保管而已。」

秦老人「哼」了一聲卻把臉轉向一旁。

跳動的火焰，在他臉上搖曳出一番迷離。

這時候，他的思維纖細而靈敏。

顯然的，他正在利用此片刻的寧靜思維，去捕捉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一些生怕會遺漏的東西……。

○　○　○

天亮的時候……

秦老人顯然精力不繼，在火邊倒下來睡着了。

孟天笛强耐着性子，盤膝調息了一刻，終因爲心情的難以持平，顯得忐忑不安。

如果秦老人沒有猜錯，今明兩日之內，對方兩個老怪物即將要找來這裡，一場生死存亡的殊死之戰即將展開，如此，眼前這短暫的一刻寧靜，誠然是彌足珍貴了。

火光的映襯裡，秦老人顯得那麼弱，黃焦焦的一張瘦臉，越顯衰頹，了無生氣，這兩天的精力耗費，終使他更形委靡，一蹶不振，這樣的氣勢，如何再能迎戰大敵！想想眞令人爲他躭心。

忖思着，秦老人還有些時候才能醒轉，便信步向洞門外走來。

○　○　○

旭日東昇，彩光萬道。

想不到外面天色如此之好。附近積雪，吃日光一照，變幻出一片奇光異彩，到處都是涓涓流水，枝頭樹梢，冰枝溶化後的點點滴水，紅白水晶也似的璀燦枝頭景色絕佳；美極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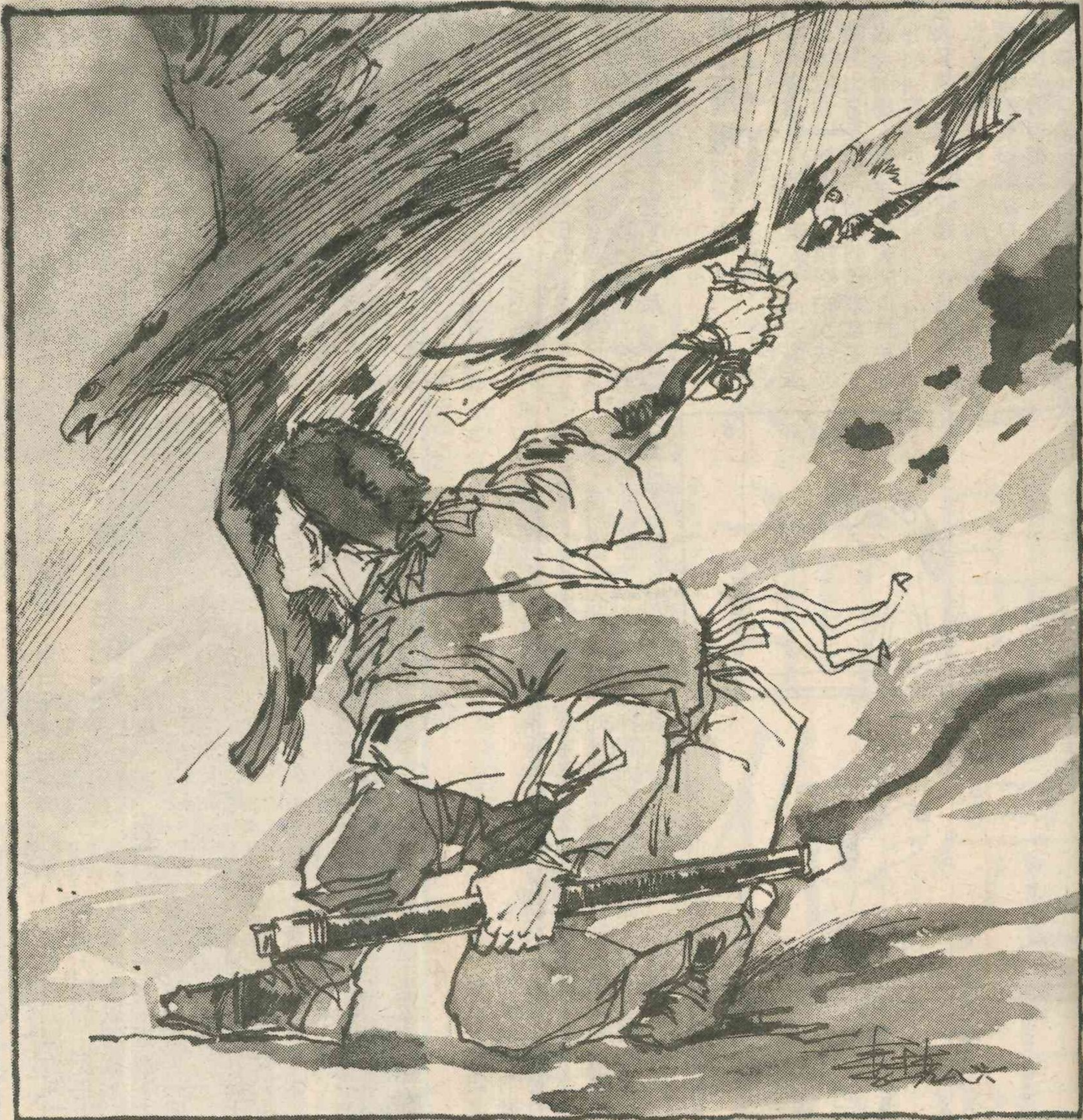
若非是秦老人親口說出，他實在還不知道洞外佈置有用以「障眼」的奇妙陣勢。

左右打量一番，簡直毫無異狀，或許這個純粹用以「障眼」的妙術，並不是佈置在眼前，祇是在老人認定對方來此必經的一處關隘所在，也未可知？——這個猜測，立刻爲他所認定。因爲昨天白天，他爲獵獲那隻大雪雞，曾經在附近進出，當時並無阻凝，可見這個障眼的陣勢，絕非設計在眼前。

便是這個突然興起的念頭，引動着他，使得他脚下移動，不知不覺間，向着當面崖前走了過去。

○　○　○

一片朝陽，打對崖兩峯交合的縫隙間，直射過來，孟天笛猝當之下，直刺得兩眼生花。



孟天笛旋身打轉，長劍「月下秋露」已脫鞘而出。

仰首當空，却有一雙雪羽黑首的鷹隼，正自盤旋打轉。

景態靜觀自得。原是再自然不過的一幅美的圖畫，却不知如何，忽地使孟天笛感觸到一種凌厲的殺機。

一念之興，使得他爲之陡然大吃一驚。

便在這一刹，空中一雙雪鷹，忽地發出了凌厲刺耳的一聲尖鳴，雙雙作勢穿雲直下，直向着孟天笛立身的崖頭俯衝過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

隨着尖銳凌厲的兩股破空之聲，宛若銀丸天墜，一雙鷹隼已臨向孟天笛當頭。

便是武林中最稱快捷凌厲的身法，也無能及此——妙在臨終束翅的一個巧妙翻騰之勢，左右夾擊，直向着孟天笛兩側同時怒襲而來。

孟天笛連劍都來不及拔，連同着帶有劍鞘的一口長劍，倏地掄起，直向着左右夾擊而來的一雙怒鷹揮打過去。

以他身手，自是可觀。這一手「夜戰八方」功力內具，料想着兩隻扁毛畜牲，萬萬吃受不住。

却不知這雙雪鷹，受有高人調敎，專門用以攻殺人獸，凌厲無比，大是非比尋常。

眼前這一式凌厲俯衝，尤其厲害。

隨着孟天笛長劍揮處，星丸跳擲般雙雙騰身而起，一式輪翅斜翻，戛戛乎翦翼丈許之外。

孟天笛那麼快捷的出手，竟然走了個空。

却是不甘心爲二鷹所侮——借助於一個旋身打轉的勢子，長劍「月下秋露」已脫鞘而出。

便在這一刹，空中一雙雪鷹，帶着淒厲的悠悠長嘯，第二次翦翅俯衝而來。

却有一聲尖銳的笛音，發自對崖。驀地阻止了二鷹的出擊——

雲影天光之下，孟天笛隨即看見了那個引笛而鳴的長衣老人。

下期待續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14《前情提要》

孟天笛將「七寶金蟬」吸附背部後，走出洞外，空中一雙雪鷹忽地向他怒襲而來……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◉魔笛◉

眼前老人的猝然出現，不禁使得孟天笛為之大吃一驚——隨著對方的笛音之後，一雙大雪鷹便在這一霎，搧動著巨大的一雙翅膀，翩翩乎落於長衣老人的雙肩之上。

「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」——

長衣老人接著發出了陰森森的冷笑之聲，是那種濃厚的巴蜀之音，猝然使孟天笛警覺到，正是昨日以「無相音波」之功，發出類似長笑的同一個人。

不可置疑，他便是「天長」、「地久」二者之一了。

由於前此在逃離「黃河客棧」之初，曾經與對方二老之一的「地久」，有過一段邂逅，是以孟天笛很容易便能分辨出兩者口音之差異不同。

——那麼，眼前這個人，便是二怪之一的「天長」了，秦老人曾經說過「天長」、「地久」兩個老怪物，乃是一對孿生兄弟，且是兩個殘廢，前者沒有右腿，後者沒有左腿。

這個念頭的忽然滋生，本能的使得他向著對方膝下望去——山風時起，揭動著對方看似單薄的飄飄長衣，果然不錯，他所能看見的，只是一隻左脚，右面膝頭以下，全然無物。

——他却能運施極上輕功，攀昇如此高峯，坐身於懸空的孤松之上，只此氣勢，已透著深奧虛玄，也就可以想知對方的絕非易與。

「娃娃——」

一開口便自顯示了對方的極其托大。

用著手上的竹笛，遙遙的這樣指著，無膝老人其聲徐徐說道：「你才多大的道行，就敢與我們兄弟為敵？秦老頭眼前已是甕中之鼈，你還指望他能保住活命麼？」

聲音忽遠忽近，正是同於那日「地久」一般無二，看來此兄弟二人頗多類似相同之處。

孟天笛意識到一場爭戰的不免。

這一霎，本能的想到立刻轉回，好與秦老人報個訊兒、商量對策——

只是如此一來，也就暴露了自己二人的居住之處，却是萬萬不可。

雖說是敵人已迫近眉睫，而越是緊要關頭，越要保持鎮定，萬萬不可自露馬脚。

且先鎮定下來，謀而後動。

一念之興，孟天笛後退了三步，從容貼身於半嶺懸崖，一口長劍平持當胸，倒也其勢悠悠。

「足下想必便是傳說中的『天長』老前輩了!?幸會之至——」

說時抱劍施了一禮。

兩句話說的不緩不急，也學著對方那般，以丹田之力徐徐將聲音傳送而出，便是內功中所謂的「傳音入秘」之術，料想著對方必當清晰入耳。

無膝老人冷森森的「哼」了一聲，「倒也不能小瞧了你這個娃娃，却也有些伎倆，秦老人傳給你些什麼好處，却要你如此為他賣命!!倒是說出來與我聽！」

話聲飄渺，時遠忽近，若非眼見著對方就在對崖，眞個無從捉摸。

——便在這一霎，耳邊上響起了輕微的「悉悉」聲息，如片落雪，打身側自空飄落下來。

一個細長的身影，緊緊貼樹而立。

——似乎生恐為孟天笛窺破了行藏，才自刻意的這般掩飾，一經落在孟天笛眼裡，便自心裡有數。

孟天笛取了一個側身的姿勢。

長劍伏於左腋之下，湛湛的目神，遙向對嶺的「天長」直視，却也照顧了一瞬間的「變生肘腋」。

「報出你的名字、娃娃！」

坐在樹幹上的斷膝老人，一副火辣辣的模樣。

孟天笛冷冷一笑，却是一言不發。

猛可裡一聲鷹鳴，棲落於斷膝老人左面肩頭的一隻雪鷹，陡地平飛直射而起，箭矢也似的直向着孟天笛投身而至。

却在這一霎間，空中驀地飛墜下一條人影，隨着這人奇快的落身之勢，一片刀光，自這個人手上而起劈頭蓋臉，直向着孟天笛頭上砍來。

孟天笛長劍早已蓄勢以待，這一霎更不少緩須臾，隨着他快速的一個轉身之勢，掌中劍巧妙的劃出了一道半圓形的弧形半光華。

——那人陡然覺出不妙，再想抽身換勢，却已是慢了一步，——劍光掃處，一片血光飛起，一隻持刀的右手，連同着手上長刀，一併被斬落下來。

○○　○○　○○

「啊唷……」

失去右臂的殘軀，血人也似的就地一陣子打滾，

天岸馬


兩個人雖高矮有別，形態各異，却是一般動作輕美，來去如風。

翻了出去。嘹亮的鷹鳴聲中，迎面雪鷹，一雙利爪，直取當面，向着孟天笛臉上抓來。

孟天笛却先已防到了有此一手！

方才那一式出劍，採的是「反臂輪迴」之勢，這一霎怪蛟也似的轉了回來，冷森了的劍氣，有如萬蓬飛針，一古腦直向眼前大鷹身上怒捲過來。

如此氣勢，迫使得那隻大雪鷹霍地鼓翅昇高，怪鳴聲中，翻躚十數丈開外，一時連發厲鳴，却不敢再次欺近過來。

却聽得對嶺老人發出了一聲怪笑。

「娃娃——這可是你自個找死了！」

話聲方頓，便似一縷輕煙般地升空直起，一發而收，隱身於嵯峋亂石之間。

便是那種冷澀的吹竹聲音，陡然間起自四野。

——却有一雙迷離的鬼影，隨着笛音，翩翩起舞，幽靈般地輕飄快捷，霎時間，已現身當前。

這笛音似曾相識，也同於當日與秦老人在林中所聞，却是更爲婉轉，兼具有攝人心神之勢。

怪在隨笛起舞的一雙人影，簡直是笛音下一雙唯妙唯肖的產物，配合着婉轉的笛音，一舉一動，與音色高低快慢甚而剛柔，都極相吻合，時遠時近，時而東西，極盡迷離奇幻之能事。

却是與孟天笛保持着一些距離，並不急急切入。

孟天笛向東面轉過身來。這雙人影倏乎而東，向西面轉過身來，却又倏乎而西。

——他隨即明白過來。

看來對方是打算利用這雙形似虛幻的怪人困住自己，進而迫使自己就範。他却偏偏不令他順心如意。

■殘月刀■

這裡地勢，他多少已有些熟悉。

這一霎，他原可仗劍攻克二人封鎖，快速轉回山洞與秦老人會合，共謀對策。

——無如，這麼一來，不啻暴露了居住之處。

又豈不知，此舉正是對方所殷切盼望？

兩個老怪物雖然發現了孟天笛的現身，未見得就眞的窺破了秦老人的藏身之處，只要他二人遲遲不對孟天笛親自出手，只著令手下節節進逼，未必不會有深意，却是大意不得。

孟天笛有見於此，乾脆暫不出手，給它來上一個故佈疑陣、繞道而行。

心念電轉，一面長劍壓腕，隨即放開脚步，向着側面山崗行去。

却不知，天長地久這個「八音魔笛」極是厲害，以秦老人之定力，尚且要十分小心，略有大意，即不免爲其所乘，孟天笛前此所以倖免於難，實在得力於秦老人的笛音所庇。

此刻，他單身一人，情形便大是不同。

却只見妮妮笛音，婉轉聲裡，一雙人影時出又隱，鬼影子般的縹緲迷離，却只是在孟天笛身側附近打轉，並不急於攻入。

二人散髮長披，各着一襲豹皮緊身長衣，行動輕靈快捷，出沒無聲，顯然輕功極佳。

——左面一人，手持一雙金環，迎著天光、晃人視覺，看來份量頗沉，沿圈四週，亦似極爲鋒銳，當是殺傷力極強的一門奇形兵刃。

右面那人，看來身材還較左面同伴爲矮，一頭黃髮，幾與腰齊。

其人瘦小乾枯，宛若猿猱，行動如風，所持兵刃，更稱怪異——左手是一個形式古拙的巨大銅鈴，右手却是一把與手肘一般齊長的新月彎刀。

怪在那個碩大銅鈴，隨着對方的縱躍來去，却不曾發出聲音，顯然受人控制。

至於那一口新月彎刀，却是亮若燦銀，隨着他揮動的右手，時作劈風之聲，看來鋒銳之極。

兩個人雖是高矮有別，形態各異，却是一般的動作輕美，來去如風。

那麼快速的出沒無常，時隱又現，却似逐臭之蠅，只管傍着孟天笛身側左右，幽靈般的陰魂不散。

○　○　○

孟天笛邁過了一片生有荆棘的亂石。

忽然覺出耳邊上笛聲有異。先時婉轉冷凄的笛音，不知何時，竟然變得極其生澀，大是刺耳難聽。

却不知這一留神傾聽，便自着了對方道兒。登時間心緒大爲紊亂，起了一陣莫名的恐慌。

便在這一霎，一條人影拔起，輕若無物的來到了近側。

孟天笛心裡一驚，方自認出，正是對方那個手持金環高瘦的一個，後者陡然已自欺身而進。

呼楞楞——

一片噪耳作響聲中，兩只金環左右各一，雙雙直向孟天笛兩肋上擊來。

孟天笛揮劍以迎，「鏘鎯」一聲，磕開了對方的雙鐶——借助此一擊之力，陡然拔起了身子，鷹翻兎滾般遁出兩丈開外。

○　○　○

却是那個矮小一如幽靈的影子，陡地自空而降。

此時此刻，乍然進入孟天笛視覺，給與了他內心極大的震撼。

「啊——」

隨着他的一聲驚呼，脚下一個踉蹌，幾乎坐倒地上。

直彷彿內心無限惶恐—才知道前此那一刻的凝神傾聽，已着笛音的「魔」相，這一霎的氣悶，心有恐慌，便是由此滋生。

眼前形若鬼影的兩個散髮怪人，之所以選擇此一瞬的乘虛而入，實在至爲陰毒，堪稱高明。

隨著那個矮小；形若飛猿人影的一落之勢，耳旁上彷彿「黃鐘大呂」那般「噹！」地一聲大響。

孟天笛只覺著心頭一震——猛可裡，眼前那個瘦小乾枯的人影，一下子變成了無數條人影。

那一聲「聲震天地」的脆響，敢情是發自對方手上形式古拙的碩大銅鈴。

配合著動人心魄的一聲大震，黃髮怪人陡然間拔身而起，其勢絕巧，一式「雲裡打轉」，直由孟天笛頭頂上翻了過去。

却在將翻未已的一瞬，右手「殘月彎刀」洒出了一天銀光，直向孟天笛身上揮落下來。

「嘶——」

直似千百道刀光，一併自空而落，耀眼刀光裡，疊落著黃髮怪人數不清的瘦削臉影。

—這一招「千刀追魂」，配合著淒厲的笛聲，以及一霎前的鈴聲震盪，眞個驚心動魄，眞似有翻江倒海之勢。

孟天笛一霎間四顧茫然，只覺著全身上下，爲無數道繩索所綑綁，再也難以掙脫。

驚惶萬狀裡，刀風颯然，右面衣襟，已吃對方刀勢斬落——

更似有千百道刀光、翻江倒海，直捲過來。

孟天笛直驚得全身冷汗涔涔，急切間長劍怒揮而出，匯集爲大片劍光，叮噹聲響裡，已似與對方刀勢所接觸，乃得縱身直起，拔上了亂石崖峯。

對於他來說，實已是驚弓之鳥。

眼前這一片亂石崖峯，不啻是救命處所，身子一經翻越，慌不迭向一座巨大石塊之後掩身過去。

却不意笛音之下，一雙長髮怪人、鬼影子也似的飄身直起，硬是不捨。

像是狂風裡的兩個紙人兒——忽地現身眼前。

緊接著「噹！」一聲銅鈴響處，瘦小乾枯的黃髮怪人，再一次騰身而進，右手殘月彎刀，「刷！」地劃出了一輪刀光，直襲向孟天笛後背脊樑。

幾乎在同時之間，另一個瘦高身材的長髮漢子，却自左側方猛地快速襲到。

隨著這人的一個前撲之勢，手上一雙金鐶，施了個「撥風盤打」之勢，直向孟天笛頭上揮落。

眼下孟天笛方寸已亂，種因於先時的不愼爲魔笛所乘，這一霎在對方兩相夾擊下，萬難躲閃。

緊迫萬狀裡，他的長劍，化爲一面光牆，鏘鎯鎯一聲脆響，封住了頭上的一雙金鐶。

只是無能躲開緊撲背後的殘月彎刀。

千鈞一髮裡，却自石後閃出了個人來。

■玉劍還情■

人出、劍出——

「叮！」一聲，迎著了孟天笛身後的殘月彎刀。

這一劍力道不輕，却施展的甚爲靈巧，顯然有「四兩撥千斤」之妙，劍尖點向對方刀身，「爆」出了一點寒星。

黃髮怪人那麼疾猛的勢子，竟不能爲之得逞，隨著揚起來的一彎刀光，整個身子驀地騰身而起，閃出了丈許以外。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孟天笛背後一輕，乃爲之避開了一時之險。倉卒間方自看出了對方是個細腰窈窕的蒙面少女。少女的一隻纖纖柔荑，却已抓住了他的一片衣襟。大力扯動之下，發出了一聲嬌呼！

「快走！」

本能上，認定了對方少女的出手相助，孟天笛自然對她也就疏於防範。眼下，隨著她的一扯之力，情不自禁的脚下用力一踹，霍地縱身於嵯峨亂石之間。

這一帶亂石崢嶸、重重相叠。

却是由上而下，蔓延了整片山巒，山勢既高、瀰散著霧也似的片片白雲。

一脚踏進了眼前石林，本能上心情爲之一鬆。

孟天笛知道自己這條命是保住了。

細腰豐臀的蒙面少女，顯然是輕車熟路，挽著孟天笛快速的一陣閃動奔走，忽地貼身於眼前大石，不再移動。

孟天笛忙自定住了身子。

少女向他比了個手勢，要他把身子低下來一些。

一方面紗掩飾了她大半嬌容，却掩不住那一雙黑白分明看似會說話的美麗眼睛。

白雲悠悠——一朵朵靜而舒徐的打二人頭頂上飄過。一片既去，一片復來……，其時，整個山巒之石林，俱都在雲霧的封鎖之中。

何倖能置身其間，乃至躲過了眼前的殺身之難。

笛音嫋嫋，猶自在四側打轉，却已不復對孟天笛形成威脅，聽來似已遙遠。

細腰少女那一雙像是會說話的眼睛，直似有無限關懷，連連的向著身邊的他瞅著。

—隨著她揚起的纖纖手指，拉下了臉上的一襲面紗。

「是……妳!?」

葉靈。



頭上的一雙金環雖已封住，只是身側的殘月彎刀又緊撲而來。

恰似一往情深，葉靈神秘的向他笑著，眨動著的美麗眼睛，含蓄著些許少女的嬌羞，以及更多的不易捉摸……。

一霎間的驚措，使得孟天笛幾欲亂了方寸，緊接著的一刻鎭定，終令他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？

大敵當前，從權取捨。

一念之興，他隨即接受了葉靈看似純情的好意。由不住向她微微一笑。

雲兒飄飄、笛聲嗚咽，却不見那一雙跟隨著笛音起舞的鬼影。

孟天笛總算心情稍定，向著她點了一下頭，輕聲說：「謝謝妳！」

葉靈只是看著他笑，指了一下自己的耳朵，搖搖頭，表示聽不見。隨即背過身子，在身上摸索著什麼，轉過身子來，却遞給他兩個小棉花球兒。

孟天笛這才明白了。

原來她耳朶裡塞著棉花，怪不得不畏「天長」老怪的笛音。

當下匆匆塞好了棉球，如此一來，果然情勢大見緩和。

葉靈却只是睜著一雙大眼睛，向他默默的瞧著。

基本上他們彼此之間，存在著極大的矛盾，甚至於可以說，仍然還是敵人，然而，情勢的發展，却又使他們彼此關懷、體貼，不期然的伸出了友誼的手！

這一霎的相處，尤其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，雖然仍是陌生，却已不再相拒，從而感覺著發自對方的溫暖。

「仇恨」只能使人醜陋，「愛」却能改變一切。

便是這種高尙的氣質情操，拉近了他們，一霎間在彼此心上點起了熊熊火焰。

(未完待續)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15《前情提要》

孟天笛神智爲魔笛所蔽，兩個散髮怪人趁虛出手正在危機當兒，亂石堆裏却閃出個人影……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愛▽

這附近葉靈熟得很。

孟天笛跟着她左繞右繞，儘是在石隙間打轉。感覺著地勢越來越高，像是往峯上昇起。

孟天笛忽然覺出有異，突地站住了脚步，前行的葉靈回頭看了一眼，來不及作出反應的當兒——一條人影，隨地自空而落，現出了前見長髮怪人之一，手持金環的那人。

好快的身法。

人到手到。

隨着他奇快的落勢，手上金鐶這麼展翅般已自打出，葉靈「呼！」的一聲，倏地拔身就起，却是慢了一步，金光閃處，打她左肩上劃過，頓時皮開肉裂，留下了兩寸來長的一道血口。

祇疼得葉靈花容驟變，落下的身子，隨地打了一個踉蹌，差一點倒了下去。

原來那雙金鐶，屬於外門十三件兵双，名叫「乾坤圈」，除了鐶內的四枚倒双，極是銳利之外，外圈的一輪雪双，更是鋒快無匹，一經施展兼及封、鎖劈、斬之能，堪稱厲害的緊。

眼前長髮怪人，姓侯名雙，連同其他三人，在天長地久門下，人稱「勾魂四靈」，一身武功，皆得自二老親自造就，分別授以不同兵双，其極受二老所看重，乃得今日陪同，直欲對「病龍」秦風一舉而殲。

既稱「勾魂四靈」，可見其行動之詭異莫測。四個人一經搭檔，配合着二老的笛音助陣，倏乎來去，簡直有鬼神不測之妙。

却不意就在孟天笛疲於應付的當兒，忽然出現了這個葉靈，由於她對這裡地勢的熟悉，現身攪局，同着孟天笛轉身進入石林，乃使得「勾魂四靈」之中其他三名尙還來不及現身的當兒，便頻於無能施展。

所謂的「勾魂四靈」，聯手合作，功力無匹，一經分開，可就勢單力薄，差遠了。

是不是兩個老怪物的所有手下，都已出動，在到處找尋孟天笛的下落？可就不得而知，而眼前的這個侯雙的走單却是事實。

怎麼也沒有料到，葉靈會傷在對方的「乾坤圈」，對於孟天笛來說，一霎間的感覺，眞似有「切膚」之痛。

「感情」這玩藝兒確實奇妙，常常是「來無影，去無踪」，它悄悄的來了，不分時候，不問立場，不論貴賤，更是沒有理由。來了就是來了，去了也就去了，眼前二人是什麼時候「對了眼」的？那只有他們自個兒心裡有數了。

或許起因於「黃沙客棧」第一眼的開始——而那一刻，却正是二人彼此白双相加，作殊死戰的一霎，而竟然彼此鍾情，眞正匪夷所思了。

目睹着葉靈的負傷，孟天笛一霎間爲之「怵目驚心」，嚇著了。

霎時間，化驚爲怒。一腔仇讎陡地昇起，不用說一股腦兒的撲向了當前的侯雙。

意動劍揚。

「嘶——」

像是才剛得自秦老人的「四極劍式」，姿態曼妙，出手之疾，無與倫比。

侯雙的身子，在鐶傷葉靈的一刹，原已飛身躍起，動作不謂不快，饒是這樣，仍然躱不過孟天笛這一的閃電出手。

「噗哧——」

一血雪光，爆開於侯雙持鐶的右臂肩際。

事實上這一劍極其鋒利，竟在侯雙肩胛間刺了個透明窟窿。

隨着孟天笛收回的劍，空中洒落下一天血雨——連帶著他手上的那只金鐶「乾坤圈」亦爲之把持不住，「嗆啷！」一聲，脫手拋落。

慘叫一聲，像是一隻負傷的鷹，蜷於兩丈開外，落下來的身子，雖是一樣輕飄，却像寒流下的凍雞，一個勁兒的打着哆嗦。已復是無能爲力再次出手了。

孟天笛一劍得逞，轉身打量葉靈——才自發覺到她整個左面半個身子，都讓鮮紅的血染透了——這

天岸馬

一霎倚石强忍，已是花容失色。

「妳……怎麼了?!」

孟天笛猛地提起了她一隻手，關切之情，溢於言外。

「不……要緊！」

緊緊的咬了一下牙，她隨即運施右手，在傷處附近一連點了幾個穴道，暫時止住了流血。

「走……快跟我走……」

話聲未已，便自拉着孟天笛，循着眼前石隙，一連拐了幾個彎兒，繞向了另一側峯。

疾疾而行，心兒築築。

她却又總是不時的停下脚步來，向着孟天笛報以「甜甜」微笑，「情」的昇華，如此微妙，一霎間，彷彿連身上的傷也不覺着疼了。

○ ○ ○

風兒呼嘯。

四周圍總似有幢幢人影，鬼魅般的出沒林中。此時此刻，那冷澀如同鬼哭也似的笛音，竟自不復再聞——兩個人俱都拿掉了塞在耳朵裡的棉花球兒。

葉靈回眸看着他甜甜的一笑，便自「嚶」然無力的倚在了他的懷裡。

孟天笛容是一番驚駭，却無能推拒。

「唉！我這是怎麼了?居然被這羣猴兒給弄得糊塗了……」

「怎麼回事……?」

「我——」她近近的瞅著他：「你猜怎麼着?我竟然領著你回來了?」

「回……到那……裡?」

說話時，他彷彿瞧見了四週倏乎來去的幢幢人影，難道說 兩個 老怪 物的 魔爪，已滲透到了這附近?

——這是個危險的訊號。如果他們二人不能盡快找到最妥善的安身之處，遲早便會爲他們發覺，那麼，敵衆我寡，情勢可就不妙。

「回到……」

搭上了前面話碴，葉靈眞有她的嬌媚勁兒——伸出來的一隻手，嬌荏無力的搭在了他肩上，眼角流露着醉人的那種「騷」，煙視媚行的向他近近瞅着。

「傻子！你還不知道?我把你帶回到我住的地方來了……」

△情魔孽海▽

孟天笛一驚之下，隨即也明白了。

由眼前葉靈的「千嬌百媚」忽然聯想到，「雞皮鶴髮」的陶嫗，這個忽然的轉變，可眞是太大了。

葉靈的住處，自然也就是陶老婆子的住處。

一道血光，爆開於侯雙持環的右臂肩際。

想到了那日「黃河」客棧的一場拚殺，不由孟天笛在心裡打顫。

當時情況，設非是「病龍」秦風的適當插手，孟天笛幾已身遭不測。

這段慘痛記憶，他應是不會忘記。

眼前葉靈的忽然提及，焉能不使他爲之大吃一驚?

○ ○ ○

「瞧把你嚇的！」

雖說是在傷勢之中，仍是媚力不減。

美人終歸是美人，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美的，這一霎，她眞是對孟天笛無限憐愛，輕顰淺笑，總是多情。

「不回去又怎麼辦?總比死在兩個老怪物手裡好！」她睇着他，微微眨動了一下眼睛：「管不了這些了，我師父她不會難爲你的——走吧！」

「不——」孟天笛掙開了她的手。

茲事體大，他可要好生想想，萬一出了什麼差池，個人生死事小，連累了秦老人可是罪無可逭。

葉靈瞧着他苦笑了一下，失望的幽幽道：「好吧……那我們就算要死也死在一塊吧！」

孟天笛哼了一聲：「爲什麼說這種喪氣話?難道我們就非死不可?」

「不是的——我說錯了！」

一霎間，她嬌荏無力的倚身孟天笛肩上：「你並不會死，可我就非死不可！」

「爲什麼?」

孟天笛注視着她身上的傷，忽然想到了她的失血過多，由不住心裡一驚。

「你不知道……」她緩緩說道：「我最近正跟著師父練習一種絕門功夫，這種功夫是不能流血的。」

孟天笛一時爲之駭然：「什麼功……夫。」

「這……手菩提……你可知道這門功夫?」

孟天笛呆了一呆，點了一下頭。秦老人曾經向他提過，告訴她陶嫗擅施這門功夫，却沒有想到葉靈正在學習這門絕功，更沒有想到，這種功夫，竟然視「流血」爲大忌。

想到了葉靈所面臨的遭遇，孟天笛一時神色慘變，宛若心上插刀，便自作聲不得。

「別害怕呀！」葉靈說：「祇要你答應同我回去，我師父她就有辦法救我，祇是如果你不願意，我便祇有死路一條了！可我也不會怪你……」

末後這句話，出諸她的愛憐，聽在孟天笛耳裡，眞是心酸難抑。

瞬息之間，他乃自作出了決定。

「好——我陪妳回去！」

○ ○ ○

葉靈撒嬌似的說：「我走不動了，你揹着我吧！」

孟天笛看看她著實荏弱，說了聲：「行！」

便自蹲下身子，葉靈嬌顫顫的俯身上去。

這裡石林高大，穿行其間，上半身並不會露出，自不虞爲人所察，祇是「天長」「地久」兩個老怪物的魔掌既已伸到了這裡，遲早無所遁形。

形勢所逼，似乎祇有隨同葉靈返回之一途了。

最重要的是她的傷——孟天笛自救救人，便不顧其他的，毅然作出了決定。

原來「銀髮鬼母」陶嫗自爲秦老人掌勢所傷，眞氣已渙散，若不能擇地小心調養，生命難保，是以千思百慮，才想到了「苦海子」這個人迹罕到的地方，眞正是無獨有偶，作夢也不會想到，秦老人與孟天笛，竟然也避秦來到這裡。

寃家路窄，竟然會在這裡碰了頭，豈非天意使然?

那個陶嫗亦非等閑之輩，多年修爲，却也深精易理，千閱萬選，才自選中了這處隱秘所在。

設非是葉靈的親自帶領，孟天笛還眞難以找到。

石林當前，斷崖居後，斜面亂石飛澗，怪籐糾葛，一經冰雪所染，看來平增無限氣勢。

陶老婆子暫時所棲身之處，便在此斷嶺殘壁之間。

或是千百年前，此處曾爲古戰場之一，亂石殘垣，不乏前人刀兵之痕。至今瞧來，益覺無限淒涼。

一條蜿蜒冰川，蛇也似的直發眼前亂石，伸展無極——便盛夏之時，它也會疾流奔放，較之眼前的乾涸冰封，誠然不可同日而語。

所謂的「天時」「地利」有時也同於人的光榮枯萎或是生死一般吧?!

在葉靈的指引之下，孟天笛以長劍撥開了垂掛的一株老籐，便自踏入了這個頗稱隱秘的前人洞府。

○ ○ ○

孟天笛站住了脚步，四下打量不已。

葉靈說：「快放我下來……」

她顯然心存顧忌，生怕被師父看見。

二人默默互視，葉靈報以深情的一笑，輕輕一嘆說：「你不知道?這一輩子你是我第一個碰過的男人……」說着便自微微垂下了頭。

孟天笛瞧着她一時却不知說些什麼才好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才說：「地方到了?」

葉靈才似忽然想起的瞧着他說：「往裡面走！」

走了幾步，孟天笛才自覺出，對方的一隻纖纖柔荑，竟在自己掌「握」之中。他正自驚訝彼此這段綺麗愛情；來得未免太過突然，事先毫無迹象可尋。

——猛可裡，一股陰風，直襲脊樑。由不住使得他身子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。

△虎穴▽

孟天笛簡直來不及向葉靈打個招呼，陡地拉着她向左面一個快閃。

葉靈「啊唷！」一聲嬌呼，被他大力拉得倒了下來。

驚惶之間，孟天笛已然閃身而出，兩腋張動之間，宛如開膈飛鷹，「呼！」然作響身中，整個身子已貼向了一面石壁——

緊接着膝下的微微着力一彈，凌空折了一個觔斗，已自飄身於十尺開外。

設非他如此的快速躲閃，萬難逃開背後致命一杖。

「呼——」

一股杖風，就在孟天笛躲閃之初，險險乎擦着了他的背影落了下來。

緊接着石破天驚般的發出了一聲大響，唰唰唰，爆散開一天的碎石。

武俠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一招「金雞亂點頭」，直向孟天全身上下齊發而來……。

這一杖雷霆萬鈞，尤其是自後而襲，事先沒有任何兆頭，原是十拿九穩的一擊，却不意孟天笛感應如此靈敏，乃自於千鈞一髮的當兒，逃過了此一大劫。

出杖的陶嫗，雞皮鶴髮，形銷骨立，一雙枯瘦鳥爪也似的怪手，抓持着兒臂粗細；幾近丈長的一截凍枝。

透過她極具猙獰、怒焰如火的一雙三角怪眼，那樣子簡直恨不能一口把孟天笛生吞下去。

△　△　△

一杖落空，緊接着旋風也似的一個打轉，隨着她頓抑的一個起勢——

「呼——」

恰似烏雲一片，已自撲了過來。

雖說爲秦老人「魚游清波」功力所傷，但眼前的搏命一拚，看來聲勢極是壯大，簡直有「萬夫不當」之勇。

隨着她遞出的杖勢，霎時間化爲一天杖影，一招「金雞亂點頭」，直向孟天笛全身上下，各處要害齊發而來。

彷彿有大股凌人的巨大力道，隨着她的進身之勢，宛若一面無形的巨鐘，霍地直向著孟天笛當頭直罩下來。

——如此情勢之下，那宛若「金雞亂點頭」的一天杖影，一霎間平添了無限威力——陶老婆子這一式出手眞個狠毒萬分，直似要立取對方性命於杖下了。

孟天笛却也並不含糊。

——一口長劍，早已迎勢而出。匹練也似的閃出了一道奇光，「叮噹！」聲響裡，封住了正面要害。

便在這一剎，他壯立的長軀，宛若「蛇」也似的身子扭曲，正是日來得自秦老人爐邊曼妙身法的傳授，却不意於情急的一剎，竟然施展了出來。

輕盈的體態，配合着「蛇」的扭曲。

如此身段，前所未見。

陶老婆子那麼凌厲的一天瘋魔杖影，竟然給落了空，喀喀聲響中，全數都點向了石壁，爆濺出滿空的碎石頭碴子。

△　△　△

旋風般地一個打轉。

呼嘯聲裡，陶老婆子的皤皤白髮，刺蝟也似的炸散而開，在一個奇快的凌空翻滾勢子裡，飄出了丈餘之外。

連驚帶恐，老婆子原本就奇醜的那張瘦臉在一剎間「鬼」樣的猙獰。

「好小子——眞有你的！」三角眼裡一片迷離：「好身法——這一手是誰教給你的！」

想是體傷未愈，方才搏命的一擊，更是耗盡了體力，話聲未已，便自頻頻喘哮起來——那樣子像極了一隻負傷的狼，却使孟天笛突然聯想到秦老人，原來他們雙方，都已是强弓之末。

這番姿態，終使孟天笛信心大增。

以他功力，已足能應敵，而勝之有餘，又復何懼？

冷冷一笑，他向前跨進了一步。

陶嫗眼睛裡一陣迷惑，竟自後退了一步。

也許祇有她自己心裡有數，眼前面對着孟天笛這樣的大敵，一時之間不能取勝，後果誠然不堪設想。

情勢的轉變，竟然是如此的不可捉摸，原來的「强」一下子變成了「弱」。而本來的弱，却躍昇爲强——足以主宰生殺之勢的那般「强」者之尊。

面對着孟天笛的超然英姿，陶老婆子越顯得一蹶不振。

她一連後退了三步，才以手上木杖，點著地面，支撐着搖搖欲倒的身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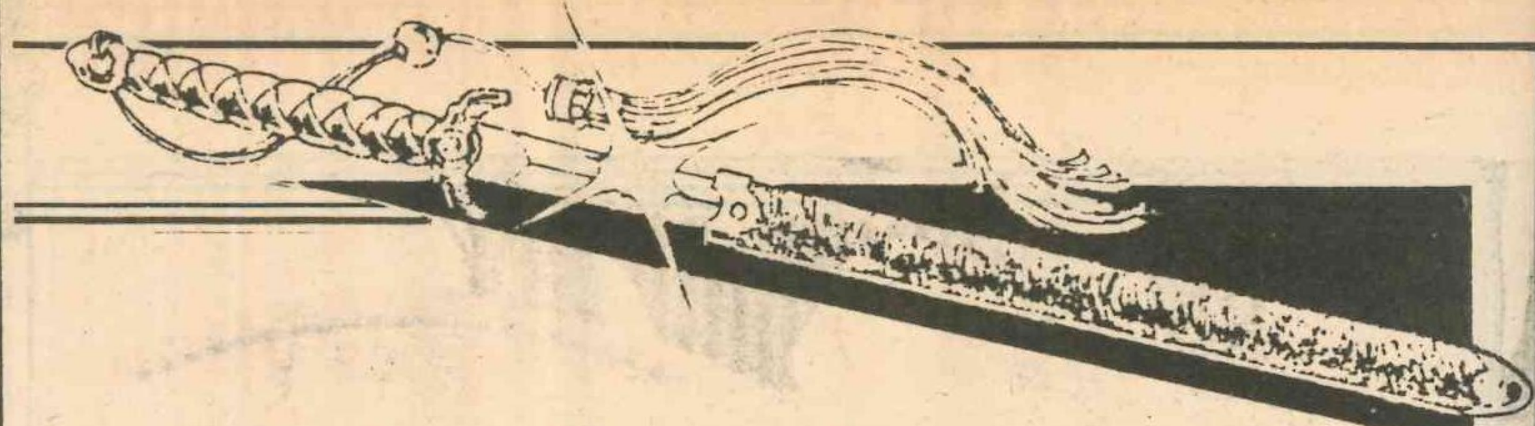
陶老婆子一霎間臉現驚愕：「你……要幹什麼？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●白居易是少數幾個幫母老虎說好話的人：有「讀張籍古樂府詩」爲證：「讀君商女詩，可感悍婦仁。」

畫家／涂璨琳　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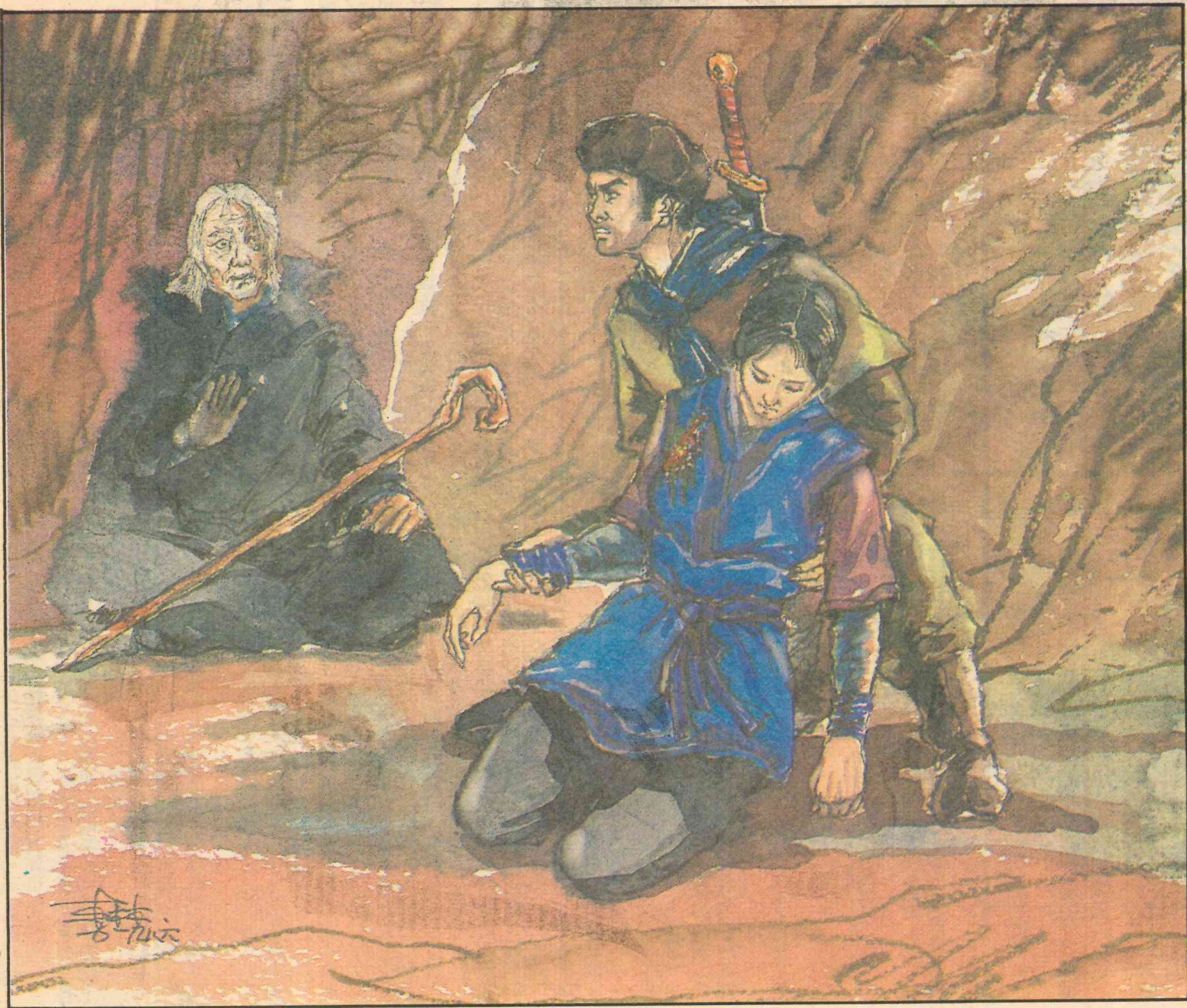


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　天岸馬

完《前情提要》

情急之下，身受重傷的葉靈將孟天笛帶回陶老婆子住處求救。未料，陶老婆子一見孟天笛，即執杖攻擊……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李林
●題字／陳摶《宋代書法名家》



△魂兮歸去▽

說話之間，她隨即運施手中木枝，在地上劃了一個「星」樣的圖形，舉杖作勢，四面指了一指，一腳跨入其內，便自坐了下來。

孟天笛立時感覺出一種强烈的氣勢，由不住後退了一步，立刻他所看見的陶老婆子，有了遠近之分，乍看之下，彷彿是自己眼睛有些花了。俟到定睛再看，對方迷離的身影才自固定。

祇是若是舉步向前，前見的異相便自又忽然顯出，不由心裡一驚，才自悟出，對方「銀髮鬼母」陶嫗，除了精湛詭異的武功之外，居然也曾涉獵有隱身的異術，眼前這一手障眼法兒，便透着古怪。

他隨即站定了脚步，緩緩將長劍收落鞘內。——他原本就沒有出手傷害對方之意，樂得見好就收。所關心的祇是一旁的葉靈。

「足下不要誤會，我祇是護送葉姑娘轉回來，並沒有別的意思……」

一旁的葉靈見狀，臉色蒼白，抖顫着聲音，喚了一聲：「姨娘……我受傷了……」

她們雖有「師徒」之誼，稱呼上却更見親密，是否另有親屬之份，可就不得而知。

陶老婆子不聽則已，聆聽之下，一雙三角怪眼裡，直似要噴出了火來。

「丫頭！妳幹的好事……？還不自己死了？妳還敢回來……？妳……」

一霎間頭上皤皤白髮，一如鸚鵡頭上角毛，絲絲倒立起來。

手上木杖，重重的在地上一頓：「橫豎都是一死，妳就死了吧！」

「姨娘……」

凄慘的呼喚一聲，葉靈雙膝一屈，便自跪了下來：「姨娘……我流血了……妳要救我！救救我……」

身子一歪，便自倒了下來。

孟天笛吃了一驚，一縱而前，正要扶她起來。

「住手！」

老婆子一聲暴喝，厲聲斥道：「不要動她！你害她害得還不够！當眞要她死麼？」

孟天笛一時瞠然，果眞無言以對。

陶嫗那一雙碧森森的三角怪眼，祇是在地上葉靈身上頻頻打量：「妳這個孽障，眞正是我命裡的尅星……」

話聲一頓，轉向孟天笛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這——」孟天笛頓了頓：「她受傷，流了不少的血——」

「誰問你這些！」老婆子火氣可也大了：「我是問她傷在那裡？被什麼兵刄傷的？」

被她這一麼叱，孟天笛心裡不免有氣，祇爲葉靈也就忍下來不好頂撞。

「傷在左臂——」

「什麼兵刄？」

「像是乾坤鋼圈！」

還要再說，老婆子一聲喝叱道：「不要廢話！聽着！」

三角怪眼，狠狠向孟天笛盯着，凌厲之極，却也不得不屈就現實，帶着些無可奈何的神情。

「孟天笛，你的功夫不賴，應該練過氣吧！」

「不錯，練過——」

「是陽？是陰？還是陰陽混合?!」

「都練過……」

「好，」老婆子說：「聽着，先用陰氣，鎖住她左右『氣路』！」

孟天笛應了一聲，立時運功，一掌接向葉靈身後「志堂」穴道，以陰力直貫向對方身上，依言注向對方一雙「氣路」穴門。刹時間，葉靈身上已佈滿了這類氣機。

陶嫗「哼」了一聲，臉色稍見平和道：「再用陽罡之氣，直貫而入，上挺『百匯』下注『湧泉』，來回七次，便可收回。」

孟天笛依言而行，候雙掌勢方一收回，葉靈已倏她直身坐起。

「不要動！」陶嫗的一雙三角眼，轉向孟天笛，點點頭道：「想不到你功力如此精純，怪不得秦老頭會如此倚重，少你不得了。」

話聲微頓，才向葉靈冷冷說道：「妳身上可帶有『藥丸』？」

葉靈點點頭，喜悅的道：「有——」

「吃藥十粒！」陶嫗冷冷的說：「閉目再調息片刻，便無妨了！」

葉靈由身上取出丹藥，依言服下十粒，不俟閉目調息，已自覺出全身氣血通暢。



●世界上有很多動物雖有虎名而不是虎。像蠅虎和蠍虎便是，最具知名度的，要算是吃角子老虎。

漫畫家／孫家裕　作品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她却不敢違背師父之意，强忍着性子，閉目調息。

一霎間，小洞裡顯現出前所未見的寧靜。

陶老婆子臉上神色，却不安寧，一雙三角怪眼不住地向着洞門頻頻顧盼，神色頗不自在，像是有所牽掛。

○　○　○

短暫的調息之後，葉靈已彷彿精力恢復。

向着孟天笛解頤一笑，便自姍姍站起。

「妳覺着怎麼樣了？」

陶嫗一雙三角眼，冷森森的向她望着。

「好了……一點事也沒有了！」葉靈笑得像一朵花：「謝謝妳——姨娘！」

「哼……」陶嫗一連冷笑了兩聲：「先不要高興的太早，丫頭，祇爲妳多管閑事，我們大禍臨門了！」

葉靈呆了一呆，轉向孟天笛看了一眼，下意識裡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。

孟天笛自然會意，忽然警覺到自己的確應該告辭，不由神色一振。

「我該走了！」

向着對方師徒抱拳施了一禮，轉身待去的當兒，陶老婆子却出聲喚住了他。

「慢着——」她冷冷說：「現在才走，太晚了——」

話聲未已，耳邊上已傳過來一些聲音。

在一片風吹落雪的沙沙聲響裡，疊落着一行人的腳步聲，這一霎聽在耳朵裡，尤其有驚心動魄之勢。

「啊——」

葉靈嚇了一跳，驚慌的向孟天笛看着：「不好……他們來了……」

孟天笛神色一凝，長眉微挑道：「這不關你們的事，我出去——」

「你還是稍安勿躁得好——」

陶嫗臉上滲着陰森森的冷笑：「出去祇有死路一條——小夥子，」她徐徐的接道：「你現在才說不關我們的事，太晚了，你知道外面有幾個人？」

「有……幾個？」

這句話却是葉靈說的。

陶嫗哼了一聲，漠漠的道：「他們已大舉出動，很可能兩個老怪物都親自來了。」

孟天笛呆了一呆，昂然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却也不能坐以待斃。」

陶嫗冷澀的笑了一笑：「坐以待斃……？赫赫……看樣子你是不知道這兩個老怪物的厲害……秦風這個老不死的，什麼人招惹不了，單單招惹了他們？他自己死了活該却把我們大家的命都陪了進去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她忽然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嘆息——

「就看你們的造化吧，孟天笛——」忽然她目光一凌：「我把這個丫頭交給你了，死了也就不說了，要是你們僥倖逃過了這場刼難，還活着，你可要好好待她。」

怎麼也沒有想到，這個老太婆忽然說出了這句話。不祇孟天笛爲之一楞，葉靈也呆住了。

「姨娘……？」

「不要多說！」陶老婆子伸手向着後面指了一指：「你們走吧，由這邊出去——」

「姨娘妳呢？」

「你們先走，我隨後就到……」

忽然她揚杖站起，喝叱道：「快走！」

○　○　○

曲徑通幽。

山洞裡別有乾坤——却有一條岔道，通向側翼。

葉靈在前，孟天笛在後，一路疾行，腳下起伏，儘是高低不一的大小亂石。

眼前一片黝黑。

倒是前道出口的那一線天光，勉强使二人可以彼此招呼，却是所見朦朧。陰森森的煞是怕人。

走了一程，葉靈忽然站住。

孟天笛趕上一步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好怕——」忽然她抓住了孟天笛的手：「我好像看見了姨娘……她……全身是血……哎呀……姨娘她……？」

話聲剛止，即聞得身後傳過來一聲淒厲的長嘯，乍聽下，直令人毛髮悚然。

却有一道陰森森的鬼火燐光，自身後昇起，配着那一聲淒厲長嘯，電閃星馳般打二人頭上掠過，一閃而過，留下了滿洞餘音，久久不散。

便是孟天笛素來膽大之人，耳聽目睹之下，亦不禁爲之神色驟變，一時冷汗淋漓。

葉靈更像是丟了魂魄那般的無力。

忽然，就像是悟出了什麼，哭叫了一聲「姨娘——」，緊接着那道慘綠鬼火，快步而追——

却是剛跑了幾步，終是腳下無力，眼前一陣天旋地轉，便自倒了下去。

△血路▽

一片刀光，閃自道前左翼。

孟天笛揮劍以迎。



熱血飛濺裡，扎進了對方的前心。

「嗆啷！」刀劍聲裡，爆射出幾點火星。

也是這金鐵交鳴聲音，使得葉靈猝然自昏迷中醒轉，緊接着孟天笛的一隻有力的手，已把她由地上驀地拉起——「起來！」

情勢的發展，不容她柔腸寸斷。

接下來的一片刀聲，直奔她左面前胸。

無情的戰局，便在此一霎間，驀地無情展開。

○　○　○

這一劍，恰似劈開了黑暗的陰森。

——那個人慘叫一聲，倒於血泊中，再也爬不起來了！

收劍、迴身。

「唰——」轉了個半圓圈子。

這個弧度，正好迎着了另一面的敵人。

孟天笛眼明手快，隨着他猝然揚起的劍勢，祇是一股勁道——前進的勁道。

噗哧——熱血飛濺裡，扎進了對方的前心。

幾乎在同一時間，葉靈的「柳葉短劍」，在一式翩翩飛花的勢子裡，刺進了側面敵人右肋，直到對方直直的倒了下去……

這些敵人埋伏在這裡，却也有些時候，却不曾料到，孟天笛葉靈這雙煞星，如此厲害，舉手之間，已打發他們去了西天。

必死不死！

人到被認爲「非死不可」的絕境之時，常常有出乎意外的奇怪能力。

便是這出乎意外的奇怪能力，帶領着他二人，連殺三人，霎間衝破萬難，來到洞外。

○　○　○

身後或還有追兵。

洞外却已是海闊天空。

這一帶葉靈饒是十分熟悉——七八個打轉之後，立身於一株矮闊的雪松之下。

却祇見一雙大鷹，號悠悠儘在空中打轉。

孟天笛慨嘆一聲道：「倒是忘了這一雙扁毛畜牲，却不要讓牠們看見才好。」

葉靈臉上淚痕不乾，苦笑着搖了一下頭。

那一聲悽厲的長嘯，以及瞬發即隱的碧綠鬼火，是否即是意味着陶嫗的已經死了？

想到了傳說中的人去魂散，以之印證於今日，應是信而有徵。

這麼說，師父她老人家便是眞的死了……

想到了多年追隨養育之恩，一朝訣別，人天永離，怎不爲之泣血心碎？

而面前的這個人——孟天笛，像是戲劇般的，忽然却變成了自己今生唯一所依靠的人了。

莫名奇妙！不可思議的一個轉變啊！

萬念之中，雖說眼前危機四伏，葉靈猶不免斜過眼神兒來望着孟天笛打量不已。

儼然悲喜岔集，心裡像倒了個五味瓶兒一般，眞不知是一番什麼滋味。

想着，想着，簌簌淚水又在淌了出來——

却是化淚爲笑，輕輕的向孟天笛點頭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○　○　○

要去秦老人住處，葉靈最清楚不過。

爲了躲避天上一雙飛鷹，四週的衆敵環伺，兩個人不得不格外小心。

奇怪的是，除了當空的一雙鷹隼時向地面搜索之外，四下裡一掃先時的凌厲，竟自不見一個人影，「天長」「地久」兩個老怪物以次，這些人都到那裡去了？

心裡掛念着「病龍」秦風，孟天笛恨不能脇下生翅，立刻趕到所居住的山洞，便自把握着這一霎的片刻安寧，連連前行。

雙方距離不遠，在葉靈帶領之下，繞過了一片嵯峨嶙石，隔着當前的一排雪松，便自看見了秦老人所居住的山崖。

葉靈站住腳步，往前面指了一下：「那裡就是了！」

她忽然顯得有些怯生，猶豫的說道：「我也要進……去嗎？你……？」

孟天笛看着她，着實想了一想。

——實在是荒唐，幾天以前，雙方還是白刄相加的敵人，一霎間却自變成了形影相隨的戀人，情勢的發展，更不知未來如何？

眞正不可思議。

事情的微妙，更在於陶嫗臨死之前的：那一瞬間，便祇是草草的一句話，就把對方交給了自己——她——孤伶伶的一個少女，又將何所去從？

莫非自己與她今後便自爲此而結爲連理……豈非決定得太快了一些……？

然而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在眼前性命攸關的迫切時間却無能多想。

…………

四隻眼睛，默默的對看着，誰也沒有說一句話。

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？」

說時葉靈緩緩的垂下了頭，一雙大眼睛，瞧着翹起來的一隻腳尖，神色忽然爲之黯然了下來。

「不要爲我發愁……」苦笑了一下，她緩緩抬起了頭，向孟天笛望着：「我師父剛才一時情急，說的那些話，是當不得眞的，我還是我，你還是你，一點關係都沒有……我……我走了——」

倏地轉過身子來——却爲孟天笛一隻結實的手，抓住了她的胳臂。

「你……？」

葉靈倏地回過身子來，所接觸到的，是對方那一雙熱情的眼睛，一時嬌靨現羞，便自默默的垂下頭來。

又過了一會兒……

孟天笛才緩緩鬆開了那隻緊緊抓住她的手。

「他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，用不着怕——我們走吧——」

△奪命雙笛▽

碧森森的火光，給眼前山洞帶來了無盡迷離、淒涼。

特別是秦老人槁木死灰的形容。火光固不曾爲他帶來一些兒生氣，看起來更形委靡不堪。

倒是那一雙深深陷在眶子裡的眸子，在火光的映襯裡，深邃而明亮，顯示着他智慧的卓越、尖銳。

「妳師父死了麼？」隨即點了一下頭：「死了的好——免得像我一樣，活着受罪！」

葉靈祇是靜靜的聽着——一霎間，她腦子裡空空



●「白虎通」不但不是一本講老虎的書，而且還是一本研究四書五經之異同的書，其實它的全名是「白虎通義」。

漫畫家／洪德麟　作品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如也，彷彿是一張白紙，什麼都沒有想，是的，卽使秦老人對已死的陶嫗，加以無情的咒詛，甚而辱罵，也難能再引起她的忿怒。

感到的，祇有一個人對她重要——捨却「孟天笛」之外，那些活着的或是已經死了的，都不再對她構成威脅。

如是，眼前的秦老人怎麼說，她也就怎麼聽就是了。

「姑娘——」秦老人喃喃說：「我對令師陶老婆子，其實早就沒有懷恨了！現在聽見她去了，心裡祇是覺得有點難過，人都是要去的……誰知道呢……我們越是對未來充滿了恐懼，那種恐懼便越是壓迫着我們……」

「所以說……」他的眼睛轉到了孟天笛，一霎間，臉上現出了無比慈寧：「這便是爲什麼我半生以來，鍥而不捨的一直去追尋那個屬天的『永恆』，原因便在於此了。否則的話，人活着又爲了什麼？——」

孟天笛忽然發覺到，他身上換穿了一件新衣裳——那是種杏黃色，宛若老僧身上的袈裟一樣寬大的衣裳。

這件杏黃色的長衣，一經孟天笛發現，立時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那是因爲這襲長衣上的一些奇怪圖案——一經着眼，怵目驚心。

長衣正面：一個人跪地行刑，操刀的劊子手，手起刀落，砍下了那人的一顆頭顱。

——大片血光，衝天直起，血光裡却有個小人兒，化作蛇樣的一圈旋光，在那些類如雲狀的五彩圖案裡飛呀飛呀……。

奇怪的老人……他的言行舉止，越來越形詭異，令人莫測高深，而不與深解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便是那陣子婉轉的笛音，劃破了眼前的靜寂。

陡然樣送進了各人的耳鼓，此時此刻，乍然入耳，眞有驚心動魄之勢。

孟天笛一驚說：「他們來了——」

「早就來了！」

秦老人黯然作笑道：「你們前脚一進門，他們隨後也就到了。」

「這麼說——？」

「是你們帶他們來的……」秦老人不在意的微微一笑，「也就無所謂了，這一切，原是在我意料之中……是時候了，該來的總是要來，該去的終歸要去，這也許便是冥冥中的天意吧！」

說話的當兒，另有一道笛音突地響起，一經昇起，瞬卽與前發笛音會合，取得一致。

孟天笛方自心裡一動，待將取出棉球使用，秦老人搖搖頭說：「沒有用的——」

他隨卽說：「這是天長地久兩個老怪物的奪命雙笛，一經合奏，無堅不摧，想要不聽，也是不行。」

葉靈霍地站起來，跑向洞口張望了一下，又自回來道：「外面什麼也看不見！他們藏在那裡？」

話聲未落，祇覺着身上一陣寒冷，由不住打了一個哆嗦，聽得秦老人一聲冷笑，斥道：「不可妄動——還不盤膝坐好！」

葉靈嚇了一跳，才自識得厲害，忙卽就地盤坐，眼觀鼻、鼻觀心，才自勉强鎭定下來。

△兵解大法▽

孟天笛因有前此經驗，不俟秦老人警告，先自凝神屏息，心神既定，耳畔笛音頓時顯得勢微。

秦老人微微一笑，向他點了一下頭道：「很好！短短幾天，你已精通不少，誠乃大將之才，這才不辜負我對你的一番希望。」

忽然他爲之喟嘆一聲，目向洞頂道：「皇天不負，看來我秦風死中有生，終有後望了……」

一霎間，那一雙深陷目眶的眼睛，竟是聚滿了淚水，點點滴滴洒落胸懷……。

孟天笛心神既凝，倒也無聞耳邊上笛音的漸有所變。這幾日他已從秦老人習得無上心術，眞有一日千里之勢。

刻下笛音一經會合，爲空九轉，已是漸趨疾烈，他却仍能收定如恆，終不爲其所乘，看在秦老人眼裡，一時大感欣慰。

○　○　○

火光明滅，在笛音催使之下，顯現着前所未有的悽慘。算計着已到了重要時刻，秦老人乃侃侃說道：「你仔細聽着，不可遺漏一字——」

孟天笛驚得一驚，却不得不强自鎭定。

聆聽之下，一言不發，直向着秦老人看着。

秦老人慨嘆一聲：「我名秦天保，秦風乃是後來的化名。甲辰年七月初七，癸亥時生——你可記下了？」

孟天笛怔了一怔，點頭應了一聲。

秦老人聽他依樣唸了一遍，才自點頭道了聲「好」，卽由身上取出了一紙舊絹，抖手飄擲過來。

「若是忘記，這條素絹上俱有記載，却要貼身藏好，不可遺失——」

話聲方墜，那片薄絹，已自飄落孟天笛膝部。

孟天笛心裡一萬個好奇，終不容出言相詢，時間緊迫，祇好依言行事。

接過了素絹一方，打開來看看，上畫八卦五行，秦老人的大名生肖、八字，俱在其上，有些細小的素描花紋，儘是漢唐盛世的「飛天」圖案。

感覺着時間的緊迫，他已無復多疑，便自叠好，依言放入中衣內層，貼身收好。

秦老人點點頭說：「我原以爲可以因你殺出重圍，再作幾日之聚，却不意事發突然，因應時變，便祇得提前在這裡解決一切了……」

說時右手牽動長衣，却在坐處左右，現出了兩樣物件，却是一口鋼刀，一個小口陶甕。

刀式平常，那陶甕；更像是散置荒山野嶺，盛裝死人骨灰的物件，祇是更小得多，不過拳頭般大小，黑黝黝毫不起眼。

孟天笛再經辨認，才自覺出這兩樣東西，原來一直爲老人隨身所攜帶，却不知置之何用？

像是無窮感慨，他拿起了那口帶有皮鞘的刀。緩緩抽開來！

刀式笨拙，份量不輕。

或許是長年未經打磨，已有斑斑銹痕，然而看上去仍似極爲鋒利。

這口刀一刹那間，帶給秦老人太多的感觸，忍不住兩行淚水奪眶而出，濡了滿臉都是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孟天笛似乎突然興起了一陣奇異的感覺，彷彿是什麼不祥的兆頭……。

秦老人坐着苦笑了一下，抬起了手，用着肥大的袖子，把臉上的淚痕擦了一擦。

他冷冷的說：「你知道吧？六十年以前，當我還是像你這般年輕的時候……曾用此刀，結束了一個人的性命……」

孟天笛心裡一動，却是忍住不發。

秦老人苦笑道：「你可知道那個人是誰？」

「是……誰？」

「他是我父親!!」

「啊——」一霎間，孟天笛眼睛裡奇光迸射：「爲什麼你……要這麼做？」

「爲助他的魂魄不死，轉爲來世的再造之機……」秦老人緩緩說：「對於我們修道修仙的人來說，這種自我了斷的手法叫作『兵解大法』。」

「兵……解……？」

「嗯！」秦老人默默點了一下頭：「對於一個修眞習道的人來說，這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，說明了今生的無望，祇好寄望於來世……但是較諸一般尋常的死，卽所謂的『形神俱滅』，却又大大不同，險多了！」

話聲未已，祇聽得一旁默坐的葉靈，發出了悽慘的一聲尖叫。

這聲尖叫，正由於混雜着極其淒澀幽離的笛音，乍然入耳，眞有毛髮悚然之勢。

孟天笛由不住嚇了一跳！

△斷腸泣血▽

祇是葉靈雖仍是盤膝坐地，其時長髮披散，面色慘變，顯然頻遭巨變。

隨着那一聲淒厲慘叫之後，她整個身子更像似遭遇到某種外力的入侵，已是失去自制，劇烈顫抖不已。

孟天笛立刻便明白了。

笛音！

不用說，葉靈這一霎的所以致之，全係「天長」「地久」聯手雙奏的斷腸笛音所使然。

事實上孟天笛之所以倖免，固然由於定力遠較葉靈爲堅，另一原因却在於對秦老人的凝神專注。

這一霎，一經轉念，乃至覺出空中笛音之淒厲斷腸，已至有迫人耳鼓，不忍卒聞之勢，一經入耳，頓時心生搖蕩，一霎間六神俱搖，眼看着難以自已。

却於此要命關頭，耳聽着秦老人大發咆哮的吼出了一個怪異音符——「嗟！」字。

有似冰露着體，當頭的一聲棒喝。

孟天笛心頭一震，乃得再一次寧靜下來。——却已是大汗淋漓。

再見葉靈，其勢亦略似少緩，却仍在劇烈戰抖之中。

秦老人淒涼的由鼻子裡發出了一聲長哼。

「孩子，暫時只能如此，逃過此刼，大家有救，否則玉石俱焚，先不要管她了……記住，祇你一人，關係重大，切切不可亂了陣脚……」

眼前形勢越見緊迫，他已不能多作說明，却也不能過於草率其詞。

他更知道，天長地久的斷腸笛音，正是用作攻心，瓦解己方意志的先頭「尖兵」之戰，一俟笛音結束，便得大舉攻入。

彼時，更淒厲慘烈的「白刄」之爭，便自展開。

秦老人之所要把握，之所能把握，便在於笛音結束之前的片刻之間。

焉能不速速行事?!

○　○　○

「記住！」秦老人目光凌厲的向孟天笛直視着：「眼前我要你做的，正是六十年前，我父親要我所做的一般無二——對我行此『兵解』大法！」

孟天笛倏的睜大了眼睛，由不住打了一個冷顫。

「不要害怕——」秦老人說：「你一定能做到的，你也一定要做到……要不然……我便魂兮無主，同陶老婆子一樣，化作厲鬼飄蕩流離，最終消滅無形，便是眞正一事無成，枉渡此生了。」

他的悽慘，一霎間，化爲信心，激勵着孟天笛，終使他無能推却。

一旁的葉靈，更似百般無助，在在都等待着他的拯救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促使着他無能消極。

他終於點頭答應下來。

○　○　○

右手持刀。

左手持甕。

火光明滅，冷焰襲人。

——那個小小的陶甕，竟是爲了收取秦老人魂魄所用，這一刹拿在孟天笛手裡，直似重有萬斤。

小小陶器，畫滿了各式符咒，揭開蓋子，裡面黑黝黝似有陰風迂迴，便是秦老人魂魄之將所棲息之處。

秦老人更傳授了他一套「七字眞訣」，舉凡揮刀、開罐、收魂，都有一定規矩，切切不可亂了方寸。反之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矣。

△陶罐收魂▽

交代了驚心動魄的「兵解」「收魂」一系列法事，便是眼前要緊的「執刑」時分。

以秦老人之堅定沉着，面臨着當前「生死」時刻，亦不禁有此感傷。

他悽慘的眼神，無比眷念的向孟天笛望着。

「這魂罐，你要好好爲我收着，直到有一天你道成之日，或是有了仙緣的遇合，你便自會知道，如何處置，這裏我也就不再多說了——」

說到了仙緣遇合，有一句要緊的話，如魚鯁在喉，秦老人定是非說不可。

「半生以來，我所要追尋的一個異人，你要牢牢記住，他的俗家名字是……周天麟！」

「周天麟」三字入耳，孟天笛幾乎呆住了，繼之以心裡的一陣狂喜——

「原來是他?!」

○　○　○

葉靈再一次發出了尖厲的慘叫——一時狀若瘋狂的躍身而起。

笛音忽止。

便在這一霎，孟天笛揮出了手上的鋼刀。

刀光一現，劈中秦老人赤露的頸項。

這一刀，有分寸。

隨着他拉開的刀式，圓圓地劃出了一圈刀光——秦老人項上那一顆栲栲大小的人頭，西瓜也似的，便自滾落下來，不偏不倚，恰似在那一圈閃亮的刀



●「白虎堂」裡面雖然沒有老虎，你還是不能隨便進去；因爲它是古代的軍機處，是屬於極機密的地方。

漫畫家／林浩榮　作品

武俠　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光之中。

「哧！」

大股血箭，直像是正月裏玩放的花炮那般，足足噴起來丈許高下，嘩啦啦濺發出滿天的血雨。

却有一團青濛濛光華，驀地破血而出，一發如矢，直向洞外馳出。

怪在青光包裹之中，一人不及方寸，形貌一如秦老人，唯妙唯肖，正是秦老人窮半生煉魂之功，所煉就的一點「元神」。

這一霎間，元神奇快如箭，眼看着已將消逝洞外。

千鈞一髮之際，孟天笛口頌眞言，依照老人生前囑咐，手上陶罐開合之間，就空一晃，「嗖！」地一聲，已將老人化作青光的元神收落罐內。

情勢之快，不及交睫。

隨着孟天笛收起陶罐的同時，正爲秦老人無頭屍身倒下的一瞬。

一切配合，恰當其時。

儘管如此，孟天笛觸目驚心之下，亦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。

便在這一霎，洞外傳過來陰森的一聲冷笑——

「秦老兒——你納命來！」

話聲方輟，疾風如矢，「嗖嗖嗖！」三條人影呈「品」字形，長射直入。

身法之快，無異鬼魑，一起卽落，現出了一老二少三個人來。

大功告成的一霎。孟天笛第一個所想到的便是葉靈。

可憐的葉靈，其時已奄奄一息。

情勢發展之快，驚心動魄。

孟天笛閃電般來到葉靈身前的一霎，正當對方一老二少三人闖進的同時。

其時葉靈顯然已爲笛音所懾，全身上下像抽了骨頭一般的無力，整個癱了下來。

孟天笛大喝了一聲：「起來——」

——就勢拔出了長劍，指向當前三人。

來者三人，正是對方主力所在——

當前老人，皓髮銀髯，生就一顆三角形的怪頭，一身銀色長衣，閃亮而有光澤，却非一般絲質品的柔細，看上去極具韌性，正是傳說中的「天蠶織綿」。

自然，使得孟天笛怵目而驚的，並非是這一襲「天蠶織綿」的長衣，却是裹在這一襲長衣之內的一隻「獨腿」。

祇有一條腿。

一條右腿。

那麼，應無疑問，來人便是傳說中兩個老怪物之一的「地久」了。

△斬鷹拆翅▽

休道他一隻獨腿。

眼前這般立架，却像是打進地裏的一根鋼樁，看上去紋風不動，襯以修長瘦軀，眞有「一柱擎天」之勢。

却在這個怪老人手裏，持有一根半長不短的銀質手杖，看上去非金非玉，尤具彈韌之力，便是傳說中，兩個老怪物仗以成名的獨門兵刃「天蠶杖」了。

緊隨在「地久」老人身側左右的一雙少年，也同主人一般怪樣的緊。

一個黑臉、一個白臉，各人一口「弧形」長劍，抱持胸前，却同主人一般，各人穿着一襲「天蠶織錦」的長衣，腰上紮着鼓膨膨的一個革囊，白臉人濃眉細眼，黑臉人狼齒翻鼻；唇紅如血。貌相雖有不同，却是一樣的瘦削，各具猙獰之勢。

一老二少三個人的忽然闖入，勢若迅雷，一發如電，帶進了滿洞的狂風，却是一發而止，動靜如一。

祇看眼前這一式起落，卽知來人之非常身手，顯然大非易與之輩。

○　○　○

便是孟天笛的一聲暴喝，隨着他掌勢的一式力拍，葉靈乃自由昏沉中驀地醒轉。

却是那般的荏弱無力，幾經掙扎，才自抖顫顫的站了起來。

像是什麼也不知道……眼前的一切，毋寧驚人動魄，把她嚇呆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比她更吃驚的，却是那個甫自現身的「地久」。

似乎在進入之初，他卽爲眼前的一片血腥所詫異——這一霎目睹着秦老人倒於血泊的屍身，以及那一顆滾落地上的「六魁陽首」，不用說爲之大大吃了一驚。

秦風已死?!

像是一陣風樣的掠身而起。「呼——」飄落於秦老人屍身當前。

「他……死了?!」

一霎間，臉是極其詫異，一雙細長的三角怪眼裏，凶光四射，簡直要噴出了火來。

值此同時，身邊的一雙瘦長少年，也已雙雙掠身而近——其中之一；那個白臉少年，陡地彎下身子，一把抓起了秦老人地上人頭，轉身示向「地久」。

「地久」神色一變，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就是他——」

便在這一霎，孟天笛倏地揮出了手上長劍。長劍如虹。爆射出匹鍊般的一道銀光，直迫向當前的白臉少年。

孟天笛怒發如狂，這一劍匯集了全身功力，不啻有驚天動地之勢。

眼前各人正自震驚於秦老人之死，孟天笛這一劍，誠所謂「攻其不備」，以「地久」之縝密陰沉，亦難能兼及。

白臉少年，首當其衝，弧形劍掄出一半，卽吃孟天笛劍光揮中左臂，血光飛濺裏，那一只持有秦老人首級的左手，向同半面肩骨，一道斬落下來。

有如狂風一陣。

孟天笛、葉靈各揮長劍，其勢若狂，已自雙雙脫身而出。

○　○　○

一脚跨出洞外。

直覺的天光刺眼。

葉靈其時仍然十分虛弱，無如人到生死相關的要命關頭，常常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支持。

雖說這樣，瞧在孟天笛眼裏，却是無限同情憐惜。

「葉姑娘，妳忍着點兒，出去就好了！」

話聲方出，迫不及待的一把抓住她的右腕，施展輕功「一丈雲」身法，隨地騰身直起，向着側面嶺陌間縱身而出。

身勢方落，耳邊上響起了刺耳的一聲尖鳴，一雙飛鷹流星天墜般已臨當頭，喙爪齊施，直向着二人凌空猛襲而來。



那一隻持有秦老人首級的左臂，連同半面肩骨，一道被斬落下來。

孟天笛反手一劍，劃出了大片劍光。

這一劍菁華內聚，顯非尋常。對於空中一雙扁毛畜牲，他實已吃足了苦頭，眼前一劍，純以「劍炁」相催，實不可等閒視之——

銀光繞處，其中之一，首當其衝，騰身未已，已吃劍光劈中，「呱！」地一聲，一只左翅，竟爲之連根劈落。紅血雪羽，濺飛滿空。

這隻向爲主人所疼愛，慣以侮人逞惡的碩大厲禽，就此一命歸天，鳴聲未已，箭矢也似的向着深深澗谷栽落下去。

另外一隻，雖未吃「劍炁」直接命中，尾部却爲劍芒掃了一下，斷了幾根尾翎，自是飽受了虛驚，長鳴一聲，便自束翅以迴，翩翩落棲於當前巨松之下。

有人嚴陣以待。

仍然是一老二少。

乍然一見之下，眞當是先時入洞的老少三人，細認之下，才知略有差異。

關鍵之處，乃在於對方老人「時欲微笑」的一張瘦臉，以及長衣掩飾之下的一隻獨腿——一隻左腿。

○　○　○

孟天笛一念及此，慌不迭拉着葉靈轉過身子。

人影翻飛。

眼前又多了老少二人。

顯然是「地久」的入而復出。

○　○　○

孟天笛冷笑一聲，向着背後的葉靈說：「要死我們死在一塊，妳挺着點兒！抱緊了！」

不知何時，葉靈已俯身孟天笛背上。却把一隻柔弱的手腕，攀向孟天笛結實的肩頭。

情勢的演變，山雨欲來，已到了「生死存亡」緊要關頭。

「天長」「地久」兩個老怪物，東西各踞，四弟子分在四方。

由於四弟子中，手持乾坤雙圈的侯雙，以及另一名白臉少年的雙雙負傷，且又傷勢極重，乃致使對方一個極厲害的「勾魂四靈」陣勢，不能預期從容施展。

無如這一切，都不及秦老人的自了身死，使得二老感覺震撼，而至深深遺憾。

憤怒的矛頭，乃自指向了當前的孟天笛二人，再不容他二人有所施展。

△天馬行空▽

「小夥子！」當前的銀衣老人，皮笑肉不笑的喃喃說道：「秦老頭的那點鬼把戲，豈能瞞得了我們？哼哼——雖爲他想出了這個主意，以『兵解大法』留住了殘魂一縷，以期來日的轉世爲人！」

說着他發出了一陣子陰森的冷笑，那聲音眞比哭還要難聽。

「不用說，裝有秦老頭煉魂的那個法器，在你身上囉！」

怪笑了一聲，身影突晃，宛若輕風一襲，已到了孟天笛身前——雙方相距，不過丈許之間。

却在此同時，身後風緊，另一個老人「地久」鬼魅般地已現身背後。



●「文虎」當然不是虎，所以才讓你隨便去「射」，因爲它是燈謎的別名，「射」就是猜的意思。

漫畫家／王流　作品

武俠「七道彩虹」故事之一

天岸馬

二人動作一致，來去如電，却似飛花落葉般的輕巧，落地無聲。

孟天笛感覺出身側前後，爲一種沉實的力道所箝制，力道之强，前所未見。

他却力持鎭定，故作不驚，倒也悠悠難量。

天長老人哼了一聲，徐徐點了一下那顆三角形的怪頭說：「小小年紀，倒也難怪了你，小夥子，我們來討個商量吧！秦老頭臨死之前，可交給了你一件什麼東西？嗯——」

孟天笛冷笑不言。

「就這樣吧！」天長老人冷森森的笑着：「那樣東西其實對你是一點用也沒有，弄不好還要身受其害，祇要你把它和秦老人的『元神』一起交出來，我就放你們兩個一條活路，要不然……小夥子，你是聰明人，結果怎麼樣，你自己應該心裏明白——」

孟天笛心裏一動，忖思着秦老人生前所言非虛，對方兩個老怪物之所以千般逼迫，果然志在那一册「七寶金蟬」。

搖了一下頭，他仍是一言不發。

「這樣你便是祇有死路一條了！」

話聲未已，身後的「地久」已陡地切身而入，長袖獵獵聲中，一隻左手已凌然作勢拍落直下。

白雲一片，彩蝶翻飛。

喩之爲「地久」眼前的一掌，當作如是之觀。

孟天笛頓時卽覺出，全身上下，連同背後的葉靈，俱在對方那一天掌勢控制之中。

更厲害的却在於當面老人手上的那一根銀色短杖——「天鬣杖」。

隨着「天長」老人的一式前指之勢，手上短杖，驀地暴長如虹，尖風一縷直向着孟天笛咽喉要害刺扎而來。

兩般出手，勢若狂風。

孟天笛身形疾轉，來不及遞出長劍勢的當兒，右面肩頭，已吃地久幻爲蝶影的掌式擦落而過——一片肩衣，生生爲之扯落下來。

所幸他揚起的劍勢，架住了正面而來的「天鬣」銀杖——却不知對方杖勢奇特，變化萬千，微妙之處更在於杖質的堅韌彈性，收放自如。

眼前一式交接，竟似絲毫不着力道。

祇覺着手上一軟，孟天笛這一劍直似砍了個空，隨着對方杖勢的一收，有若銀蛇打轉，一口長劍，已爲對方化爲繞指銀柔的杖身緊緊纏住。

「嗆啷！」一聲響中，長劍已脫手飛出。

便在這一霎，孟天笛身勢旋風也似的轉了出去，險險乎落身於尋丈之外。

○　○　○



孟天笛吃了地久幻爲蝶影的掌式擦落而過……。

「亂鬣飛虹！」

陡然間，他記起了秦老人生前一再告誡自己的這個名字——却因爲背後的葉靈，行動有了牽掛，竟自在對方甫一出手的當兒，便自敗下陣來。

眼前長劍失手，便祇得死路一條。

兩個老怪物，一式得手，更不再手下留情，長笑聲中，雙雙已欺身而前。

却是斜刺裏傳過來的一聲嘆息，陡然止住了二人前進的脚步。

「黃雲、黃飛，你二人到底還要爲惡幾時？還不够麼？」

天長、地久聆聽之下，登時爲之一驚。瞠目而呆。

○　○　○

一片斜陽，洒落眼前亂石之間。

不知何時，那裏却多出了個人來。

一身杏黃色的單薄長衣，覆裹着來人玉樹臨風的修長身軀。長髮中分，既黑又柔，映襯着來人那一張白皙俊秀十分書卷氣息的臉，卽使一望之下，也令人禁不住頻生出幾許斯文雅意。

祇是這一霎，他那張斯文的臉上，却染有淡淡的薄嗔，俊朗的目光，菁華內斂，直向着眼前二老逼視過來。

「天長」「地久」那麼稟性狂傲、目無餘子的個性，吃對方目光一攝，禁不住爲之一怔，雙雙騰身而起錯身丈許之外。

祇爲着「黃雲」「黃飛」這雙稱呼，除二老本人之外，江湖中再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來者何人，竟自在彼此一照面的當兒，直口道出。

——祇此一端，便使得兩個老怪物赫然一驚，爲之心驚膽戰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怎麼知道你家老祖宗姓名？」

話聲未已，祇聽得「叭！」地一聲脆響，說話的「地久」臉上已着了一掌。

這一掌勁猛力足，無中生有，簡直不知從何而來，以「地久」那般功力，竟然吃受不住，祇打得一個踉蹌，差一點倒了下來。

一旁的「天長」目睹之下，怪嘯一聲，驀地騰身而起，「天鬣杖」揮落之下，化成了一天杖影，隨着他落下的身勢，直向黃衣人當頭罩落而來。

——正是此老最稱拿手的絕招——「亂鬣飛絲」。

無如這一次他可是遇見了厲害的敵手。

隨着黃衣人輕輕抬起的右手，不過是那麼比劃了一下，天長老怪那般猛烈的勢子，便似撞在了一堵山崖上那般，砰然作響聲中，足足彈出了丈許之外。摔落地上，當場動彈不得。

「地久」目睹之下，待將作勢撲前，卻祇覺眼前電光一閃，一道青色光華，起自對方指尖，祇覺着身上一冷，宛若冰露着體的打了一個冷噤。一頭散髮長鬚，已吃對方呼嘯來去的一脈青光，剃了個乾淨。

便是再糊塗的人也明白了。

劍仙?!

一念及此，兩個老怪物祇嚇得面無人色，便自石頭人一般地怔在了當場，動彈不得。

現場幾個少年，目睹之下，更像是鬼魂附體那般的戰慄不已，那裏還敢移動?!

至此，黃衣人——周天麟，再不向他等再看一眼，長衣飄飄的轉向側面一雙少年男女。

孟天笛、葉靈顯然已爲對方的神乎其技吓呆了。

「是！周先生……麼？」

說了這一句，孟天笛才似大肆鬆脫，深深的吁出了一口長氣。

「這就是了！」

周天麟和藹的目光，緩緩由二人臉上掃過。一面頷首微笑。

「這才是歷盡塵刼，百苦回甘，往者已矣，且隨我終南小乾山去吧！」

大袖揮處，一片霞光捲過，轉瞬間三人已置青冥，間再一閃，便自無踪。

全文完